

主编◎钟业昌 吴清雄

铁血滇缅路

重走滇缅路寻访南侨机工事迹

 辽宁教育出版社

铁血滇缅路

——重走滇缅路寻访南侨机工事迹

主 编	钟业昌	吴清雄			
副主编	伍立杨				
主 笔	范南虹	梁 昆			
撰 稿	范南虹	梁 昆	伍立杨	陈达娅	等
摄 影	李幸璜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铁血滇缅路：重走滇缅路寻访南侨机工事迹 / 钟业昌，吴清雄主编.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10.4
ISBN 978-7-5382-8763-9

I. ①铁… II. ①钟… ②吴… III. ①公路运输 - 交通运输史 - 史料 - 云南省 IV. ①F54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50803 号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沈阳航空发动机研究所印刷厂印刷

开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数：180 千字 印张：11.75 插页：1 插图：80 幅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严中联	责任校对：沈 剑
封面设计：谭慧丽 徐 帅	版式设计：王 萌

ISBN 978-7-5382-8763-9

定 价：28.00 元

有的事你会忘记

有的人你将必然记取

——题赠南桥机工

吴清雄

前言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者占领我东北三省；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家有难，民族蒙耻，海外华侨心悬祖国，他们纷纷成立“服务”“救济”“筹赈会”这样的民间组织，以慈善社团名义抗日救国。

据史料统计，1939年2月至9月，南侨总会从9个国家和地区共招募3193名华侨，其中还有4名乔装成男性的巾帼英雄，组成“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分9批回国。2009年91岁的海南南侨机工罗开瑚说，3193名南侨机工中，原籍海南的有800多人，占四分之一强。“为什么有那么多海南人积极报名？因为家乡当时已经沦陷，我们不愿做亡国奴，我们誓死也要把敌人赶出去！”

《陈嘉庚回忆录》在自序中说：“华侨（机工）亦在盟军之列，战时同遭艰难困苦。”他们所运送的是军用物资，所驾驶、维修的也是军车，他们冒着日军的炮火周旋突围，他们实在是不穿军装的军人！那时的汽车驾驶和维修，远不是今天的驾驶员所能想象的，它需要艰苦、漫长的培训才能上岗就位。南侨机工驾驶汽车在敌机的轰炸之下左冲右突，他们用鲜血和生命保证了滇缅公路的畅通。

南侨机工回国后，经昆明潘家湾训练所的短期集训，便先后编入西南运输公司属下的十几个大队以及后来专门组建的“华侨运输先锋大队”，奔赴滇缅公路。南侨机工服务的地方很广，遍及中国的四川、贵

州、湖南、两广和越南、缅甸仰光等地，主要集中在滇缅公路上。

陈嘉庚在《南侨回忆录》一书中曾称赞新加坡琼籍工程师王文松：“有一机工在洋十余年，每月收入坡币二百余元，自甘牺牲，并招同伴十余人，带其全副机器前往。”王文松是海南万宁人，在新加坡某英国汽车公司任工程师，他放弃优厚待遇，率领十多位同伴，携带全套修理工具和机器，报名回国，每月仅领 30 元国币。

同仇敌忾的决心，驱使 800 多名海南南侨机工和 2000 多名战友夜以继日地奔忙，到 1942 年 5 月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前，南侨机工共将 45 万吨以上的军火物资抢运至昆明，日均运输量超过 300 吨，支撑着中国抗日的各个战场。中华民族抗日胜利，南侨机工功不可没！

陈毅明先生说：“他们的战斗岗位大多在滇缅公路，归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西南运输公司调配。有少部分服务于八路军和盟军中的美军。他们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无论隶属于国民党、共产党还是盟军，都是为了打败日本法西斯强盗而拼搏。”

在险恶艰难的条件下，战斗减员极大。直至抗战胜利，有一半以上（三分之二弱）的机工热血洒疆场，长眠于滇缅丛林。

滇缅路在修筑期间，遇到澜沧江、怒江两岸的绝壁。民工攀援其上，在距江面绝对高度达七八百米的悬崖上，用绳索悬挂身体，在峭壁上用钢钎凿出立足点，再在岩石上打点，安装炸药，炸出毛路，其艰险如此。整条道路不少地段路基过狭，弯道陡急，坡度高峻，如级山坡、天子庙坡、三台山、高黎贡山，以及怒江、澜沧江两岸的大坡、长坡，均令人望而生畏。

南侨机工所属的各队车辆从缅甸运进来的都是军火，包括轻、重机枪，各种型号的火炮、弹药以及汽油、轮胎……真可谓时间紧、任务重。

到了 1943 年秋天的缅北反攻阶段，也即机工抗战生涯的第二阶段，机工抗战是和驻印军、远征军的缅北反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中印公路，其路线是从印度雷多到缅甸密支那，再从密支那分两线进入中国，一线

经腾冲到保山，然后与原滇缅公路汇合；一线则由缅甸八莫、南坎到畹町，与滇缅公路中国段相接。抗战中后期，滇缅公路又被重新打通。此时，又有许多华侨机工在这条中、印、缅公路上担负了运送军用物资、武器弹药、人员装备的繁重任务，为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而奋勇战斗。

昆明西山公园，矗立着南洋华侨机工纪念碑。赤子功勋，永垂不朽！全长 1146.1 公里的滇缅公路上，直接牺牲的南侨机工达 1028 人！

现今，随着交通道路快速发展，滇缅公路大部分被新修的昆瑞高速公路覆盖，已难见旧时容颜。2009 年 3 月 3 日上午，海南日报采访组从昆明前往保山，途经祥云县云南驿，其间断续走了滇缅公路部分老路；3 月 4 日上午，从保山至腾冲，几乎全程走滇缅公路老路，途中还穿越了有名的高黎贡山。

前往云南驿的道路基本保持了滇缅公路旧貌——黄土路面，间杂碎石，石头被车轮碾压得平滑光亮。路两边生长着直径约七八十厘米的桉树，据说仍是 1938 年修路时种下的。在云南驿村的滇缅公路旁边，树立



◆畹町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战纪念碑

着一块古老的木牌，上面用中英文写着：“滇缅公路 Burma Road。”

云南驿曾设有驼峰航线的中转机场，现在这里设有二战中印缅战区交通史纪念馆，路边安放当年修筑滇缅公路的石碾，还有几架飞虎队的飞机。石碾纹路依旧，飞机大多残缺破损，记录着战争的残酷。

“青山仰止英雄志，翠柏常慰忠骨魂”“丰碑永载赤子爱国情，警励后人今勿忘历史”，这是畹町南侨机工回国参战纪念碑园的两副长联。

纪念园里，处处苍松翠柏，还有海南常见的高大榕树，遮蔽着南侨机工的英魂，抚慰着他们的乡愁。壮哉，3000 多名南侨机工；壮哉，800 多名琼籍南侨机工，他们为民族生存而战，为拯救国家危亡而来；他们在烽火里出没，在时局中坚撑。可歌可泣，其赤子功勋，将永载史册！

海南日报记者在 2009 年的春秋两季，曾两次驱车长旅，重走滇缅路，寻访英雄的足迹，渴望能透过已经远去的时光，打开历史的记忆之门，寻找到曾经在滇缅公路上为中华民族浴血奋战的 800 多名海南南侨机工的身影和故事。每至一处，看到特定时代下南侨机工的悲壮与英勇，忍不住潸然泪下。石头做成的浮雕摸上去粗糙冰凉，却承载着南侨机工洒下的热血；书写南侨机工历史的纸张轻薄易碎，却承载着南侨机工永恒深厚的爱国情愫。

我们寻访到的远不及真实历史之万一，800 多名琼籍南洋华侨机工的爱国精神绝对伟大、光荣而壮美！

目 录

前 言

第一卷 重走滇缅路·全景再现

重走滇缅路 范南虹 梁 昆

第二卷 重走滇缅路·群体素描

壮哉，滇缅路上琼籍南侨机工 范南虹 梁 昆

第三卷 重走滇缅路·历史背景

铁血滇缅路 伍立杨

陈嘉庚与南侨机工 伍立杨

缅北之战与南侨机工的卓越贡献 伍立杨

第四卷 重走滇缅路·机工亲述

滇缅路上的生死兄弟…………… 梁 昆 彭青林 王 仪
机工罗开瑚:30 多名同乡,就剩我一人
…………… 范南虹 梁 昆

第五卷 重走滇缅路·后代追访

女儿重识英勇的“伯爹藻”…………… 梁 昆 范南虹
停不下寻访机工的脚步…………… 范南虹 梁 昆
谢川周:生死驻守祖国西南大门
…………… 范南虹 梁 昆
王亚文:西南边陲思故乡…………… 范南虹 梁 昆
机工黄迎风:岁月带不走的英勇记忆
…………… 梁 昆 范南虹 卞王玉珏
父辈光芒 照耀前行路…………… 范南虹

第六卷 滇缅爱情

有一种温柔拂去战火硝烟…………… 范南虹 梁 昆
王云锋 李雪莲:南侨机工的倾城之恋
…………… 范南虹 梁 昆 王 仪

第七卷 矢志不渝

南侨机工龚勋：一生爱国 临终哼唱《告别南洋》
..... 范南虹

南侨机工吴开进：被沈醉派往越缅边境的特工
..... 范南虹 叶 军 许环峰

第八卷 采访感言

行走·缅怀·感恩 伍立杨

用心灵丈量尘封的历史 范南虹

英魂与故土遥遥相望 梁 昆

第九卷 文选

桥 陈达娅

昨天并未远去 陈达娅

马来西亚寻访记 陈 勇

后 记

第一卷

重走滇缅路·全景再现



从海口至昆明，从昆明至祥云县云南驿、保山、惠通桥、腾冲，在纪念南侨机工（即具有熟练驾车和维修技术的南洋华侨）归国抗日 70 周年之际，《海南日报》“重走滇缅路”采访小组一路千里追寻，渴望能透过已经远去的时光，打开历史的记忆之门，寻找到曾经在滇缅公路上为中华民族浴血奋战的 800 多名海南南侨机工的身影和故事。每至一处，看到特定时代下南侨机工的悲壮与英勇，忍不住潸然泪下。石头做成的浮雕摸上去粗糙冰凉，却承载着南侨机工洒下的热血；书写南侨机工历史的纸张轻薄易碎，却承载着南侨机工永恒深厚的爱国情愫。

我们寻访到的远不及真实历史之万一，800 多名琼籍南洋华侨机工的爱国精神绝对伟大、光荣而壮美！

重走滇缅路

—— 谨把此文献给曾经奋战
在滇缅公路上的琼籍机工及全体抗日军民

范南虹 梁 昆

滇缅公路零公里处，其实是当年南侨机工运输抗日物资的终点站。
滇缅公路由此出发，南侨机工爱国精神和行动却从南洋就出发了！

3000 多名南侨机工中有 800 多名海南华侨

2009 年 3 月 2 日下午 5 时，云南昆明，春日正暖。昆明汽车客运西站，《海南日报》“重走滇缅路”采访小组寻访到了设在此地的“滇缅公路零公里处纪念碑”。纪念碑是一巨大的青石碾，掩映绿化带中，不甚显眼。碑文记载，从 1937 年冬至 1938 年 8 月，云南男丁妇孺 20 余万人，用铁锹、锄头、簸箕等原始工具，在悬崖峭壁上历时 9 个月、死伤逾万，凿出 959.4 公里的滇缅公路中国境内路段。

采访小组也由此出发，沿滇缅公路寻访海南南侨机工曾经战斗生



◆云南昆明滇缅公路零公里处

活过的地方。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者占领我东北三省；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家有难，民族蒙耻，海外华侨心悬祖国，他们纷纷成立“服务”“救济”“筹赈会”这样的民间组织，以慈善社团名义抗日救国。

2009年91岁的海南南侨机工罗开瑚家住昆明，距“滇缅公路零公里处纪念碑”不远。罗老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寇策动大举侵华，南洋华侨

们全都义愤填膺，常聚论国事，年轻气盛的罗老也反复和同伴讨论如何才能报效国家。“卢沟桥事变后，紧接着上海爆发淞沪战争，华侨们更关心国家战事了。”

抗战时期的中国工业基础薄弱，战争用的武器、辎重均由国外购进，或靠国际援助。而当时滇缅战场作为中国抗战主战场，连通国际救援通道的滇越铁路已被日军切断，中国一时断了外援，抗战颇为艰难。1938年8月，由20万滇西父老用血肉抢筑的滇缅公路通车，成为中国连通国际反法西斯阵营的唯一“生命线”，由美国、英国等国援送的军火、汽车、汽油等抗日物资堆集在缅甸仰光，急需送往中国抗日战场。

当时在中国的运输汽车主要是道奇、雪佛莱、福特、欧姆等进口

汽车，国内非常缺乏懂得汽车驾驶和维修技术的人员。于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公司致函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请其在南洋代为招募具有熟练驾车和维修技术的华侨回国援助。

据史料统计，1939年2月至9月，南侨总会从9个国家和地区共招募3193名华侨，其中还有4名乔装成男性的巾帼英雄，组成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分9批回国。罗老说，3193名南侨机工中，原籍海南的有800多人，占四分之一强。“为什么有那么多海南人积极报名？因为家乡当时已经沦陷，我们不愿做亡国奴，我们誓死也要把敌人赶出去！”

陈嘉庚在《南侨回忆录》一书中曾称赞新加坡琼籍工程师王文松：“有一机工在洋十余年，每月收入坡币二百余元，自甘牺牲，并招同伴十余人，带其全副机器前往。”王文松是海南万宁人，在新加坡某英国汽车公司任工程师，他放弃优厚待遇，率领十多位同伴，携带全套修理工具和机器，报名回国，每月仅领30元国币。

南侨机工回国后，经昆明潘家湾训练所的短期集训，便先后编入西南运输公司属下的十几个大队以及后来专门组建的“华侨运输先锋大队”，奔赴滇缅公路。南侨机工服务的地方很广，遍及中国的四川、贵州、湖南、两广及越南、缅甸仰光等地，主要集中在滇缅公路上。

同仇敌忾的决心，驱使800多名海南南侨机工和2000多名战友夜以继日地奔忙，到1942年5月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前，南侨机工共将45万吨以上的军火物资抢运至昆



◆1940年7月7日，南侨机工庄霖助、林新权到越南海防接运美国道奇汽车时合影。

明，日均运输量超过 300 吨，支撑着中国抗日的各个战场。中华民族抗日胜利，南侨机工功不可没！

昆明西山公园，南洋华侨机工纪念碑。赤子功勋，永垂不朽！全长 1146.1 公里的滇缅公路上，直接牺牲的南侨机工达 1028 人！

一公里滇缅路牺牲一名机工

西山公园的春天特别美丽，松柏苍翠静默，青竹修长低首，桃花樱花粉红簇簇。

还未走近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赤子功勋”四个金色大字



◆云南昆明西山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

已抢入眼帘。纪念碑由云南省人民政府拨款和社会各界，尤其是华侨及南侨机工后代捐款建成。汉白玉建成的南侨机工纪念碑高达 9 米，碑文写道：“南侨机工不顾个人安危，冒着弥漫的战火，夜以继日地抢运军需辎重及兵员，组装、抢修车辆，培训驾驶、机修人员。滇缅公路沿途山高谷深，地势险恶，道路崎岖，设施简陋，加之敌机狂轰滥炸，路塌桥断，险象丛生。南侨机工历尽千难万险，确保了这条抗日生命线的畅通……在执行任务中，有 1000 多人因战火、车祸和疫疾

为国捐躯。在滇黔、滇川、广西、湖南公路以及印度阿萨姆邦丁江机场，南侨机工也担负抗日军事运输任务，勋劳卓著……在华侨爱国史上谱写出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也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南侨机工抗战纪实》一书统计，直接牺牲在滇缅公路和滇缅战场上的南侨机工有 1028 人，而间接牺牲和失踪的南侨机工有 1800 多人，接近总数的 2/3。

在这不朽的历史记忆中，有 800 多名琼籍儿女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了滇西抗战史上最为壮丽的篇章！滇缅运输线上，海南南侨机工的表现英勇悲壮，有 400 多琼籍南侨机工长眠在滇缅公路上。原中国远征军上尉王楚英曾向南侨机工后代陈勇夸赞其父陈邦兴：“你父亲很勇敢，杀起日本鬼子来眼都不眨一下。”

据资料记载，海南籍南侨机工何启凤，在日军占领芒市、龙陵后，前往敌后侦察，被日军发现追击，何只身与敌人搏斗，宁死不作战俘，用最后一颗子弹开枪自尽，为国捐躯。受陈嘉庚盛赞的王文松在抗战胜利前的一天，因车祸殉职。

“从太平埠回国的 30 多个海南老乡只剩我一人。”罗开瑚说。战况惨烈，滇缅公路险阻难行，日军又出动飞机轰炸。不仅是战事，南侨机工还要面临瘴疔、自然灾害、疾病、交通事故等多种生死关卡，他们每天都在用生命闯关。

周开定，海南定安人，也在滇缅路上运输军需物资。云南雨季大雨滂沱，抢修建成的滇缅公路路基不稳，傍路山体没有加固防护，容易出现滑坡及大树倒伏现象。周开定就是在雨季驾车时，一棵倒下的大树压在了车头上。“大树压扁了驾驶室，周开定倒在方向盘上，身体压着汽车喇叭，发出阵阵揪心长鸣。”追忆战友牺牲，罗开瑚仍很伤痛。第二天，得到噩耗的罗开瑚和战友买好棺材，赶去为周开定收殓尸体。



◆云南昆明西山，记者们向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献花。

“战争无情，每天都有战友牺牲。”对于南侨机工来说，当时的头等大事就是抢运军需物资，死亡只是等闲。“我们多运一车枪炮，前方将士

就能多杀一批敌人；我们把枪炮早运到一分钟，就能为前方将士赢得更多战机。”

也许因无数民族英雄血染过这块土地，纪念碑周围的野花怒放得鲜艳热烈。采来野花敬献纪念碑前，我们深深鞠躬。

滇缅公路老路，路旁风物人情舒缓安详，早已远去了战火硝烟。只是路面依然狭窄不平，险象环生。

远去的硝烟 永存的精神

随着交通道路快速发展，滇缅路大部分被新修的昆瑞高速路覆盖，已难见旧时容颜。2009年3月3日上午，《海南日报》采访组从昆明前往保山，途经祥云县云南驿，其间断续走了滇缅公路部分老路；3月4日上午，从保山至腾冲，几乎全程走滇缅公路老路，途中还穿越了有名的高黎贡山。

前往云南驿的道路基本保持了滇缅公路旧貌。黄土路面，间杂碎石，石头被车轮碾压得平滑光亮。路两边生长着直径约七八十厘米的

桉树，据说仍是 1938 年修路时种下的。在云南驿村的滇缅公路旁边，树立着一块古老的木牌，上面用中英文写着：“滇缅公路 Burma Road”。

云南驿曾设有驼峰航线的中转机场，这里还设有二战中印缅战区交通史纪念馆，路边安放当年修筑滇缅公路的石碾，还有几架飞虎队的飞机。石碾纹路依旧，飞机大多残缺破损，记录战争的残酷。

从保山至惠通桥、腾冲，车行 320 国道。它是滇缅公路的一部分，仅在原路基上稍加拓宽，并铺上小石块，以防下雨泥泞路滑，也能看出滇缅公路原貌。



◆云南祥云县云南驿古镇滇缅公路路牌



◆云南祥云县云南驿古镇，二战中印缅战区交通史纪念馆中的滇缅抗战飞机场。

320 国道绕行于怒江、澜沧江、漾鼻江之侧，某些路段最高落差可达数百米，崎岖险峻，险象环生。由于新建了高等级公路、高速公路，一般汽车很少选择老路。幸得保山市教育局大力支持，为采访小组派出了 20 世纪 70 年代就在这一地区跑车的老司机，否则此行难成。

车窗外色彩流淌，美景旖旎壮美，在海拔低矮的河谷地带，自然景观恍若海南，生长着芒果、香蕉、甘蔗以及红艳的木棉。道路边、山林中、沟壑畔，花红柳绿……这是姹紫嫣红的春天！定睛细看，心头寒意涌起，路的一侧紧邻深达数百米甚至上千米的悬崖峭壁，山下河流湍急，路面狭窄且急弯急拐多，稍有闪失，不堪设想……

倒退回 70 年前，这绝对是一条蛮荒之路，瘴疠笼罩蔓延、事故频仍多发，加上日军狂轰滥炸，南侨机工都随车带着厚木板，以备遇到险恶路段或弹坑随时铺垫，冒险通行，可以说他们每前行一米，都在冒性命之险。但就是这条路，承载起了中华民族兴亡的历史使命。

一路上我们寻访、记录；然而，历史久远，我们寻访到的远不及



◆云南保山至腾冲途中，滇缅公路穿越怒江。

真实历史之万一，800 多名琼籍南洋华侨机工的爱国精神绝对伟大、光荣而壮美！

1942 年 5 月初，国民党军队将惠通桥炸断，把日军阻在怒江西侧，但也把尚未通过惠通桥的数百南侨机工阻滞在怒江对岸，从此，这些机工惨遭日军搜捕追杀，颠沛流离，遭遇坎坷。

惠通桥畔生死隔断

一路颠簸，2009 年 3 月 4 日上午 11 时 40 分，《海南日报》“重走滇缅路”采访组抵达惠通桥。两座桥梁悬在眼前，一座是惠通桥，一座是 1977 年用钢骨水泥建成的红旗桥，用于替代惠通桥。惠通桥只余下两端的桥塔，塔身斑驳沧桑；两条钢索架在桥塔上，将怒江两岸连接起来，成百的钢缆、吊杆穿过钢索，高悬怒江上空。

惠通桥已废弃不用，但被保护下来，因为它悬挂着历史，悬挂着民族自觉自醒浴血奋战的英勇，悬挂着中华民族凛然不可侵犯的尊严！钢板桥身涂着红漆，桥面原铺设的木板已悉数拆去，无法通行；红旗桥与惠通桥相距约 400 米，有边防战士守卫。

惠通桥头，还保留着当年的守桥碉堡，岸边野花葳蕤丛发，藤草丰茂，桥下这一段的怒江水平似镜，深处潜流滚滚，倒映两岸青山，曲折流来，柔如绿练。

48 岁的刘正云是龙陵拉勐乡人，遇见他时他正拉着一车甘蔗在惠通桥附近歇息。刘正云长期在滇缅路上跑运输，对怒江脾性尤其了解，也从老人那儿听过滇缅战场和南侨机工的故事。他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老人们说南侨机工是一群为了祖国连命都不要的英雄。至于说到怒江，“它看上去平静，实则深不可测。惠通桥被炸后，日本军

队为渡过怒江天堑，曾向江里推掷车辆，以为可以填平怒江。结果几百辆车下去，也没有成功。”

日军向怒江投放车辆一事无可考证，但惠通桥被炸，确实把日军阻在怒江西侧，令日寇“三个月内会师昆明，直捣重庆”的野心破灭，但也把尚未通过惠通桥的数百南侨机工阻滞在怒江对岸，他们惨遭日军追杀，此后颠沛流离，遭遇坎坷。

罗开瑚亲历了惠通桥被炸。1942年5月，畹町沦陷，日军快速向芒市、遮放、龙陵等地推进。5月5日，日军先头部队化装成难民，企图趁乱过桥。当时，中国守桥工兵已在桥头埋好炸药随时准备炸毁

惠通桥，以阻断日军推进。罗开瑚听到了要炸桥的消息，他一路急行，不敢离车半步，即使遇到堵车也不下车休息。“中午12点多，我刚过惠通桥，就听到轰的一声巨响，回头望去，江面上腾空而起几丈高的水柱，惠通桥消失在浓烟之中，车辆、人流纷纷落入江水，很多人被激烈的水柱压翻下去再也没有起来。为了不让物资落入日军之手，没能过桥的南侨机工点燃汽油烧毁汽车。”

当时，血水、烈火染红怒江，场面十分惨烈混



◆云南保山至腾冲途中滇缅公路惠通桥

乱。如今战争硝烟今已散去，惠通桥吊索下垂如练，见证了南侨机工的赤子功勋；红旗桥桥身上拱如虹，见证了新中国的快速发展。一旧一新，在平静的怒江上无言地诉说着中华民族团结一心、渴望和平、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和旺盛的生命力！

2009年3月5日上午8时40分，采访组来到腾冲国殇墓园。小雨淅淅沥沥下着，碗口大的茶花红硕似火，墓园松柏环绕，墓碑层叠相连。

国殇墓园 不能忘却的纪念

国殇墓园一侧是滇缅战场纪念浮雕，浮雕群中就有南侨机工车队的形象，一位五官硬朗的南侨机工站在车队前，目光坚毅，注目前方。

国殇墓园是腾冲人民为纪念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攻克腾冲阵



◆云南腾冲国殇墓园

亡将士而建立的陵园，也是全国建立最早、规模宏大的抗日烈士陵园。将南侨机工雕像放入墓园，是腾冲人民对南侨机工抗日救亡精神的褒扬和纪念。历史不会被永远尘封，南侨机工更不会被人们遗忘。

2009年97岁的南侨机工翁家贵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惠通桥被炸后，南侨机工被当局遣散，他们虽有一技之长，但在当时社会也难谋职业，突然变成无业游民，四处流浪。随着南洋相继沦陷，侨汇中断，南侨机工有家归不得，有的竟在贫病交迫中悲惨死去。尽管处境维艰，但南侨机工仍不忘矢志报国的夙愿，并相互救济帮助，共渡苦厄，坚持到抗战的最后胜利。

岁月漫漫，当年回国抗日救亡的800多名海南南侨机工健在人世的屈指可数。在云南我们寻访到了年过九旬的翁家贵和罗开瑚老人，两位老人晚年幸福，至今还保留着喝咖啡的习惯。

南侨机工，不会被历史尘封和遗忘！800多名海南南侨机工，也会永远铭刻在海南人民的记忆里。

第二卷 重走滇缅路·群体素描

壮哉，3000 多名南侨机工；壮哉，800 多名琼籍南侨机工，他们为民族生存而战，为拯救国家危亡而来；他们在烽火里出没，在时局中坚撑，可歌可泣，其赤子功勋，将永载史册！

壮哉，滇缅路上琼籍南侨机工

范南虹 梁 昆

“海南地方不大嘛，但参加的人数多，这说明海南华侨是对祖国最关心的，是最爱国的，是最革命的。”这是爱国侨领、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 1939 年说的话。

70 年过去。2009 年 4 月，纪念海南南侨机工回国抗日 70 周年大会在海口召开，陈嘉庚长孙陈立人出席大会，他对琼籍南侨机工爱国爱乡的精神感佩不已。他说：“作为海南的媒体，你们应当大力挖掘、宣扬琼籍南侨机工回国抗战的故事，他们为了国家、民族的独立和幸福勇于牺牲，要让他们的爱国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海南籍南侨机工国内幸存者仅四人

1931 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者占领我东北三省；1937 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当时的国民政府

委托陈嘉庚在南洋招募会开车、会修车的机工，组成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战服务团，驱驰在滇缅路上，抢运抗战物资。先后有 3193 名华侨归国，其中原籍海南的华侨有 800 多名，占四分之一强。战火无情，据史料统计，800 多名琼籍南侨机工，他们表现最为英勇，有 400 多人直接牺牲在滇缅路上，为国家和民族的独立抛洒年轻的生命和热血。

2009 年 10 月 23 日，云南德宏州芒市谢志伟家，当采访小组说明来意之后，谢志伟不无遗憾地说，其父亲谢川周早于几年前去世了。“他就葬在芒市后面的一座小山上。”谢志伟告诉记者，在芒市生活的南侨机工不少，其中海南籍的南侨机工有两人，但都已不在人世了。2009 年 10 月 26 日，云南畹町王春林家，同样，他的父亲南侨机工王亚文也与世长辞。

至此，我们的寻找从海南一直到了云南最边境的城市，仅寻访到四位至今尚存于世的琼籍南侨机工，他们是：返乡居住在琼海中原镇的吴惠民、万宁龙滚镇的谢章农；定居于云南昆明的罗开瑚、云南保山的翁家贵。



◆云南腾冲国殇墓园中林立的墓碑

“父亲生前告诉我，在滇缅路上抢运抗战物资的海南人很多，他们很团结，表现得尤其英勇顽强。”谢志伟骄傲地告诉记者，父亲谢川周当时还差一

点儿才满 18 岁，他在马来西亚瞒着叔叔报名参加了服务团。

当年为救国家、民族于水火，爱国侨领陈嘉庚登高一呼，在华侨中威望极高的他一呼百应，爱国华侨争相报名。而作为侨乡的海南，在南洋的子弟尤其多，兄弟、叔侄争相报名，女子女扮男装报名的感人故事不断见诸于当时的报端。这中间有谢川周、谢森周兄弟俩，罗开瑚、罗豫杰、罗豫川叔侄三人，还有像王绥和、陈邦兴这样的连襟兄弟。海南华侨争相报名的壮举感动了陈嘉庚，以致在他著述的《南侨回忆录》中，还有这样的记录：“有一修机工在洋十余年，月收入坡币二百余元，自甘牺牲，并招同伴十余人，带其全副机器前往。”这位修机工便是原籍海南万宁的王文松。

南侨机工后代陈勇、陈达娅合著了《再会吧，南洋》一书，书中记录了琼籍南侨机工的英勇与牺牲。800 多名琼籍南侨机工有 400 多人直接牺牲在滇缅路上，还有一些后来由于服务团解散，流落他乡，或病死、或饿死、或下落不明，幸存于世的南侨机工寥寥无几。机工罗开瑚曾告诉记者：“海南人牺牲最多，当时和我一同回国的海南老乡有 30 多人，至服务团解散时，仅我一人幸存下来。”

据史料记载，幸存下来的琼籍南侨机工，一部分人返乡，一部分人分散留在云南各地，一部分人参加了远征军，后来又投身到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一员，还有一小部分人返回到侨居国。然而，“文化大革命”时期南侨机工屡遭坎坷命运，甚至有人被迫害至死。

琼籍南侨机工最为颠沛流离

采访小组在半年多断断续续的寻访中发现，琼籍南侨机工的身世也最为颠沛流离。

首先，海南由于一直孤悬海外，与当时祖国内地各省份相比，它

更为贫穷；再加上岛屿多渔民，很多渔民出海作业遇难，岛上留下的孤儿寡母也多。所以，许多琼籍南侨机工当初是迫于家庭生计，或者为偿还家庭债务，小小年纪就只身下南洋闯荡谋生。抗战爆发后，海南岛又迅速沦陷，在南洋的海南人大部分与家庭失去联系，远在海南的家人不知道他们是南侨机工。所以，很多琼籍南侨机工在抗战胜利后，甚至新中国成立后，都无法与亲人重新团聚，只好终老他乡，备受思乡之情的煎熬，至死不能一偿还乡夙愿。

机工罗开瑚就是少年丧父。为了偿还安葬父亲欠下的债，16岁的罗开瑚到马来西亚当了一名洗碗工。靠着自己的勤奋努力，他仅仅两年就还清了家里的债务，还帮助家里购置了几亩水田。抗战爆发后，看到祖国招募南侨机工，当时并不会开车的罗开瑚，利用自己的积蓄，偷偷地去学开车，终于学成回国当了一名南侨机工。南侨机工解散后，罗开瑚在云南的下关、大理、畹町、昆明一带流浪，后来又和几个老乡一起凑钱开了家小饭店，才勉强解决了生计。



◆滇缅公路华侨机工罗开瑚向《海南日报》记者展示自己的家庭照

陈勇之父陈邦兴坎坷一生更是令人扼腕叹息。陈邦兴8岁时，其父不幸去世，他只有替大户人家养牛赚几个铜板。13岁时，少年陈邦兴就到马来亚一家咖啡馆打工，后来又在美国福特汽车修理行学电工、学开车。抗战爆发，陈邦兴报名参加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成为西南运输公司华侨义勇队的一名驾驶兵。后来他还成为一名中国远征军、中国驻印军“二战”老兵，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的三野战士，一名抗美援朝志愿军战士。经历了15年硝烟弥漫的国际、国内战争，仅从

这一系列身份的转变，就可以想见陈邦兴命运多舛却又英勇顽强、爱国爱乡的一生。

还有南侨机工王云锋，他死而复活的故事，他与妻子李雪莲悲欢离合、执手百年的爱情，听来荡气回肠，令人落泪动容。为救祖国于异族铁蹄之下，王云锋放弃了安逸的生活，从新加坡归国当上了南侨机工，几经坎坷，才见到失散多年、已嫁作人妇的妻子。2009年11月18日，王云锋的养女孔美玉告诉记者：“经历许多曲折后，爸、妈终于重作夫妻，恩爱到老。”

可是，与那些牺牲了或者失踪了的琼籍南侨机工相比，他们又是幸运的。正如罗开瑚所言：“我是幸运的，我看到了祖国的胜利，看到了新中国的强大。”

《再会吧，南洋》一书有341页，却用了90页来刊载复员南侨机工的名册。看着那些年轻鲜活的面容，不禁让人潸然泪下。该书作者陈达娅和陈勇悲痛地告诉记者：“在战乱的祖国，他们是铁血战士，昼夜行驶在山高路陡、炮火不断的滇缅路上。然而，在大时代下，他们又像漂泊的浮萍，命运随波逐流。他们爱祖国胜过爱自己的亲人，有些人甚至连名字都不曾留下。”

2009年10月26日，在畹町的南侨机工回国参战纪念碑园，采访小组发现：石刻的机工名册上，有的机工有名无姓，有的机工有姓无名。而历史，应该永远记住他们，应该给他们一席之地。800多名琼籍南侨机工更应作为海南的光荣和骄傲，加以永远的纪念。



◆陈邦兴领照登记表

丰碑永载赤子爱国情

2009年10月26日上午10时，畹町九谷桥边。这里是滇缅公路在中国境内的起点，畹町工委办公室主任段晓东指着九谷桥说，桥对岸就是缅甸，当年南侨机工就是穿过这座桥，把一车车抗战物资从缅甸运回国内，在1939年3月至1942年5月间，3000多南侨机工不仅运送了10万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还抢运了45万吨军火，抢修了上千辆军、民用车。

“他们勇往直前，不怕牺牲。抗战后，定居在畹町的南侨机工非常多，其中就有海南籍的。战时，南侨机工甘为国家出生入死；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又废寝忘食奋战在建设新中国的第一线。这种爱国精神，对每个畹町人都有深刻的影响。所以，在畹町经商的黄晓昌认了南侨机工林福来为义父，并改姓林，还捐资350万元在畹町国家级森



◆中缅边境的畹町桥，位于滇缅公路与史迪威公路的交汇点，也是滇缅公路国内段的终点。

林公园里修建纪念碑，以慰英魂，以警后人。”

“青山仰止英雄志，翠柏常慰忠骨魂” “丰碑永载赤子爱国情，警励后人今勿忘历史”，这是畹町南侨机工回国参战纪念碑园的两副长联。

纪念园里，处处苍松翠柏，还有海南常见的高大榕树，遮蔽着南侨机工的英魂，抚慰着他们的乡愁。壮哉，3000 多名南侨机工；壮哉，800 多名琼籍南侨机工，他们为民族生存而战，为拯救国家危亡而来；他们在烽火里出没，在时局中坚撑，可歌可泣，其赤子功勋，将永载史册！

第三卷 重走滇缅路·历史背景

中国有千百条公路，数不清的桥梁，然而没有哪一条像滇缅公路，也没有一座像惠通桥那样可以载入史册。

——萧 乾

铁血滇缅路

伍立杨

全面抗战开始后，至 1938 年 10 月，广州沦陷，对外通商口岸被切断。不久，日寇又在越南海防登陆，切断了我国外部供应线——滇越铁路。于是，物资运输全部仰赖滇缅公路。

抗战生命线的修筑

1938 年，当日军即将进攻南京的时候，国民政府行政中枢考虑到海上国际运输有被切断的危险，于是就采纳了龙云的建议，立即抢通滇缅公路，具体路线是从昆明向西经过大理、保山、龙陵，直到中缅交界的畹町，并与缅甸境内原有公路相连的路线。滇缅公路在云南境内有约 960 公里，由中国负责修筑。这条公路从昆明到大理 411 公里，早在战前就已建成通车，但是路面、弯道、桥洞等还要适当改善和扩建，至于大理到畹町这一段，500 多公里全部属于新建。



◆时任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他主动提出修建滇缅公路。

昆明至大理，此段公路抗战前就已建成。当时世界公路标准按宽度分为三等，即 7 米、9 米、12 米。滇缅路为 9 米，属于中等，抗战后又加铺石子。陈嘉庚先生当年经过天子庙坡（在今南华县境内）时，说它是滇缅路前段海拔最高之处，但见近处高山白雪皑皑，满罩半山之上。实则这条公路南段翻越高黎贡山等横断山脉，海拔常常在 3000 米以上。修筑期间，还要在水流湍急的澜沧江上筑路架桥。除了极少部分工程由政府包给商家修建外，其余路基、土石

方工程均由沿线各个县组织民工义务承担，仅由政府给予民工微薄的补贴。

1938 年初夏，是赶工抢修的高峰期，上路民工最多时高达 20 万



◆云南祥云县云南驿古镇二战中印缅战区交通史纪念馆，当年修筑滇缅公路用的石碾及 2005 年云南驿人民所立滇缅公路纪念碑。

人，到了 8 月底，怒江上面改造的钢索桥——惠通桥也已建成通车，标志全线贯通。该条公路完成土石方 1233 万立方米，建成大中型桥梁 7 座、小桥 522 座、涵洞 1100 多个。至于惠通桥，它是由我国工程技术人员自行设计的最早的公路吊桥。滇缅公路的修筑被中外人士誉为当时最伟大最艰苦的工程。

连接怒江东西岸的惠通桥是华侨机工的扼腕之痛。现在，新、旧惠通桥均可谓机工精神的象征。老惠通桥在 1987 年被列为云南省文物保护单位，涂着朱红色的防锈漆，桥面上并无木板，直接是醒目裸露的钢架。桥头有驻军守卫，过往车辆均须接受检查。新惠通桥在老桥下有约 200 米处，于 20 世纪 70 年代修建，名曰红旗桥。

滇缅公路与史迪威公路的区别

近年常见驴友自驾，穿越滇缅路，然后写文章发在博客或报刊，都有一个似是而非的地理错误，那就是炫耀其经过“滇缅路的二十四道拐”。二十四道拐险峻独特，成为抗战公路的象征性标志，但它在贵州晴隆县境内，并不属于滇缅路，而是属于史迪威公路，不少网



◆云南保山至腾冲途中滇缅路惠通桥



◆在滇缅路上运输抗战物资的车辆

友经常将这两条公路混为一谈。

滇缅公路的零公里起点，在今昆明市汽车西客运站内，在中国境内，到畹町为止，外接缅甸境内公路，一直到腊戍。

1942年初夏日军占领怒江西岸，中国军队情急之下炸毁惠通桥，滇缅公路随之被切断，中国战区同时也丧失了90%的军需品和工业必需品，战时所需外援物资只有通过印度的美军基地空运。这条驼峰航线系当时世界上最颠簸险恶的航线，运量大受限制，对中国抗战造成极大制约，抗日战争进入最为艰难困苦岁月。

这一带地势海拔均在4500~5500米上下，最高海拔达7000米，山峰起伏连绵，飞机往往穿行在雪峰山谷间，整条航线看起来像骆驼的峰背，因此称为驼峰航线。飞机中途可在未沦陷的腾冲及云南驿等

后方机场经停。这条航线是为了躲避日军战斗机的袭击而选择的。但它躲过了日机，却又面临严酷的大自然的威胁。这一带气候极其恶劣，回旋气流、超低气压和冰雹、霜冻，使飞机在飞行中摇摇欲坠，失事率高得惊人。三年左右的时间，驼峰航线向中国抗战基地运输了80万吨战略物资，但失事飞机却高达600余架，牺牲飞行员1500多名。陈纳德的部下曾向他讲述：在天气晴朗的时候，飞行员驾机经过，可以清晰看见战友坠机碎片的反光，于是他们给这条散布着战友机身残骸的山谷取了个金属般冰冷的名字——铝谷。几天后，这位飞行员也变成了铝谷中的一员，静静地躺



◆云南腾冲滇西抗战飞虎队雕塑

在冰冷高寒的山川，直到 21 世纪初的近几年，他们的遗物还不断被山民及探险者发现。

1943 年秋中国驻印军（即第二期远征军）策划与滇西美式配备的精锐部队夹击日军的大反攻，从大战略着眼也需开辟一条从印度通往中国的道路。于是在前后近三年的时间里，盟军又修筑了中印公路，即史迪威公路。它以印度东北部边境小镇雷多为起点，至缅甸密支那后分成南北两线，南线经缅甸八莫、南坎至中国畹町；北线经过缅甸甘拜地，通过中国猴桥口岸经腾冲至龙陵，两线最终都与滇缅公路相接，再经过昆明，向东经过贵州盘县、晴隆、贵阳、遵义等城镇，直到重庆。1944 年秋，中国军队在滇西和缅北大反攻胜利后，史迪威公路全线通车，在枪林弹雨中为中国抗日战场运送了 5 万多吨急需物资，被称为抗日生命线。

史迪威公路抢通后，与原有的滇缅公路连接贯通，也可说是将滇缅路完全覆盖，所以一般网友作文的误会就在这里。实际上滇缅公路的零公里处，既是起点，也是终点。向西延伸，就属于中印公路（史



◆ 云南腾冲国殇墓园中的滇西抗战盟军阵亡将士纪念碑



◆云南腾冲国殇墓园内的倭塚

迪威公路)，这是因为一来滇缅路在前，中印公路在后；二来也因为中印公路将滇缅路覆盖，所以网友容易发生这种误称。实际上二十四道拐已远离滇缅公路的起点数百里。当然，勉强将二

十四道拐称为在滇缅路的延长线上，也大抵说得过去，但终属牵强。

极边重镇腾冲

滇西会战夹击日军的大反攻，包括驻印军在中印缅边境孟拱、八莫、畹町的会师，打通中印公路诸战役。远征军的国内驻军反攻则包括中缅边境的松山、腾冲、龙陵、畹町会师，以及打通滇缅公路诸战役。

诸多连绵的反攻战役中，就活跃着华侨机工的身影。虽有盟军战机主导制空权，但日寇的负隅顽抗仍对我军造成了极大伤亡，譬如1944年9月，中国军队攻占松山，此前发动了六波攻击仍未奏效，后来又调整战术，重新发起连续九次攻击，费时三个月，死伤无数，才将松山拿下。

又如同年9月中旬攻克腾冲，从5月初强渡怒江开始，共经历大小战役40余次，将所有由北而南溃逃的日寇压缩在腾冲城内的来凤山上，这些日寇与腾冲守城日军合编为一个混成联队，死守来凤山及腾冲城，中国军队实施惨烈仰攻，美军战机轮番轰炸，击毙日军军官100多名、士兵600余人；而我军伤亡较大于日军。日寇拒不投降，被美军的重磅炸弹炸得血肉横飞，此役最后被中国军队俘虏的日军仅60余名（数字来源，见《粤桂黔滇抗战》附录之大事记），其余全部

战死。

腾冲光复，滇缅路得以重新开通。

腾冲早有“中国翡翠第一城”“云南第一侨乡”之誉。如今，于2009年2月开通的腾冲至昆明航线，其所在机场，就命名为驼峰机

场。1939年，因抗战需要，盟军在腾冲修建机场，1942年夏腾冲沦陷后机场被日军侵占，1944年秋反攻后机场回到盟军手中。现在的机场位于离县城约10公里处的清水乡驼峰村，原来就是“驼峰航线”的重要基地。现在每天有七个航班往返昆明腾冲之间。

我们来到来凤山时，正值驻军因故封山，经说明寻访海南华侨机工和抗战遗迹，被特许上山。山上空无一人，当年战争的硝烟早已沉寂，岁岁荣枯的青绿掩盖了昔日伤痕，来凤山重归千年的静谧。山顶路口有一巨大标牌：滇西抗日主战场来凤山遗址。我们在没膝的杂草中寻访到日军樱阵地、梅阵地、松阵地，以及各阵地之间的交通壕、坑道、机枪阵地、散兵坑及炮兵掩蔽部等尚存遗迹和阵地标号石碑，更看到多个两丈有余深凹下去的大弹坑，那是美军重磅炸弹的杰作。战后，来凤山成为一片焦土，经过新中国成立后的植树造林，现在变得蓊郁葳蕤，树木枝繁叶茂，松、杉高耸入云，卉草杂藤负势竞上，我们站在阒寂的山林中，思绪蔓延回旋，难以平静，一方面为牺牲的抗日部队深感哀恸，一方面又为日寇遭到灭顶的打击感到欣慰，那是他们应得的下场。

腾冲这个小城道路笔直，城建方面科学规划，令人不敢相信是真的，所有楼房一律没有超过9米的建筑，民众生活遵循着既定的游戏规则，笔者走过全国无数的县级城镇从未见过如此漂亮、如此讲究秩



◆云南腾冲县来凤山滇西抗战遗址四号阵地



◆云南腾冲县来凤山下县城城建

序的小城。

然而腾冲最值得称道的还是它的教育事业。

腾冲素有崇文尚教的优良传统，历史上腾冲的几度辉煌均与教育发展息息相关。华侨尊师重教的传统传承下来，教育被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腾冲的“科教兴腾”战略，一条重要的复线就是培育良好的社会风尚。教育改革不断深化，“两基”成果与水平明显提高。中小学排危改造走在前列，进入中后期阶段，职业教育和幼儿教育稳步健康发展，突破高中教育发展瓶颈……

关于这一点也有历史的传承，它本来就是云南历史上有名的侨乡，后来又有大量华侨集中这里进进出出，华侨对教育发展的影响不可低估。在清朝晚期，华侨在海外的地位极其低下，被人役使，当牛做马，干的都是没有文化的苦力活。

孙中山先生手创民国，得到华侨的鼎力支持。民国建立以后，华侨聚集地的教育得到飞速的发展。据陈嘉庚介绍，南洋华侨所在国的学校，几年间从几所飞速发展到几十所甚至几百所。

陈嘉庚与南侨机工

伍立杨

南侨机工亦在盟军之列，战时同遭艰难困苦。他们所运送的军用物资，所驾驶、维修的也是军车，他们冒着日军的炮火周旋突围，他们实在也就是不穿军装的军人！

“七七事变”之后，全面抗战展开，海外侨界在新加坡成立南侨总会，选举陈嘉庚为主席。

该会有八十余处分会，所筹措的捐款定期汇回国内，支持抗战。每月征集款项，造设报表刊登在主要报刊。

陈嘉庚与南侨机工

南侨总会成立后，北京汉奸伪政府如江朝宗等人联名致电陈嘉庚，要求他一起赞成“大东亚和平”，并许以极高职务。陈先生立即拍发电报予以痛斥：“卖国求荣，谄媚无耻，沐猴而冠，终必楚囚对



◆原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

泣，贻子孙万代臭名。日寇灭天理、绝人道，奸伪欺诈，毒祸人类，为幽明所不容，列强之公敌，现虽暂时荣耀，终必惨败无地。尔辈若能及早悔悟，改过自新，尚不愧为黄帝子孙……”

陈先生在开会时，不断强调，战争最重要的有三项——人力、金钱、军火。在他的努力下，各地华侨“逐月汇回国的数千万元，为抗战军费的大部分”！（《陈嘉庚回忆录》85页）抗战时期的战费及政费，和华侨的支援有极

大关系。华侨竭诚努力，以尽职责，譬如1940年全年战争经费18亿元，而当年华侨汇回国来的国币就有11亿元。大宗的药品如金鸡纳霜、阿司匹林片、仁丹、救伤绷带多由南侨总会供应。他们快速募集后，直运西南运输公司，转交最高行政当局。为拯救祖国于危亡之中，他们就是这样的呕心沥血！

抗战军兴以来，中国各入海口岸，均被敌人占领，外来物资仅靠滇缅路。国民政府乃在昆明设立西南运输公司，由宋子良主持，并在新加坡设办事处。

滇缅路将通车时，驾驶员、机修工奇缺。道路又多崎岖，驾驶者必须老于经验，否则极易出事。宋子良来电和陈先生商量此事，委托陈先生代雇司机、机修工人回国，在滇缅路及西南诸省服务，无薪水，但说明包吃、包住、包穿（实际上这几项也大打折扣）。于是陈先生向各分会发出通告，并亲函鼓励。几个月时间，热诚回国服务者达3200人（《再会吧，南洋》一书作者的统计则是3193人）。

陈先生担心南侨机工的处境，于是在1939年底派出代表由缅甸进入云南，沿线视察滇缅路情况，看见种种不上轨道的陋习和漏洞。

于是他建议，整个滇缅路分为七段，每段建一大站，每站设立三四个停车场，可容 400 辆货车。站点要有医院、宿舍、食堂、阅览室……不能因陋就简，蒙混了事……他将这些建议造表由代表带去，并说需要款项由侨界筹集。当接到代表拍发电报报告南侨机工的健康、食宿均成问题时，陈先生心急火燎，马上致函西南运输公司交涉。当该机构以公文“踢皮球”时，陈先生立马直接致函重庆大本营军事委员会，告诉滇缅路军车车站设备欠缺，办事不周，请速改善，受到回电嘉奖。

1940 年春，陈嘉庚亲自回国看望南侨机工。他乘坐飞机经停腊戍、昆明，当天飞到重庆。停留相当一段时间后，他又改乘汽车沿滇缅等线路巡回访问。

在重庆，他首先到了西南运输公司的重庆办事处，并向到场的数百南侨机工发表演说。他说，当沿海交通完全丧失后，滇缅路最为重要。然而，山路崎岖，司机非有经验不可。国内此项人才极为缺乏，因此才赶紧在南洋招募富有经验的驾驶员和修理工，以满足军运的需要。他们的生活费用由南侨总会负责，而收入则说不上，但这些机工拼着头颅颈血，热诚回国，甘愿牺牲，舍去优厚薪水，抛离家室。他对南侨机工加以勉励，尤其感谢他们所做出的重大牺牲。

滇缅路的灵魂——南侨机工的精神遗产

为什么说南侨机工如此重要呢？须知当时驾驶汽车远非一件简单的事。

试看炸弹威胁下的路况，即可知艰险一斑：

滇缅路在修筑期间，遇到澜沧江、怒江两岸的绝壁，民工攀援其上，在距江面绝对高度达七八百米的悬崖上，用绳索悬挂身体，在峭壁上用钢钎凿出立足点，再在岩石上打点安装炸药，炸出毛路，其艰



◆滇缅公路多险峻

险如此。整条道路不少地段路基过狭，弯道陡急，坡度高峻，如级山坡、天子庙坡、三台山、高黎贡山以及怒江、澜沧江两岸的大坡、长坡均令人望而生畏。

我们新闻界的前辈、著名作家萧乾先生在滇缅路修筑的后期，亲临现场，沿线采访。他写道：“千千万万筑路的罗汉们，光着脑袋的、梳着小辫的、拿着烟筒的、盘坐捉虱的、扶着锹镐的，一个个站在路边或蹲在山脚，定睛地望着——嘿！悬崖上竟然跑起汽车了，他们比坐车的还高兴。”

抗战前中国部队也已拥有不少汽车，但多系从德、美、英等国进口，零件老旧，经常抛锚，难以担任重大的军需运输。这时陈嘉庚先生就号召捐款，各地华侨所捐巨款共购置了 1100 辆道奇牌大货车捐给国家，后来又陆续捐献过几百辆。同时成立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报名踊跃，参加者众，他们到达昆明时受到了盛大的欢迎。这些机工团员中，有些在南洋本来就是汽车司机或修理工，有的是商人，有的是学生，有的家庭相当富裕，拥有大型商店和橡胶园，极少数成家有子女，大多数还是未婚青年。从籍贯说，大都是广东（包括海南）、福建人，但是移居南洋已经好几代了，其本人都系在海外出生长大，他们都是第一次回到祖国。

陈毅明先生说：“他们的战斗岗位大多在滇缅公路，归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西南运输公司调配。有少部分服务于八路军和盟军中的

美军。他们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无论隶属于国民党、共产党还是盟军都是为了打败日本法西斯强盗而拼搏。”

其中就有海南籍南侨机工 800 多人。他们技术过硬，斗志昂扬，操熟练的马来语、英语、国语、白话、琼州话与各种人员打交道。他们活跃在血火交织的滇缅路上，抱有坚定献身精神和罕见的团队精神。

南侨机工——滇缅路上不穿军装的军人

《陈嘉庚回忆录》在自序中说：“华侨（机工）亦在盟军之列，战时同遭艰难困苦。”他们所运送的是军用物资，所驾驶、维修的也是军车，他们冒着日军的炮火周旋突围，他们实在是不穿军装的军人！那时的汽车驾驶和维修，远不是今天的驾驶员所能想象的，它需要艰苦漫长的培训才能上岗就位。南侨机工驾驶汽车在敌机的轰炸之下左冲右突，他们用鲜血和生命保证了滇缅公路的畅通。

如此险恶艰困的条件下，战斗减员极大。直至抗战胜利，有一半以上（三分之二弱）的机工热血洒疆场，长眠于滇缅丛林。

南侨机工所属的各队车辆从缅甸运进来的都是军火，包括轻重机枪，各种型号的火炮、弹药以及汽油、轮胎……真所谓时间紧任务重。

日本飞机常来滇缅路上轰炸。有一次警报响过很久，仍然不见敌机临空，于是一些驾驶员就开车上路，不久听到天空的咆哮声，日机竟然来了！西南运输公司的总教官董沛先生回忆说，看见炸弹已从头顶上空落下来，他就立即卧倒，敌机走后，他看到一个机工的半截尸体，在另一个院子才找到他的头颅，他是广东华侨，牺牲时年仅 25 岁。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期，滇缅路上的物资进入抢运阶段，南侨机

工日夜不休地进行驾车工作。敌机虽也常来轰炸，但因为隐蔽茂密树林中高射炮阵地的反击，往往不敢低飞，所以命中率很低。虽然不一定直接命中，但炸弹造成的大火、深坑，对机工们仍是莫大的困扰。

滇缅路上也有种种行政弊端。运输系统不统一：在大理中转站，有交通部和西南运输公司的停车场和机修厂，也有红十字会、经济部、银行以及其他机关的货车、客车等，各自自立门户，举凡加油站、停车场、机修厂、办事处机构林立，人事臃肿，效率低下，譬如一处缺汽油，而另一机构存油甚多，亦不肯借用。西南运输公司的医院也不通用，导致运输成绩大减。



◆在滇缅路上赶运物资的南侨机工车队

有一个机修工每月收入新加坡币二百多元，但他自愿放弃，招呼同伴 15 人，带着全部机修工具毅然回国。先到昆明参加军训两个月，然后前往滇缅路服务。但是，冬衣、医药、住宿，种种条件均极其缺乏。滇缅路上的公务员，有些缺乏办事精神，手续麻烦迟钝，救济车和机修工具跟不上，货车抛锚于山地无人烟处，饥寒交迫达两天以上无人去援助。

据当时在西南运

输公司担任教官的董沛先生说，南洋华侨回国服务团的成员在滇缅路驾驶的都是崭新的汽车，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因为技术高超，很快被提拔担任车队的分队长、分队副或是大队部的会计、调度员以及站务员和各大站点的修理监督。有一个机工能说 11 种语言（包括方言），因工作认真负责，调到大队部参与管理。南侨机工非常遵守法规，虽有机会，但他们从不谋取非法收入。他们分布在滇缅路全线各个单位，每个人都勤奋工作，以勤劳为荣，以懒惰为耻，只知拼命工作回报祖国。他们在西南运输公司是骨干中的骨干。当时在滇缅路上也有纯粹的商车，那些司机生活奢侈，狂嫖滥赌，华侨技工鄙视他们，坚守岗位，丝毫不为之所动。有一次，一个华侨机工患上疟疾，董沛要替他开车，他说再坚持一会儿，还会赶上运输大队。董沛回到保山不多一会儿，这个司机居然也驾车赶到。此类事例不胜枚举。

缅北之战与南侨机工的卓越贡献

伍立杨

2009 年是海南南侨机工回国抗日 70 周年，10 月下旬，由国家档案馆、新加坡档案馆和云南省档案馆联合主办的南侨机工回国抗战史料图片展在海南省博物馆展出，800 多琼籍南侨机工的爱国事迹和精神再次被故乡亲人深刻地认识。借此契机，《海南周刊》推出《重走滇缅路》后续专题，以滇缅路沿线采访现场第一手资料，将琼籍爱国华侨英勇悲壮的抗战历史完整重现。

10 月底，采访小组到了云南德宏、芒市、瑞丽、畹町等南侨机工曾经战斗、生活过的地方，但是能找到的只有他们的遗孀或者子女。通过转述的历史真相也许模糊不全，但值得庆幸的是，南侨机工爱国爱乡的精神却通过这种方式传承开来，并将永远传承下去。

华侨机工基于伟大的爱国热忱，毅然踏上了回国抗战的征途。自 1939 年陆续进入祖国内地以后，他们一直战斗在滇缅路绵长的征途。他们抱持着一种积极的精神——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全国军民共此患难。

南侨机工奋战在抗战一线，实际上分为两个阶段，太平洋战争爆

发前是第一个阶段。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惠通桥被炸，滞留在西岸的南侨机工们陷入绝境，多半被日寇捕杀。回到东岸的机工被当时政府驻昆明的交通运输机构集中收容于机工集训所，同时担任零散运输任务。

到了 1943 年秋天的缅北反攻阶段，也即机工抗战生涯的第二阶段，它是和驻印军、远征军的缅北反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中印公路，其路线是从印度雷多到缅甸密支那，再从密支那分两线进入中国：一线经腾冲到保山，然后与原滇缅公路汇合；一线则由缅甸八莫、南坎到畹町，与滇缅公路中国段相接。抗战中后期，滇缅公路又被重新打通。此时，又有许多华侨机工在这条中、印、缅公路上担负了运送军用物资、武器弹药、人员装备的繁重任务，为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而奋勇战斗。

缅北大反攻节节胜利

1943 年初春，中国军队就已开始做反攻的准备。据《郑洞国回忆录》介绍，当时驻扎缅甸各要冲的日军共有 11 个师团的强大兵力，有的部队号称“丛林作战之王”，作战凶悍野蛮。但中国驻印军也不是吃素的，他们经过美军的精勤训练，战争后期大量使用火焰喷射器和重炮，对日军造成重创。另外还有一支约 3000 人的美军精锐突击队，到达缅北与中国驻印军并肩作战，他们训练有素，装备精良，擅长以远距离渗透的战术，突击日军的后方和侧翼，这种毁灭性的打击，对重创日军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驻扎在滇西的远征军司令长官部设在楚雄。远征军的训练，在中美合作之下，进行得十分顺利。在昆明设有军委会驻滇干部训练团，下设步、炮、通信、军医各训练队。在大理设有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训练一般战时工作人员。司令长官部则设有巡回教育组两组，亦

由中、美人员合组而成，分头巡回督训，以策进行。技能训练，都由美军人员担任。美国人的教育方法，确实有许多可取之处，他们凡作战不需要者不教，不教者不讲，对时间与效率甚为注重，其工作切实认真。

1943 年秋，驻印军和滇西远征军发动了缅北、滇西反攻战役，揭开了亚洲战场盟军向日军反攻的序幕。此后，他们采取上下左右夹击合围战术，血战至 1945 年初，扫清缅北所有强敌，收复云南西部全部被占领土，击毙日军近 5 万人，缅北、滇西从此不见敌踪。

反攻战拉开序幕后，日军深感威胁，在 1944 年春先发制人发动了英帕尔（战略重镇，在印度东部与缅甸交界处）战役，企图围困英军主力。日军一方面增补兵力加强英帕尔战役，一方面分兵阻拦驻印军和远征军的反攻。日军没有料到，中国驻印军无论是装备还是战术，都完全改变了面貌，慌乱中屡次遭到打击。驻印军一路奋勇作战，相继取得了胡康河谷作战、孟拱河谷作战的胜利。1944 年 8 月，驻印军围攻缅北重镇密支那，将日军大部歼灭。同年 10 月中旬，展开第二阶段作战，取得围攻八莫与南坎作战的胜利，日军死伤惨重，仓皇溃退。

历史学家黄仁宇当时是驻印军的上尉参谋，也曾下放到基层当连长。他说，缅北序战开始时，战斗已经相当惨烈，而“以后真面目的战斗还要千百倍剧烈于今日”。

1943 年年底，黄仁宇记述一次他亲历的缅北战役：“十二月二十八日，扫荡队以新胜的余威攻击于邦主阵地。我炮兵队在这次战役里发生了很大的功效，几乎像挖土机一样把敌人阵地翻转过来，又以树木、泥块和灰土替他们造了一所集体的坟墓。除夕之前一日，敌人自视死伤惨重，前左右三面既为我军的火口所狂吞，后面又是滔滔不绝的大龙河，顶上还有美机所播散的弹雨，只能以一死相逃避。当我步兵勇士提着冲锋枪挺进的时候，敌人阵地内一声声爆炸，大多数敌

人已横尸在工事里……”

黄仁宇提到了盟军的官兵，整个反攻战，他们无役不从。他们飞着“海鲸”和“鲨鱼”，不仅协同作战，而且将我受伤将士运返后方，对中国军人士气上予以莫大的支持。他也特别提到了那些辛勤开路的工兵，那些后勤人员，以及各野战医院的军医与护士，以及驾车驱驰的华侨机工……没有他们的密切配合，难以开放胜利的奇葩。

滇西的远征军在 1944 年 5 月上旬，配合驻印军发起滇西反攻作战，渡过怒江，沿滇缅公路南下。日军则在滇缅公路沿线之腾冲、龙陵、松山、芒市、遮放、畹町等地，构筑大量地堡、战壕，凭险固守，妄图阻止中国军队的反攻。至 9 月初，经过激烈的攻坚战，将腾冲日军全歼。11 月上旬，攻克龙陵。腾冲、龙陵作战，远征军取得重大战果，重创日军。至此，滇西日军大部被歼。此后，远征军续向畹町、芒友追击溃退的日军。

终于，在 1945 年 1 月 27 日，驻印军与滇西远征军在畹町芒友镇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师。

南侨机工奔赴前线

南侨机工一生所念念不忘的只是国家，只是民族，他们布衣蔬食，刻苦俭朴，提倡节约，不尚铺张，这是他们为国家爱惜物力的又一面。

南侨机工重新组织起来后，振奋精神，继续为抗日服务。有一批南侨机工前往印度参加盟军的军事运输。有一批南侨机工在 1944 年滇西大反攻时，就地参加了当地抗日队伍，在松山、龙陵和腾冲等几个战役中，抢运弹药。还有一批南侨机工被选到盟军谍报部门，经过特殊训练后，前往泰国、缅甸、越南等地侦察敌情。小部分南侨机工辗转到西北地区，运送抗日物资。还有少数南侨机工赴重庆八路军办

事处，然后赴延安参加抗日队伍。

中印公路修通后，缅北反攻开始，弹药物资的运量陡然加大，机工更加劳累，这时对驾驶员数量的需求也大大增加，由技工手把手培养训练的国内青年也陆续成长起来。

随着战争的扩大，战事的推进，机工的牺牲和减员都在增加，但海南机工表现尤其不俗，他们越战越勇，丝毫没有因为伤亡的加大而退缩。随着驻印军和滇西远征军对日寇的包围夹击，胜利的曙光已越来越明朗。

1943 年的 12 月，中印公路由于中美联合工兵部队的卓绝奋战，可以暂时通车。他们不顾毒蛇、蚂蟥的滋扰，凿峻岭、伐森林，克服难以想象的种种困难，为整个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机工和汽车兵驾驶的军车，又开始蜿蜒爬行在这条堪称世界筑路奇迹的公路上了。这条路 1944 年夏末完全竣工，此后筑路部队大部分紧随驻印军的战斗进展，担任保养和临时修复，使机工们驾驶的军车可以坦然通过，有力地支持了前线作战。

机工的卓越贡献是在后期缅北之战时高强度地抢运弹药，以应前线之需。譬如松山会战，据守主山头的日军有 1000 多人，打到最后剩下五六十人，在被俘前还大半自杀了，没自杀的又是因身受重伤，无力自裁。跟如此凶悍的日军作战，盟军方面伤亡很大，尤需大量的弹药以及陆续补充的兵力，这些都要靠华侨机工和汽车兵源源不断抢运的，由此可见运量之大了。有数十名华侨机工则远赴印度，在丁羌机场接车，跑短途，运物资到机场，装上飞机再运到昆明。这年的秋季，中国驻印军节节推进，经浴血奋战，相继攻克八莫、南坎、腊戍等重镇，中美工兵紧随大军赶筑公路，保证畅通，并与先前被切断的滇缅公路相衔接，机工们于是又夜以继日地穿梭在反攻的道路上。

回国抗战的华侨机工有 3200 多名，其中海南籍机工有 800 多名，

至抗战结束战斗减员接近一半，一部分是惠通桥被炸以后滞留在对岸被日军搜捕杀害的，一部分则是在后期缅北反攻战中紧张的运输过程中牺牲的。

抗战精神永不磨灭

沿着芒市中缅友谊广场附近的一条弯曲小巷，我们走进了海南机工后代的家园。他早出晚归，经营着一个缝纫铺子，家里朴素清贫。他从街上的门市回来开门。当他拿出父辈当年的衣物时，他的神情似乎陷入了久远的回忆。他已经完全不会说海南话，但会一口流利的缅甸语。他的姐姐和兄弟，都定居在缅甸。

在畹町，我们从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碑所在山顶走下来，随即来到另一机工后代——潮州籍的机工后代叶先生的家里。他看到海南的记者专程来寻访海南籍技工的踪迹，感慨万千。



◆ 华侨机工后代叶晓东在云南省畹町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战纪念碑上寻找父亲的名字

在叶先生家里，他说起父辈的往事，七尺男儿也不禁潸然泪下。他的父亲牺牲得极为惨烈：那是在芒市跑运输时，他的父亲被日军包围、俘虏，凶残暴虐的日军把他押到一片坡地活埋了。事后傣族老乡偷偷将他的衣物交给家属。那时候，叶先生才1岁多。

我们告辞了，当晚要回到瑞丽去，叶先生骑着摩托车，送了我们一程。我们的汽车已经远去，回头看时他还在那里翘望着招手……

一位海南籍的机工当年就牺牲在缅北反攻战的运输线上，他的儿子现定居在云南的芒市，他开着一间五金店。那天，他驾驶一辆长安面包车带我们去拜谒、扫墓。芒市郊区的一座雄伟深幽的大山里，埋葬着这位牺牲了的优秀华侨机工，其墓墓身高大雄厚，础石深黝，周围开满怒放的山花。在我们进山路上，面包车抛锚两次，这位憨厚的师傅乐呵呵地笑了起来。他说，这是我父亲担心家乡来的记者路途颠簸，不让我们去看他，这是他的灵魂传给我们的一番好意。结果汽车不修自好，我们也被他的乐观精神感染了。

畹町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小镇。20世纪90年代，它是全国最小的县级市，现在划给瑞丽。当年它则是战略要冲。滇缅公路由昆明起始，经过畹町出国门，到缅甸的腊戍。中印公路（也称史迪威公路）则从印度的雷多起始，蜿蜒至中国昆明，中间也必经畹町。因此它是中印、滇缅公路的交汇点。这是当年华侨机工的奋战之地，至今还有不少机工后人在这繁衍生息。巍峨的纪念碑就在距城中心不到两公里的后山上。碑后的长廊墙体上用工整的楷体字镌刻着3000多华侨机工的英名。

昆明、腾冲、畹町、芒市、瑞丽、保山等当年的抗日前线，现在都竖立有铭记机工功勋的纪念碑。他们以汗血凝成之艰苦奋斗、不屈不挠、无私奉献的精神，诚可感天地、昭日月，以励来者而为无价之宝。

海南，是海南籍机工永远的精神和物质的故乡。现在，在有关方

面的关照、指示之下，在海外侨胞的鼎力援助之下，专门纪念海南籍华侨机工的纪念碑即将破土动工。在不久的将来，一座巍巍的丰碑即将在这些抗战健儿的故乡竖立，他们的魂魄会回到故乡，回到父老乡亲的怀抱。他们中的很多人牺牲时还是弱冠的青年，他们将永远年轻，永远不朽。民族灵魂的历史上，必将留下他们坚实的足迹。

第四卷 重走滇缅路·机工亲述

再会吧，南洋，你海波绿，海云长，你是我们的
第二故乡。

——《告别南洋》

滇缅路上的生死兄弟

梁 昆 彭青林 王 仪

2009年3月29日，海南岛初春的早晨，万宁龙滚镇青山园村平素寂寥的一个农家小院，迎来了90岁的谢章农老人久违的朋友——91岁的吴惠民老人。两位经历了世纪风雨与战火洗礼的老人，双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谢章农老人生病有些时日了，也因为行动不便，这两位密友原本每年数次的相聚渐渐稀少了。阳光静静地洒落在谢章农老人的脸上，他略显瘦削苍白的面容，此刻也绽放出一丝初春的暖意。

这两位老朋友，曾经共同战斗在滇缅公路上，他们都是海南同乡，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南洋华侨机工。1939年9月，海南同乡谢章农和吴惠民同一批登上从南洋归来的轮船，辗转来到云南昆明，他们一同经历了日军炮火在滇缅公路上的狂轰滥炸，一起为抗日前线的战士们冒死运送军火和药品，又一同无奈地看着身边的海南同乡们因为战火、翻车等事故，永远地长眠在了滇缅公路上。那段在滇缅公路上生死与共的日子，如刀刻一般深深印在老人的心坎上。



◆琼籍南侨机工谢章农(左)与吴惠民老人，经历了世纪风雨与战火洗礼。(王 仪 摄)

2009 年初春，因为《海南日报》记者对抗战时期南洋华侨机工的寻访，这两位曾经战斗在滇缅公路上的南侨机工又再度聚首。

谢章农用有点儿含混不清的语调说：“我们一定要常联系，有什么消息要记得通知我。特别是南侨机工的活动。别忘了！”

“一定记得，一定记得。”吴惠民连连点头。

吴惠民：为上滇缅路而改名

比起谢章农，吴惠民的身体还算得硬朗，他身穿一身蓝色老款西装，头戴一顶宽沿大礼帽，足蹬一双年代有些久远、从南洋带回来的深棕色皮鞋，脸上挂着宽和的笑。

1919 年吴惠民出生于琼海中原镇九曲江一个贫寒的家庭，父亲在他 3 岁那年便撒手人寰，母亲含辛茹苦把他带大，又省吃俭用让他读书。1933 年，吴惠民 15 岁，母亲让他投奔在南洋新加坡的叔叔。“叔叔是南洋五四公会的理事，他把我带到公会做杂工。1937 年日本侵略中国，叔叔对抗日活动很热心，经常在周末带着我去抗敌后援会，参加为祖国抗日发动华侨募捐的活动。”

1938 年，日军轰炸广州，吴惠民虽然当时年纪尚小，但满腔热

血，对日军的侵略行径愤慨之至，他自愿参加了新加坡华侨举行的示威游行。

19岁那年，踌躇满志的吴惠民觉得新加坡当时还是殖民地，良园虽好终究不是自己的祖国，便暗下决心投身到抗日救国的一线去，走到最前线跟敌人拼。刚好此时新加坡南侨公会主席陈嘉庚先生号召有技术、懂开车的华侨机工参加华侨机工团归国支援抗战，吴惠民立即牢牢地把握住了这个机会。

“我原本叫吴东彪，叔叔不让我回来，因为父亲早逝，我由母亲一手带大，叔叔舍不得我走。但我决心已下，就改名吴惠民，不让叔叔知道。还没有学会驾驶我就去报名，人家不肯收，我就每晚去租小汽车，跟一位的士司机到加东去学，一周便学会了。这才报上了名。”

吴惠民还记得，1939年8月14日——他离开新加坡的日子。“当时的场面相当隆重，我们身着机工制服，新加坡各行各业代表为我们送行。”

离开新加坡后，吴惠民与同批的南侨机工经过越南到了昆明，在西南运输公司训练。在滇缅路上行车异常艰辛，不仅山路崎岖难行，路上野兽众多，还要躲避日本人的飞机。“我们的车队经常受到日军的干扰，3000多南洋去的华侨机工，有近三分之一在路上牺牲了，三分之一抗战结束后回到了南洋，还有三分之一活着的机工留在了



◆云南宝大公路，当年滇缅路的险峻依然可见。

祖国。”

1940年，吴惠民结束了滇缅公路上时间不长的运输任务后，被当局派往重庆机械制造厂第二厂当修理工、驾驶工，巧遇一位当时在重庆担任政府要职的海南文昌老乡，经他推荐和保送，吴惠民上了黄埔军校，从排长晋升为连长，最后当上了降落伞部队的队长，到广西打日本。

日本投降后，调往广州的吴惠民十分思念母亲，就寄家书一封返乡。母亲接信后高兴异常，回信一封，说家中订下“娃娃亲”的未婚妻还在等他，要他尽快回来结婚。“我便离开了部队回了老家，也因为我所在的部队掉转枪头要打内战，我不愿意中国人打自己人，所以母亲命下，便速速返乡。”

之后吴惠民在“文革”中所遭遇的崎岖、坎坷的命运，与留在国内的南侨机工们都是相似的。他一直和琼海的老伴相守过着农耕生活，直到前些年她离去。“我的老伴人非常好，与我共度甘苦，现在儿孙孝顺，我很满足。”幸福写满老人开心的笑脸。

谢章农：悬崖边捡回一条命

比吴惠民还要小1岁的谢章农，1939年报名参加南侨机工服务团时年仅19岁，当时招募机工要求报名者至少要20岁。谢章农偷偷多报了1岁，才闯过了这关。

1939年2月，谢章农看到新加坡报纸上的招募公告，就决心回国服务。作为家中三代单传的独子，他深知父母决不会同意自己报名，也就像吴惠民一样，将原名“谢锦善”改为了“谢章农”。

临行前一天，谢章农想到自己即将告别家人远行，他不敢告诉父母，而是告诉了姑母，让她替自己向父母告别：“我这一走，抗战胜利了就回来侍奉你们老人家，如果回不来也请勿挂念，就当没生过我

这个不孝子。”

“你的父母都老了，你又是独子，怎么说走就走呢……”向来疼爱谢章农的姑母又气又怜惜，两人抱头痛哭。



◆抗战前线的吉普车

谢章农还是坚决回国了。1939年9月，他和吴惠民作为第9批南侨机工到达昆明，并被分配到运输队，开始了滇缅公路上的运输生涯，一干就是3年。

滇缅公路自昆明至缅甸腊戍，有许多路程都是在高山大河之间穿行，一路悬崖、陡坡、深谷，还要面临日本飞机不时的轰炸骚扰，行车十分危险，稍有不慎就可能车毁人亡。

谢章农和机工同伴们用精湛的驾驶技艺克服了这些困难，把国内急需的战略物资运回国。他们还总结出一套对付日军飞机轰炸的方法：下坡不用怕，上坡细观察；敌机来了利用弯道和它“捉迷藏”，让敌机找不准目标。

尽管如此，滇缅公路上的事故还是很多，谢章农自己就曾差点儿冲出悬崖。“那是从下关去楚雄的路上，非常险，弯道大，下坡时方向盘坏了，不能自己回位，还好我比较镇定，用力转回来，路边一堆土石又挡了一下，才没有冲出去。下车一看，一个前轮已经悬在半空中了，下面悬崖深不见底，吓得冷汗都流出来了。”他一个人在原地守了两天，等来工程车把车吊回路上，才又开着上路了。

此后，谢章农依旧冒着生命危险在滇缅路上来回奔波。从缅甸到昆明，顺利也要10多天一趟。“路上哪里有弯都熟悉得很。”谢章农在这条抗战生命线上一直服务到1942年日军占领缅甸，炸断惠通桥。

随后，他考入当时的滇西战时干部训练团。1949年他随所在部队起义加入解放军。新中国成立后直至复员，终于回到阔别近20年的海南。

不能忘怀：滇缅路上的生死兄弟

和吴惠民、谢章农同一批回国抗战的还有不少海南同乡，琼海市九曲江人黎锡宽就是他们常念叨的一位。三个人的家恰好离得又很近。但是在1941年下半年，黎锡宽在执行一次运输任务的途中因意外去世，牺牲时才20出头。

“这个兄弟过世的时候，身上还穿着我的衣服。”谢章农动情地说，他们三个人在队里关系最好。早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三个兄弟就参加了“南洋抗日后援会”，每周都要参加街头募捐活动，还亲手做了纸花义卖救国。像黎锡宽这样把生命留在了西南边陲的海南籍南侨机工还有很多，以至于国内的司机称南侨机工是“番仔兵”，不怕死。

在吴惠民、谢章农老人身上，我们会发现很多共同点，比如他们对坎坷遭遇的平和与乐观，苦难磨砺了他们的性格。

今天还健在的海南籍南侨机工，已是少之又少。前两年，机工后代陈勇还在海南寻访到了三位健在的南侨机工。而今天，只剩下吴惠民、谢章农两位老人了，另一位，住在东方市八所镇的黄迎风已经过世。

如今，吴老的身体仍然硬朗，每天坚持跑步锻炼，动作灵便。谢老则已有些行动不便，总是坐在一张躺椅上，说到激动之处便需要缓一缓。两位老人坐在一起，总是不停地说起那些滇缅路上的往事，说到长眠在滇缅路上情同手足的海南同乡，泪水从老人的眼角悄悄滑落。

机工罗开瑚： 30 多名同乡，就剩我一人

范南虹 梁 昆

这是位清瘦、乐观的老人，近百年坎坷的人生际遇和烽火连天的抗日救亡经历，已经让他处变不惊。他就是2009年91岁的南侨机工罗开瑚。

罗老现居昆明市。虽是91岁高龄，他仍耳聪目明，记忆清晰，思维敏捷。2009年3月2日下午5时许，《海南日报》“重走滇缅路”采访小组的记者，在罗老家中静静聆听了老人70年前从马来西亚太平埠回国参加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那光荣又悲壮的故事。



◆滇缅公路华侨机工罗开瑚回忆当年抗战情景

太平埠 30 多名海南同乡血洒滇缅路

罗老是海南文昌重兴镇人，自幼家境贫寒。“以前海南很贫穷，小岛上谋生不易。父亲和叔叔与很多海南人一样，很早就去南洋闯荡，父亲在新加坡与人合伙开了家面包店，叔叔在马来西亚开了家酒店。我 16 岁时，父亲去世了。”罗老告诉《海南日报》记者，父亲过早去世让家里一下子失去了经济来源，为了安葬父亲，还欠了一笔债务。这一年，罗老也被迫闯南洋谋生。

到马来西亚太平埠后，罗开瑚在叔叔开的酒店当洗碗工。他很勤俭，仅仅两年就还清了债务，还置了几亩水田。不幸的是，“七七”卢沟桥事变，接着又爆发淞沪抗战，日本军队的铁蹄在华夏大地上肆意践踏。“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马来西亚的华侨都很关心战事进展情况，成立了类似募赈会的组织，在华侨中募集抗日救国物资。大家积极捐款，记得我当时所在地的南洋华侨就捐赠了 200 多部汽车。”罗老说，“祖国都没有了，我们在国外能心安理得地活下去吗？”



◆云南腾冲国殇墓园烈士墓碑

罗老回忆，他早就想回国参加抗日，苦于自己没什么本领。“后来，我自费去学开车，希望能学到一技之长，报效祖国。”罗老笑着说，“学了一年多，终于能熟练地驾驶和维修汽车了。”当爱国侨领陈嘉庚发出号召，招募熟练机工到滇缅公路上运输抗战物资时，血气方刚的罗老动心了。罗老说，在南洋的海南人大多因家贫自幼被迫闯荡南洋，他们吃苦耐劳，对家乡父老的爱朴实真挚。“对家乡、对祖国爱得越深，对敌人就恨得越深！”

在滇缅公路上，几乎每天都有战友牺牲。战争肯定会有死亡。活着的人，会更加拼命地去打败敌人。无论是生是死，为了国家和民族，南侨机工从来就没有后悔过。

1939年，年仅21岁的罗开瑚当年就是和罗豫江、罗豫川两位侄子结伴回国的，叔侄三人同赴国难，作为第八批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应征报名的华侨青年特别多，尤其以海南人居多。仅在太平埠，就有30多名海南人回国当南侨机工，血洒滇缅公路。”

回首那场事关民族存亡的战争，罗老说，战争太残酷了。“30多名同乡，就剩我一人。我是幸运的，看到了新中国，晚年也很幸福。”

摸清了敌机轰炸规律

回国后，罗开瑚先是在潘家湾接受为期半年的军事训练，随后被编入华侨先锋队第一大队第二中队任班长，奉命担负从缅甸腊戍到中国畹町地段运输军需物资。谈及那段经历，罗老记忆犹新：“早晨从龙陵站出发，要经过这几个路段：龙陵——保山，保山——永平，永平——下关，下关——楚雄，楚雄——昆明。当时路况很差，都是泥土路，旁边就是万丈深渊。所以，每小时只能跑10~20公里，每一路段都要用整整一天时间。”

“驾驶的汽车主要是雪佛兰、福特，运输的物资有汽油、军火等。滇缅公路危机四伏，敌人的飞机隔三岔五地来轰炸，一旦炸中汽车，汽油着火、军火爆炸，几乎难以生还。”

“日本人的飞机从越南飞过来，一般早上起飞，下午必须返航，否则天黑就飞不回去。”罗开瑚说，时间一长，南侨机工便摸清了敌机轰炸的规律。“中午12点至下午3点之间是敌机轰炸时间，这段时间内，我们就把车停在拉勐山上，借树林隐藏起来。下午3点之后，再把车开出来。”这样一来，南侨机工们常常要在夜间行车，稍有不慎，就是车毁人亡。罗老自豪地说：“尤其是龙陵到芒市这一段，路面窄得只能通过一部汽车，国内的司机都不敢走，只有我们南侨机工敢走，因为南侨机工归国前都在国外接受过系统的汽车驾驶训练，技术熟练，更重要的是南侨机工胆子大、不怕死。”

抗日救亡不言悔

《海南日报》记者好奇地问罗老：“那时你们都很年轻，怎么会不怕死呢？经历了那么多苦难，没有后悔过？”

“你们没经历过国破家亡的痛楚，也很难理解我们当时所抱定的抗日救亡的信念。”罗老激动地说，“南侨机工什么危险都不怕，我们回国不是为了享福，而是抱定牺牲生命也要救国的想法。”罗老说，在滇缅公路上，几乎每天都有战友牺牲。“我不流泪也不悲痛。战争肯定会有死亡。活着的人，会更加拼命地去打败敌人。无论是生是死，为了国家和民族，南侨机工从来就没有后悔过。”

1942年5月，惠通桥被炸。当年底，罗老和他的战友一起被遣散。“当时政府当局对华侨的政策很不周全，惠通桥被炸后，就不管华侨的死活了。”罗老说，这以后他在下关、大理、畹町、昆明一带流浪，后来又和几个老乡一起凑钱开了家小饭店。“饭店每天都要接

待好多流浪在昆明、下关的南侨机工免费吃喝，没多久就倒闭了。”回忆起自己做的赔本生意，罗老爽朗地笑起来。

想念海南父老乡亲

新中国成立后，罗老被安排到昆明市五金公司工作，他以饱满的激情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中。罗老的女儿罗芳玉回忆：“父亲对工作勤勤恳恳，多次受到单位表彰。他所在的小五金柜，货物品种多，规格更多，但他管理得井井有条，从未出过差错。”而在罗老的心中，他和战友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祖国和平，没有理由不珍惜。

退休后的晚年生活，罗老养花、习字、读书、看报，很充实。他的书房中很多史书都与南侨机工有关，如《南侨风》《南侨回忆录》《南侨机工抗战纪实》等。在书房里，记者无意中发现一张罗老的妻子方德和与孙子的合影照，相片背面清秀的小楷写着：“老伴：永恒的怀念，无限的眷恋。”看到记者发现了这个小秘密，罗老羞涩地笑了，沧桑笑容中透出铮铮铁汉的侠骨柔情。“我老伴是云南大理人，我们是在战争年代相识相爱的，风风雨雨半个世纪，感情很深。”

原来，在滇缅公路上，年轻的罗开瑚不仅在战火中与同胞并肩抗日，实现了他抗日救亡的理想，还遇到了相濡一生的爱情。“惠通桥被炸之前，我们天天冒险抢运抗日物资，没时间考虑终身大事。”惠通桥被炸后，罗老曾有一段时间在下关盐务局工作，经老乡介绍，他



◆南洋机工罗开瑚与妻子方德和伉俪情深
(老照片由陈达娅提供，李幸璜翻拍)

认识了在大理教书的当地姑娘方德和，两人情投意合，于 1945 年喜结姻缘。

“老伴跟着我吃了不少苦，但她从无怨言。”在罗老心中，妻子相夫教子，温柔敦厚，两人结伴扶持，从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到“文革”十年浩劫，最后迎来改革开放，始终甘苦与共。1995 年底，方德和去世，那年是两人携手度过的金婚之年。

罗老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他的膝下一子三女，四个孩子都在昆明，都是单位的业务骨干。他自己除了有退休工资，还有国家发给南侨机工的生活补助金。不过，叶落归根，他很想念海南。“1997 年我回过海南，后来就没回去过了。现在年纪大了，想回海南更不容易了。”罗老挥笔写下：“想念海南父老乡亲！”托海南日报记者带回家乡，问候乡亲。

告别前，罗老邀请记者观赏他种在阳台上的花。记者看到，那一盆盆的君子兰、蟹爪兰、仙人掌、桂花，挨挨挤挤的，挤出阳台盎然春色，映着老人平静宽和的笑脸。

第五卷 重走滇缅路·后代追访

中国有千百条公路，数不清的桥梁，然而没有哪一条像滇缅公路，也没有一座像惠通桥那样可以载入史册。

——萧 乾

女儿重识英勇的“伯爹藻”

梁 昆 范南虹

2009年3月2日，当《海南日报》“重走滇缅路”采访组抵达昆明第一站时，见到了寻访路上第一位南侨机工的后代——南洋华侨机工联谊会秘书长陈达娅。面对来自家乡的《海南日报》记者，陈达娅未语泪先流。

“在他生前不仅没有好好了解他，甚至误解了他，心中很痛。”

对父亲的回忆，打开了机工后代陈达娅尘封的感伤记忆。“我出生时，父亲陈昭藻已经62岁了，和我年龄相距很大，别人老以为他像我‘爷爷’。因为父亲“文革”时被批斗，下放到农村，与我相处日短，我与他比较隔阂。直到2000年10月，我参加了央视重走滇缅公路的报道，对华侨老机工一次次的拜访，才让我渐渐了解父亲，带给我心灵极大的震撼，我要找回真实的父亲！”

爱喝咖啡的“伯爹藻”

“文革”结束后，上初中时，陈达娅下放农村的父亲归来，一家人



◆滇缅公路南洋机工的后代陈达娅。陈达娅多年来利用业余时间收集、整理当年南洋机工的历史。

终于可以团聚了。在陈达娅的记忆中，父亲身上总是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劳动布工作服，背微驼，每天早出晚归，为家庭生计而奔忙。“我好渴望父爱，可父亲给我感受到的却是一种沉重、无言的关爱，我当时真希望他的背是挺直的，而不是苍老的形象。”

陈达娅家在昆明时居住的四合院里，茶余饭后，邻居们喜欢聚在一起，听她父亲讲他的经历，他的昆明方言中夹杂着很浓的海南腔，陈达娅不经意间听到了“南侨机工”“滇缅公路”等陌生的称谓。“偶尔，还能听到父亲微闭双目陶醉地哼出几句琼腔琼调来……”

“那时，有几位常来家里坐的叔叔，说着与父亲相同的乡音，见面都称呼父亲‘伯爹藻’。他们在一起谈笑风生，有时甚至激动得挥手比画。他们聚在一起一定要喝咖啡，喝起来总那么陶醉。那咖啡的香浓，也弥漫了我的记忆。

“除了劳动布工作服，母亲也让做裁缝的哥哥为父亲缝制了一套他此生唯一的银灰色纯棉中山装。有一天，父亲很认真地穿中山装出门了，晚上回来，竟然兴高采烈地哼起了海南家乡的小调。几天后，他拿回了一张照片——‘抗日时期回国侨工服务团留昆同仁集会’。父亲指着照片里一位名叫陈安的人兴奋地说：‘他复员回马来西亚去了，现在回来看我们来了，他是和我一批回国的。’看着照片上题写的‘战友’一词，我有种异样的感觉。

“这是父亲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他的‘战友’合影。

“病重的父亲从医院回家后不久，有一天清晨突然不见了，晨风中

我和母亲四处奔寻，最终在昆明的翠湖公园湖畔找到了呆立湖边的父亲。

“‘怎么自己跑来这里了？母亲问。

“‘我想回海南岛，到新加坡！看天和堂！’父亲说。

“从此，再未下床的父亲便一直躺在床上深深惦念他的家乡和他的第二故乡。

“1987年7月28日，父亲在一个雷雨天，艰难地说了一句‘想回家乡——’，便走了。他身上穿着那套银灰色中山装，留下了一张行军床、一只美国军用水壶和一本华侨登记证。

“当他的老战友们老泪纵横地送他时，我才稍稍明白‘战友’的崇高意义——他们曾在祖国最危难之际，出生入死战斗在滇缅公路上，成为抗日血线上勇敢的运输兵、生死与共的战友。那一刻，父亲微驼的形象在我心中站立起来。”

遇难机工只能用草席一裹就地掩埋

2000年10月中旬，陈达娅随央视摄制组重走滇缅公路，同行的有她父亲在滇缅公路上的老战友——三位健在的老机工王亚六、罗开瑚和翁家贵。之后，陈达娅又两度重走滇缅路，去寻觅父亲的踪迹。

“当我们行至下关之际，翁老指着现在已经是民房的遗址说：‘达娅，你看，这个地方是你父亲以前工作过的西南运输公司设在下关的第八修理厂。’行至永平时，道路极为陡峭，翁老说：‘就在这里，当年遇难的机工只能用草席一裹就地掩埋，多数连姓名都没有留下。’从他口中还念出了几位故去的海南籍机工战友的名字——符气、吴树光……”

这一群为国捐躯的南侨机工，仿佛就要默默地被历史遗忘了。

“在惠通桥边，看着怒江奔流的江水，罗老凄凉而高昂地喊出：‘战友们，同胞们，我们来看你们了，你们的鲜血没有白流，历史不会忘记你们的！’我心中感慨万千，父亲和战友是一群书写非凡历史的亲历

者，我却不了解他们。泪水洒落，有内疚，有悔恨……”

“父亲也曾这么帅气！”

从2004年起，陈达娅几乎把所有业余时间都泡在云南档案馆，阅读历史档案和有关南侨机工的书籍，收集整理父亲的南侨机工史料。从一张张发黄的陈年档案中，她发现了一张张英俊潇洒的南侨机工老照片。“当翻到卷宗92-2-146第78页时，我猛然看到了‘陈昭藻’的名字，我看到了年轻父亲的模样，他整个地跃入我的视线。照片中的陈昭藻穿着西装，英俊帅气。”

从各种资料和父亲的自述档案中，陈达娅了解到许多有关父亲的事情，心中父亲的身影渐渐丰满：1900年生于海南岛乐会县（今琼海市）



◆当年修筑滇缅路用的石碾

风楼村的陈昭藻，年幼时曾在家乡私塾读书一年……后因母亲病故，家境贫寒，与同乡结伴到新加坡投奔已先赴南洋的哥哥陈昭芹。他先在新加坡学裁缝，两年后在英国人办的工厂学习汽车驾驶等，再到亚细亚轮船公司，开始了他在远洋轮上的航海工作。

在远洋轮上的工作，陈昭藻不仅负责轮船上的机械维护，还悄悄学会了西点制作、调配咖啡和简单的英语对话。与此同时，陈昭藻与哥哥陈昭芹及两位海南老乡合股，在当地开办了当时比较出名的天和堂药店，一家人在南洋过着丰足而平静的生活。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祖国的半壁江山沦陷。1939年初，国内开始招募有汽车驾驶技术和维修技能的华侨回国服务，在滇缅公路上抢运抗战军需物资。父亲得知消息后，毫不迟疑地与20多名海南同乡一道，跟随着当地卓有声誉的高级工程师、海南琼海人王文松一道，报名参加了“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当时招募机工的条件是年龄20~40岁，父亲当时已是39岁，他惟恐报名落选，把年龄改为32岁，又把年幼的女儿请家嫂带回家乡海南岛请祖父照看，海南的祖父病故也不知父亲身在何方。”

“海南机工为海南人争了光”

“‘再会吧，南洋，你海波绿，海云长，你是我们的第二故乡……’，在这悲壮的歌声中，在南洋父老乡亲的嘱托下，在亲人挥泪相送中，父亲等第二批机工207人，于1939年3月13日在新加坡太古码头搭乘‘丰祥’号海轮启程归国，途经越南，于21日辗转抵达昆明。

“在昆明潘家湾西南运输公司接受短期的军事训练后，1939年4月1日，包括父亲在内的24名海南人随部分侨工被分配到政府临时设在缅甸仰光的汽车修配厂，装配大批美国道奇、欧姆汽车，以备抢运军需物资。

“该汽车装配厂的副厂长是王文松。美国工程师原计划每六人一组一周装配一辆新车。然而在此工作的南侨机工，以其娴熟的技术大显身手，他们顶着酷暑或是冒着大雨，每天连续工作十小时以上，由第一天的每组装配两辆到次日每组装配四辆，其高质高效令美国工程师啧啧称奇：‘南洋华侨真了不起！’

“经过半年的苦战，近千辆美国道奇、欧姆汽车就逐批装配完工，由火车经仰光运到腊戍，及时地投放到滇缅公路抗战血线的运输前线。当西南运输公司的主任宋子良得知侨工惊人的工作进程时，他对受表彰的南侨机工说：‘我是海南文昌人，你们南侨的海南机工为海南人争了

光。’

“在仰光的任务完成后，父亲受命调往国内西南运输公司下关分处第八修理厂，抢修滇缅公路上受损的车辆，此后的一年，滇缅公路上的运输高峰持续不断，下关、腊戍、昆明……他一直奋战在滇缅公路上各个不同的汽车修理厂，抢修待发的车辆，直到抗战结束。”

王文松、陈昭藻、王亚六、罗开瑚、翁家贵……在陈达娅的讲述中，我们记住了一个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名字。

陈达娅的寻根之旅

近几年，作为南侨机工联谊会秘书长的陈达娅和机工的后代陈勇一道，一直关心着这群南侨老人，为他们解决一些具体的困难。她身上流露出浓浓的“南侨情结”。

父亲过世后的第二年，陈达娅回到故乡——海南琼海九曲江一个恬静的小乡村。

“在家乡，听到乡亲们说起我听不懂但乡情浓浓的乡音，见到了父亲生活过的陈年老屋；我点燃了红爆竹，把内心对故乡、对父亲的怀念之情一点点释放。在故乡村口的一眼惠泉井边，我惊喜地发现上面还镌刻有父亲陈昭藻的名字，这是多年前他为家乡修井捐款留下的印迹……”

故乡，让陈达娅感到从未有过的酣畅，她的寻根之旅，把父亲陈昭藻在故乡海南岛、新加坡与滇缅公路的云南岁月串联在了一起，父亲帅气的身影在她心中呈现出从未有过的挺拔。

“岁暮时，我才找回了父亲，我要把‘伯爹藻’和南侨机工的故事告诉后人，历史会记住他们，祖国和家乡人民不会忘记他们。”陈达娅坚定地说。

停不下寻访机工的脚步

范南虹 梁 昆

“南侨机工是我的父辈，他们就是我身边的亲人，却也一度被我忽略。现在我走得离南侨机工越近，便陷得越深。我停不下寻找、帮助、了解南侨机工的脚步。”

2009年3月10日下午，我们刚从滇缅路返回海口，陈勇——这位朴实的南侨机工后代，坐在《海南日报》大楼咖啡厅里，向《海南日报》记者讲述了他心中的南侨机工情结。

父亲和大舅都是南侨机工

陈勇已故父亲陈邦兴、大舅王绥和都是南侨机工。1939年7月，陈邦兴从马来西亚太平埠赶到新加坡，跟随第八批南洋南侨机工服务团回国，此后南征北战，为中华民族的抗战事业、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骁勇奋战，从南侨机工到中国远征军、中国驻印军的“二战”老兵，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战士，最后又走上抗美援朝

的战场。

根据陈勇的讲述，陈邦兴 15 岁到南洋闯荡，先后在马来西亚怡保合力和美国福特汽车修理行学电工、学开车，汽车驾驶技术和修理技术精湛。当侨领陈嘉庚向华侨发出号召，招募机工回国为抗日救亡服务时，有一技之长的陈邦兴心潮澎湃。时年 27 岁，正筹备婚事的他说服家人中断婚事，果断回国，被编入西南运输公司汽车运输队华侨义勇队第九大队二十六中队第六班当驾驶兵，承担军火物资运输任务。

“父亲和大舅都是勇敢的，对祖国赤胆忠心。”陈勇骄傲地说，父亲和大舅在当南侨机工时，由于抢运军火任务重，连领军饷的时间都没有。战争惨烈、战事繁忙。“平均一公里滇缅公路就牺牲一名南侨机工。”

陈邦兴参加中国远征军华侨义勇队后，曾担任华侨义勇队队长、中国远征军上尉。南京市政协委员王楚英认识陈邦兴，他告诉陈勇：“你父亲个头不高，皮肤很黑，但有股狠劲，杀起日本鬼子来眼都不眨一下。”正是怀着对祖国、对民族深沉的爱，对敌人的痛恨，陈邦兴在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被解散之后，并没有选择回马来西亚过舒适生活的道路。1949 年，陈邦兴开车实施战地起义，加入解放军，此后胜利渡过长江解放了全中国。“父亲全身都有枪伤、烧伤，洗澡都要到卧室洗，怕吓着小孩。”

陈勇回忆，父亲虽是南侨机工，却很少讲述这段往事，而对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故事讲述得较多。“在朝鲜战场上，一次父亲抢运军火时，被美国飞机发现，美国飞机扔下威力相当大的燃烧弹，父亲和几位志愿军战士发现一口水井，躲到水井内才幸免于难，但全身却留下了严重的烧伤。”

南侨机工的历史应全部打开

父亲和大舅是抗日救亡的英雄，是让陈勇骄傲的人。然而，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陈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父亲和大舅的英雄事迹所知甚少，甚至和父亲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隔阂。“父亲只字不提自己在滇缅公路和滇缅战场上受的伤。幼小的我记得父亲是从南洋回国打日本鬼子的，却在‘文革’期间含冤受屈。”陈勇说，小时候不了解父亲，对父亲总是敬而远之；而大舅王绥和在十年动乱中遭受迫害，自缢身亡。

“我是南侨机工的后代，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不能正确理解南侨机工对中华民族到底有多大贡献，何况其他人。”陈勇沉重地说。在慢慢了解到父辈光荣的历史后，他便决心让更多人了解南侨机工，了解他们在尘封的历史下那些被湮没的牺牲与悲壮。“南洋华侨机工的历史要全部打开，这才对得起为中华民族之独立而浴血奋战的这个群体。”

为了真正地了解父亲，陈勇开始不断地寻找活着的南侨机工，并且多次到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缅甸去寻访父亲生前工作、生活、战斗过的地方，又到侨办、侨联、云南档案馆、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档案。寻访之路深深震撼了已届中年的陈勇。“南侨机工是中国抗日史上最悲壮的群体。他们放弃国外舒适的生活和高收入回国参加抗日救亡，出生入死，热爱自己的祖国胜过热爱自己的生命。”

采访中，陈勇说起不久前过世的东方八所的南侨机工黄迎风的感人故事。“2006年10月我在八所东海路北街3巷见到黄迎风老人时，他已耳聋口哑，但可以用书写方式进行简单交流。他早几年就将自己回国抗战的经历写好存放在柜子中，当我在纸上写下‘西南运输



◆南侨机工黄迎风

公司’‘芒市’‘遮放’‘保山’‘腊戌’时，黄老的眼泪潸然落下。”

黄老在一份 15 页方格纸手写抗战回忆录中写道：“我是在抗战时期归国抗日的第七批华侨机工服务团机工，名为黄迎风，现年已过古稀，是东方县农机厂的退休工人，我在这日薄西山的余晖里，与儿孙们共享和平年代的宁静、美好时光。看到我下一辈这么幸福、欢乐、无忧无虑地工作与生活，我常常禁不住想起那抗日时期救国救难的岁月，想起

那些与我同生死、共患难的英勇牺牲的战友们……”

在回忆录中，他还写到从新加坡回国前自己思想上的变化过程：“我这一次去，便是切断了我目前满意的工作与生活，将来不可能复得，万一有失，家庭由谁管？国是五亿人的，多我一个人、少我一个人不见得要兴亡，而家是我一个人的，无我不堪设想。我是一个年轻力壮的炎黄子孙，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应该为民族的生存贡献个人的一切，这才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有国才有家，国亡家难存，即使是国亡家尚存，也只能当亡国奴，有何幸福？我爱国吗？眼看着祖国沦陷而无动于衷吗？我贪生怕死吗？只想到个人享受吗？不！……南洋生活虽好，但我的心已为祖国的患难所占据，能为祖国拉一车士兵上前线抗战，能拉一车军火上前线杀敌，不也是英雄吗？”

1942 年，为了反攻缅甸，中国扩充了驻印军力量，黄迎风从汽三团八连调到汽六团去印度参加驻印军，担任翻译员。“在印度，要经常跟美军联系，从领新车、领油、领料、修理、行车、装载、问路，件件都要翻译员先行，甚至上市场采购也是如此。团里提拔我为三级翻译员，领校官驻印军津贴，我感到万分荣幸，为祖国我愿献出

一切!”

陈勇说，能活下来的南侨机工现在都是 90 岁以上的高龄老人，体弱多病。他寻访到的南侨机工大部分晚年生活艰辛，早年战争受伤，中年又饱受不公正待遇，甚至牵连到孩子无法好好上学，所以他们的后代一般经济能力不强，很难更好地赡养南侨机工。有些南侨机工有病没钱治。陈勇难过地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他们是抗战功臣，却被遗忘了。”

但是，岁月再长，为国家、为民族奉献的血肉之躯不能被淡忘。“我要把南侨机工的历史挖透!”陈勇很坚定。

希望在琼为南侨机工立碑

“3193 名南侨机工中，就有 800 多名海南人，这是我身为海南人的骄傲!可是又有多少海南人知道这些英雄呢?”当陈勇了解到这些被尘封的历史后，决心为海南南侨机工奔走呼吁，“应该为他们树碑立传，让更多海南人了解自己英雄的父辈”。

交谈中，《海南日报》记者看到，陈勇使用的东西都很陈旧简陋，手机是 200 多元的，装 U 盘的袋子是一个已经破损的蓝花小布袋。生活如此节俭的陈勇却为了纪念碑的事，多次自费到马来西亚槟城、吉隆坡等地发动当地的海南籍华侨捐款帮助修建纪念碑。“华侨们都很激动，他们表示，只要在海南选定修建纪念碑的地址，需要多少钱都捐款。”

“云南畹町、昆明都有南侨机工的纪念碑，海南这么多南侨机工，也应该有。”陈勇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南侨机工在海外华侨中有很深远的影响和很强的号召力，如果在海南修建了南侨机工纪念碑，会吸引更多华侨回来瞻仰、纪念。

南侨机工的情结在陈勇心中根深蒂固。“我没经历过战争，但在



◆云南畹町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战纪念碑

寻访中，从南侨机工苍老的容貌、声音里，聆听到了战火的枪炮声，更感受到他们甘愿为国牺牲的爱国激情。”

正是心灵受到震撼，陈勇才竭尽所能去帮助那些有困难的南侨机工。1999年，陈勇了解到南侨机工刘承光从新疆农垦退休后，工资待遇偏低，这位90多岁的老人无钱请保姆，生活难以自理。他立即向中国侨联报告，随后新疆落实了南侨机工的待遇政策，刘承光的工资增加到1200元，晚年生活有了保障。2006年10月初，陈勇在海南省东方市寻找到了

当时已92岁高龄的南侨机工黄迎风，他得知老人欠着住院的7000多元医疗费后，便向中国侨联副主席林明江汇报，帮助黄迎风从侨联基金会中解决了部分住院费用。

“父亲和大舅都去世得早，看到那些年迈的南侨机工，就像见到了父亲和大舅。我在国家药典委员会从事技术工作，算是南侨机工后代中生活现状较好的一位，我有义务去帮助他们。”说到自己的义举，陈勇显得谦逊而朴实。“我心里有南侨机工情结，每走近他们一步，那些离得再遥远的人和事都会一下子活生生地出现在眼前；每为他们做一点事，我就有幸福快乐的成就感。终我一生，我都不会停下继续寻访、挖掘南侨机工历史的脚步。”

谢川周：生死驻守祖国西南大门

范南虹 梁 昆

青山处处埋忠骨。我们寻访到琼籍南侨机工谢川周时，他已长眠于祖国西南边陲云南省芒市的青山绿树之中，曾经鲜活的生命连同他那慷慨赴国难的赤子情怀，一同化作了墓碑上的石刻。他用自己的青春和爱国热情，在这块土地上书写了一个被湮没的传奇，至死深情地注视着为之奉献、为之战斗的土地。

几经周折，2009年10月27日下午，《海南日报》“重走滇缅路”寻访小组找到了南侨机工谢川周位于云南省德宏州芒市的家，却被告知谢川周已去世多年，就安葬在芒市背面的一座小山上。

谢川周的三儿子谢志伟向《海南日报》记者讲述了父亲的故事。“父亲脾气暴躁，不爱说话，他很少讲起他在滇缅路上的故事。只有在他心情好的时候，才会跟我们讲他的故事。”

在父亲几十年断断续续的讲述中，谢志伟还是串起了父亲谢川周作为一个平凡个体却与祖国命运休戚相关的片断。

和哥哥同赴国难

谢川周是海南万宁人，14岁时就因生计和哥哥谢森周被迫远离家乡闯荡南洋。他在伯父的照顾下，先是在马来西亚太平埠古打律合美号咖啡茶室谋生，随后又在马来亚太平联华汽车修理厂当学徒，学会了开车和修车。18岁时，年轻气盛的谢川周响应侨领陈嘉庚的号召，瞒着伯父报名参加了南洋华侨回国服务团。

谢川周和哥哥谢森周是第八批回国的。令人热血为之奔涌的是，谢家兄弟俩当时都是瞒着伯父偷偷报名的。他们先到新加坡集中，然后再回国，被分到当时组织滇缅公路战时物资运输的西南运输公司。回国后，兄弟俩意外重逢，既高兴，又为对方深深担忧，更怕两人都遭遇不测，让父母伤心。

因为在“文革”中多次遭遇不公正的待遇，老人很少对孩子们提及往事。《再会吧，南洋》一书的作者陈勇，曾在云南省档案馆查到了谢川周兄弟俩的档案，内容很简单：

谢森周 籍贯：万宁；侨居地：太平；简历：西南运输公司华侨先锋队司机。

谢川周 籍贯：海南；侨居地：太平；简历：1939年在西南运输第九大队三十二分队任驾驶员，后参加远征军，在炮团任驾驶员（在印度），1943年至1945年在加尔各答美国交通部任司机。

西南运输公司华侨先锋队是在当时战事紧张，要抢运作战物资的情形下，由西南运输公司从南侨机工中再精挑一批胆子大、技术硬、勇敢心细的人组成的先锋队，可见谢家兄弟虽瞒着家人报名，难以对父母尽孝，但他们对民族、对国家的贡献，远远超出了对父母所尽的义务。



◆云南驿牌楼

随车带着厚木板

“父亲虽不爱说话，但很聪明，会讲傣话、潮州话、印度话、马来话、海南话、英语……”谢志伟说，父亲留给他最深的印象就是他的睿智，总能想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父亲在滇缅公路上跑的是最险最难走的一段路，就是从畹町到保山运汽油。那时的道路全是土路，一下雨就坑洼不平，加上山高路陡，车子要么打滑，要么就陷进泥里。”谢志伟告诉记者，聪明的父亲后来找到了解决的办法：在车厢里装上两块厚木板，每当路面被冲坏或塌陷时，就把木板垫在路上，再小心地开过去。后来，谢川周的这个土办法还推广到了整个车队，很多司机行车都带着木板。

谢志伟说，父亲非常痛恨日本人对祖国的侵略，倔强的他每天都驾驶汽车奔跑在滇缅路上，为的就是尽快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有一次，谢川周开车到下关后染上了疟疾，全身打摆子。他不得已住进当地医院，医生要求他住院一周，他一听急了，第二天稍好点儿就偷跑出医院，带病把物资运送到指定地点。

谢川周一生经历坎坷。他回国一年后，又被调到缅甸仰光，继续

从事军需运输。其间，他经常受到日机扫射和轰炸。直到 1942 年，日军占领仰光，谢川周才撤回到缅甸八莫。有一天，谢川周从八莫拉上一车军用物资赶回国内，途中得知云南勐汝已被日寇占领。为了不让军需物资落入日本军手里，谢川周果断地将汽车坠入山崖，自己步行回国。他跟随大批难民，经过 18 天的艰难跋涉回到云南腾冲。打日本鬼子心切的谢川周，日后又参加中国远征军到印度，后又到印度加尔各答参加英缅军运输队。1945 年抗战胜利后，他又驾驶着美国 CMC 卡车从印度加尔各答沿着中印公路回到昆明的黑林铺。

梦萦海南 魂守西南

“父亲和他哥哥谢森周在国内相遇后，由于战事紧张，又被编入不同的运输队，此后便再无联络。”谢志伟告诉我们，惠通桥被炸断后，伯父谢森周领取了复员证回到马来西亚，但父亲谢川周却继续留在国内。“从此，他们兄弟俩就再没见上面。新中国成立后，陈嘉庚的后人曾邀请南侨机工回到各自的侨居国相聚，谢川周也去了马来西亚，通过登报、电视寻人等多种方式，千方百计打听哥哥谢森周的下落，但都没找到。”

“父亲一生经历坎坷，有过很多幸与不幸的故事，然而他从没后悔过归国参加抗日战争一事。”谢志伟说，父亲谢川周对他影响深远，他学习驾车的时候，父亲就一再教育他：“开车一定要衣冠整齐，要注意形象，不能穿拖鞋开车，要穿皮鞋开车。”父亲的这一教诲，谢志伟一直牢记在心里，开车 34 年，谢志伟也多次走过父亲谢川周在滇缅路上的老路，从没出过事故。

“在 800 多名琼籍南侨机工中，父亲算是幸运的。”因为谢川周不仅在战火中幸存了下来，而且在“文革”中蒙受的冤屈也得到了纠正。谢志伟告诉我们，20 世纪 60 年代，谢川周一直在芒市的团结大街摆摊修打火机。他爱唱一种马来小调，因此偶然被人发现他南侨机

工的身份。后来，谢川周还一度应邀前往北京，登上天安门城楼，他百感交集。

“父亲很想念家乡海南，做梦都想回去，还把奶奶从老家万宁接来芒市养老。奶奶去世后，父亲常独自发呆，越到晚年，思乡之情越浓，脾气变得更暴躁。”谢志伟说，父亲谢川周虽然会讲很多种语言，但平常仍是满口海南话。“尤其他生气时，就用海南话骂我们是小猴子，狗水仔、狗水仔（音）！”说到这里，谢志伟笑了。

1999年，谢川周去世之前，千叮万嘱要子女将其葬在芒市背后的一座小山上，坟墓要面朝芒市。这样，他可以永远注视着脚下这片他为之英勇战斗过、深情付出过的土地，永远驻守祖国的西南大门！

王亚文：西南边陲思故乡

范南虹 梁 昆

他，是一名海南人，却永远地留在了西南边陲畹町；他，年轻英俊，面临成婚，却放弃亲事勇赴国难，从新加坡回国抗日；他热爱祖国，一生际遇坎坷流离，却始终想让孩子从军，报效祖国。他就是琼籍南侨机工王亚文，一个把自己年轻的热血和梦想都交付给祖国的海南人。

2009年10月26日上午，云南畹町南侨机工回国参战纪念碑园。《海南日报》“重走滇缅路”寻访小组在园里石刻的机工名册上仔细寻找：第九批机工名单第六行第三个，镌刻着“王亚文”三字。一个曾经鲜活的生命，一个怀抱着报效祖国坚定信念的人，如今浓缩成三个冰冷的石刻文字，以缄默的方式传递给世人更多的内涵。

放弃亲事赴国难

在畹町，我们找到了王亚文五儿子王春林，他和母亲板小安生活在一起。看到客人从海南来，王春林的姐姐王春芳也回来了。80多岁的老人板小安高兴地上下张罗着，又是沏茶又是端水果。“王亚文是你们海南人哩，他特别想念家乡，我和他一起去过海南。”

在王亚文遗孀板小安和儿女的叙述中，王亚文的一生像一幅泼墨的水彩，虽不细致但却浓墨重彩地在我们眼前铺展开来。

王亚文，海南琼海人，12岁就随叔叔去了新加坡，在新加坡一家车行打工。因为自幼聪明，再加上勤奋好学，他在车行的时候，不仅学会了修汽车，还偷偷学会了开车。

“爸爸告诉我，他在车行当学徒工的时候，什么活儿都得干，帮老板带孩子、做饭、打扫卫生，非常辛苦。”王春林说，父亲王亚文小时因为家贫，读书到小二就辍学了，识字不多。但王亚文很勤奋，在车行不仅偷学技术，还坚持学文化。

“父亲偷学的驾驶技术帮助了他，他成了一名优秀的驾驶员，后来又担任新加坡英国皇家消防队消防车司机。”王春林说，这时的父亲年轻英俊，还有一份体面的职业，在新加坡的生活过得很不错。一次在救火现场，机智勇敢的王亚文把一位被大火困在四楼的年轻女子背起从楼上跳出，有惊无险地救下了她。这位姑娘是当地大户人家的独生女，之后，姑娘家经过一番考查后，认为王亚文诚实可靠，决定将姑娘嫁与王亚文，招他为上门女婿。然而，世事难料，就在王亚文即将成婚之时，抗日战争爆发。

祖国在召唤，血气方刚的王亚文满怀报国之心，毅然报名，他说服了女孩及其家人，放弃了这门亲事，也放弃待遇优厚的工作，回国抗日。他和所有南侨机工一样，在滇缅路上出生入死，奔走救国。

滇缅路上情相悦

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王亚文驾驶汽车奔驰在滇缅公路腊戍—畹町—保山路段，尤其畹町—保山，路况艰险难行，而且日军飞机经常前来轰炸，王亚文每天都面临死亡的威胁。

然而，就是在这样一条充满死亡气息的路上，王亚文却遭遇了他这一生最为温柔的情感——一位傣族小姑娘对他的爱和崇敬，这爱情不离不弃地陪伴了他一生。

提到王亚文，板小安脸上闪耀出少女般纯真的光彩：“他是个好人，长得又很帅。我遇上他时才18岁，他已经30多岁了，可是我喜欢他，他喜欢我，自然就在一起了。”

板小安告诉我们，年轻时，她在同村年长妇女的带领下，在缅甸的九谷和云南的芒市之间做点儿小买卖，在搭顺风车时认识了王亚文。“我那时根本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看见他穿着军装，却不知道他是为哪个国家服务的，也不知道他开车运送的是什么货物。”板小

安当时年龄小，王亚文从没在她面前提过这些事情。

“日本人常常在王亚文跑车的这条路上活动。”板小安说，日本军人很坏，见到妇女就强奸，根本不分地点、场合、时间，因此傣族妇女和小姑娘



◆茶马古道上的抗战遗迹

冒着危险出来做小生意时，都把脸涂得黑黑的。“王亚文很痛恨日本军，他告诉我，把日本人打跑了就和我成亲。”

抗战胜利后，王亚文因故未赶上机工复员。1948年，他娶了板小安做自己美丽的新娘，并在祖国的西南边陲畹町定居下来。

我们在板小安家看到了几张王亚文年轻时的相片，他穿着军装，帅气英武，眼神明亮，对未来充满美好的向往。“他在‘文革’中遭到迫害，被打成国民党特务，我们跟着他吃了不少苦，但我不后悔嫁给他，我只是特别心疼他。他是被冤枉的。”

在老人沉静的讲述中，看得出来，因为18岁傣家小姑娘板小安的出现，战火纷飞的滇缅路对于王亚文来说，竟在悲壮、激越之间平添了不少柔情。

报效祖国勤工作

新中国成立了，本来已经出国到缅甸的王亚文怀着对祖国的热爱，怀着对新中国未来的美好向往，又毅然回国，并积极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热潮中。

20世纪50年代，王亚文在畹町农机修造厂，充分发挥技术特长，利用战后废旧的汽车部件拼装出能正常使用的汽车、拖拉机。20世纪70年代后期，畹町人民医院添置了一辆救护车，需一名技术优秀且全面的驾驶员，上级领导首先想到了王亚文。

在畹町人民医院驾驶救护车的日子里，王亚文从未拒绝过任何一次出车任务。院领导评价他说：“什么都不担心，只担心他病了都不休息。”他的孩子们也说，他那种工作热情真是少见！

如今也居住在畹町的已故南侨机工陈团圆的儿子叶晓东告诉我们，是王亚文叔叔教会他开车的，他工作起来相当忘我，也非常爱护国家财物。“他出车回来，无论多晚，都要仔细检查汽车，看看哪里

有磨损，马上就进行保养。”

叶晓东告诉我们，王亚文还很乐于助人，对战友陈团圆的遗孀和遗孤都非常照顾。“虽然王叔叔家也很困难，但他还是经常给我们送些东西来，帮助我们家。”叶晓东长大后，又刚好和王亚文同在畹町农具厂工作，王亚文便把自己一身过硬的驾驶技术，手把手地教给了叶晓东。

原来，在滇缅路上，王亚文目睹了不少南侨机工遭到日军残杀，福建籍南侨机工陈团圆就是被日军活埋的。对日军残杀同胞的行径，王亚文非常痛恨，同时他也从中明白一个道理：祖国一定要强大，人民才能安居乐业。所以，他经常教导自己的孩子和叶晓东等在畹町的机工后人：“无论在哪里都要勤学苦练，要记住自己是一名中国人，要好好报效自己的祖国。”

王亚文很少提及自己对祖国的付出。王春林说：“我是从他和机工朋友的交谈中零星知道一些他的事情的，特别是近些年南侨机工联谊会成立后，我们机工二代交往多起来，对这段父辈们尘封多年的抗战历史慢慢有了了解，更希望这段闪光的爱国华侨英勇抗战史，不要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梦回海南恋故乡

在“文革”时期，王亚文因为一张戴着国民党军官帽子的相片，被诬为“海外特务”，被批斗、游街等，孩子也没有了入学、当兵的资格。

大儿子王春树报名参军，却因王亚文的身份，连体检的资格都没有！王亚文为此难过得常常暗自叹息。

“但父亲从未后悔过。看到新中国成立，他很欣慰，觉得一生热爱的祖国终于可以走上强盛之路了。”王春林指着王亚文穿军装的一

张相片告诉我们：“我父亲一直以来最大的梦想，就是希望孩子能当兵，这个梦想最后落实在了我身上。”至今，王春林仍然牢记着 1978 年临去部队前父亲说的话：“国家要保卫，正需要人才，你到部队要勤学苦练，练就本领才能保卫国家！”

王亚文还有一个梦想，就是想回海南岛，回到他出生的地方，回到他的家乡看看，可他的这个梦却永远地留在了西南边陲的土地上。

机工黄迎风： 岁月带不走的英勇记忆

梁 昆 范南虹 卞王玉珏

他是海南人中的语言天才，放弃了南洋薪酬优厚的工作，慷慨赴国难，在滇缅抗战前线运送军需物资；他是远征军中热心的英语翻译，在很短的时间内晋升为少校军官；南桥机工黄迎风，时隔多年，岁月的流转，却湮没不了他埋藏心底的英勇记忆。



◆黄迎风仔细端详着信纸，眼眶发红。

这是一张普通的照片。2009年11月19日，当《海南日报》记者在东方市八所镇一处僻静的院落中见到这张照片时，迅速被老人一脸专注的神情抓住了——他正细细端详着一张信纸，眼眶微微发红，似乎某些信息勾起了老人悲伤的记

忆。

这所院落，就是当年的南侨机工黄迎风的家。黄迎风，又名黄万全，海南文昌人，归国抗日的第七批华侨服务团机工。新中国成立后曾在东方县农机厂工作。

老人在 2006 年末已辞世，他的大儿子黄良慈指着这张照片说：“这是机工后代陈勇在 2006 年访父亲时拍下的，当时 92 岁的父亲已耳聋口哑，无法用言语交流。陈勇就用手写的方式与父亲交流。当他在纸上写下‘西南运输公司’‘芒市’‘遮放’‘保山’‘腊戍’时，父亲潸然泪下，毕竟那是他和战友们曾经共同战斗过的地方。”

黄良慈听说我们是来采访父亲的事迹的，连忙上楼从柜中拿出父亲生前存放的照片、信件和手写件，其中包括一个滇缅路抗战的纪念章复印件，还有一份 30 多页的发黄的手写回忆录。

弃家赴国难

“父亲是一个好人，他英文好，话不多，却用言行感化着我们。”在黄良慈的印象中，父亲很少讲他在国外的经历，平时除了爱读书看报纸，就是一个人静静地坐在书桌旁，写他的回忆录。有时候晚上睡不着，夜深的时候也会写。从他的手写回忆录中，我们看见他的笔力遒劲，能够想见他写作这段经历时一定是思绪万千，也许泪涌心头。

黄迎风在国外的经历，与许多下南洋的华侨相似。他自幼与父亲到泰国，12 岁时随着外婆到了新加坡。在新加坡，为了适应当地生活，他努力读书，英文学得尤其刻苦，也学马来话、福建话和广东话。他在语言方面有着天生的敏锐，这也为他日后成为远征军中的一名少校翻译官埋下了伏笔。

1930 年，黄迎风来到马来亚吡叻州太平埠一家罐头食品公司当学徒。公司的客户多是欧美人，他边学边干，在与洋人的共事和接触



◆黄迎风及其家人

中，英语水平迅速提高。1933 年他从学徒晋升为售货员；从此，他经常送货上门，还学会了开车。

这位勤恳的海南人，为公司赚得了不少利润，个人待遇不断升级。这份职业的

前景在他面前架设了一条宽阔的上升通道。

1938 年，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碎了祖国的宁静。国家危难，爱国侨领陈嘉庚号召华侨归国支持抗日。当南侨总会征募南侨机工归国服务时，黄迎风在是否报名的问题上，也曾有过犹豫，最终他对祖国的眷恋之情占了上风。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报名前，我也有过深深的思考：我这一次去，便是切断了我目前堪称满意的工作与生活，将来不可能复得，万一有失，家庭由谁管？国家是五亿人的，多我一个、少我一个也不见得要兴亡，家是我一个人的，无我不堪设想；我是一个年轻力壮的炎黄子孙，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时刻，应该为民族的生存贡献个人的一切，这才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爱国吗？眼看着祖国沦陷而无动于衷吗？……南洋生活虽好，但我的心已为祖国患难所占据，能为祖国拉一车战士上前线拒敌，能拉一车军火上前线抗敌，不也是英雄吗？”

最终，黄迎风选择了弃小家赴国难，走上了抗战的前线。公司为他 and 另一位被选召的司机何启富特制了两枚纪念金章，勉励他们为国立功。

1939 年 7 月 3 日，黄迎风挥泪告别南洋，加入了由廖萍领队的第七批南侨机工归国服务团，于同年 7 月 11 日抵达昆明，经潘家湾西

南运输公司短暂培训后，便被整批分配到后勤部汽车第 31 团第八连，驻扎于贵阳唐家山。

唐家山的居住条件简陋之极，在荒山坡上搭起了草屋营房，离贵阳十多公里，离村落也远，生活条件之艰苦，是黄迎风和他在南洋的同伴们所无法想象的。

血染南宁战场

黄迎风曾向儿子黄良慈提到过他的八连连长梁志坚，一位早年从南洋归国、黄埔第七期毕业的军人，广东梅县人。他所管理的机工团队是一群从马来西亚各地召集的广东人、福建人和海南人，各说各的乡土话，沟通不了时偶有争执发生，但他是一位善于安抚军心的领队，带领着机工们安顿了生活，学完了步兵操作，又学汽车与修理；大约一年后便领来新车，带领大家驾车往返于广西前线，运送军用物资和生活补给品。

1940 年，日军占领了南宁，企图入侵贵州，切断了川滇运输线。中方军队组织力量反攻，集中了在贵阳一带的华侨司机，包括黄迎风所在的八连在内，抢运兵员，奔赴前线。这是一场恶战，战况异常激烈。1941 年，中国军队收复了南宁。

黄迎风回忆：“这场胜利却让我们付出了重大的代价，有不少华侨司机为祖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上级高度赞扬华侨司机如此英勇杀敌的精神，奖给每人几百美元以资鼓励。”

远征军中晋升校官

1941 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南洋各地，并于 1942 年初攻入缅甸，企图切断滇缅运输线。为了保卫这条运输线，中缅战

区司令部部署退却，一部分撤入云南，一部分撤往印度。

1942年，为了会同盟军反攻缅甸，中国扩充了驻印军事力量。黄迎风所在的八连被调入汽车六团添驻印度，经常要与英美军联系。从领车到领料，从修车到装配运载，从问路到去市场购物，都需要英语翻译。早年英文运用得十分娴熟又懂广州话和厦门话的黄迎风，此时派上了用场，他很快被部队提拔重用——上级将他晋升为三级英语翻译员，领校官在印度服务的津贴待遇。他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从一名普通士兵擢升为少校军官，实在出乎意料。

1943年，驻印远征军开到上利都，在野人山原始森林中筑路前进，美军两个机械化工兵团、一个步兵旅、一个宪兵团及后勤部队协同行动。

开辟中印公路是项艰苦而伟大的工程，它既要预防敌人的袭击，又要与蚊蝇、蚂蟥、毒蛇、猛兽作斗争。当时环境恶劣，许多人因患霍乱和伤风等疾病而丧失了生命。但官兵们仍日夜辛勤地施工，还铺设一条油管沿着公路向前延伸，隔一段距离就设一个加油站和汽车修理厂。

“当时，汽车部队经常要与加油站、修理厂打交道，为了方便司机们与美军交往，父亲教司机们用英语讲汽车的各种零件和油料的名称，以及简单的日常生活用语，受到司机们齐口称赞。”黄良慈说。

打通中印公路运输线，是盟军在亚洲战场上的一个重要战略。随着中印公路的



◆云南驿古镇交通史纪念馆

打通和缅甸战场的胜利，中国远征军在美军的协同战斗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下密支那、八莫、南坎和腊戍，把日寇打得落花流水。1945年春，远征军与盟军在滇缅路上会师。这时，外援的汽油源源输入昆明，成百上千辆汽车又开动起来，每天都有成百吨的物资运入祖国。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了，那时黄迎风所在的汽车六团尚在缅北执行任务。消息传来，人们热泪盈眶，奔走相告！盼望已久的回国时间到来了。1946年春，汽车六团550多辆十轮大卡车和20多辆中小吉普车，排成几公里长的纵队，浩浩荡荡地由中印公路开入老滇缅路，经昆明安全到达贵阳。

队列中的黄迎风激动难抑：“在祖国的大道上，受到沿途市镇、村落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呼和迎接，其时的激动自豪心情，真是难以用言语形容。”

岁月抹不去英勇记忆

回到祖国后，上级要把黄迎风留在部队，继续当军官，但他探望母亲心切，便谢绝了领导的好意，办理了复员手续，告别了战斗多年的部队。后来因其母病逝，加上其他原因，黄迎风便在长沙开商业汽车，直至海南解放才回到家乡。

返回家乡后，由于人们对黄迎风这段经历不理解，他曾受到过“管制”。但在后来的土改划分阶级时，他被划为贫农，人民政府还批准他考取驾驶员执照。此后，黄迎风怀着满腔工作豪情加入到建设新中国的行列。从1953年初开始，他先后在三家单位担任过汽车驾驶员，直至1979年退休。

黄良慈说：“我们这一代人，不如父亲这辈，但我们都靠自己的双手勤奋持家，这像父亲。”黄良慈在下岗后，自己从事车床加工生意。

在一张字体隽秀清晰的手写方格纸上，黄迎风这样写道：“我在这日薄西山的余晖里，与儿孙们共享和平年代的宁静、美好时光，安居乐业地生活着。看到下一辈这么幸福、欢乐、无忧无虑地工作与生活，使我常常禁不住地想起过去，想起我的青年时代——战火纷飞的年代，想起那抗日救国救难的岁月，想起那些与我同生死、共患难、英勇就义的战友们……”

岁月的流转湮没不了尘封的记忆，那份南侨机工对祖国的英勇和赤诚，也将代代传承。

父辈光芒 照耀前行路

范南虹

一路寻访南侨机工，除了亲历者的口述，还有南侨机工后人、亲友的转述。记者深刻感受到，南侨机工英勇无畏的爱国精神，对后代影响深远。

“我出生时，父亲已经 62 岁。年幼的我，根本无法理解父亲作为南侨机工的经历。当我能理解父亲对祖国、对民族的这份深厚感情时，父亲已去世了。可是，他身上的光芒却留存了下来，并照耀着我前行的路。”琼籍南侨机工陈昭藻的女儿陈达娅只要一谈及父亲，就会泣不成声。

几乎所有南侨机工的后代，在“文革”时都受到父辈牵连，不能升学，不能参军，但他们没有抱怨过自己的父辈，都以父辈为榜样，踏实地做人做事。

“师傅手把手教会我开车”

“王亚文是我师傅，他手把手教会我开车，还教导我，一定要练好一身本领，准备随时报效祖国。”同为南侨机工后代的叶晓东说，南侨机工的精神对后代影响至深，他希望这种精神能发扬光大，永远传承下去。

叶晓东的父亲陈团圆也是一名南侨机工，因为叛徒告密，被日本军队抓去后活埋。而叶晓东受父辈的影响，48岁的他每天骑着一辆女式摩托车，不辞辛苦地穿行在山道上，守护、看管着南侨机工回国参战纪念碑园。

南侨机工王亚文的儿子王春林说：“父亲从未拒绝过任何一次出车任务，他那种工作热情真是少见！他非常愉快地工作。”王春林认为，父亲是把对祖国深深的爱注入到了工作中。

“父亲一直鼓励我入党”

寻访中，每一位南侨机工的后代，都对自己父辈爱国爱乡、勇敢敬业、勤劳节俭的美德引为自豪。

孔美玉告诉记者：“王云锋虽是我养父，但他待我像亲生女儿一样。他虽历经坎坷和不公正的遭遇，却始终坚信党是正确的。父亲一直教导我要入党，要爱自己的国家。”孔美玉说，“他到死都没有忘记曾经所在的部队，至死热爱着自己的祖国。”

机工谢川周把自己作为一名中国人的自豪感，灌输给了儿子谢志伟。“父亲常告诉我，中华民族是个自强不息的民族，他很为自己南侨机工的身份而骄傲，并一再教导子女，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要忘记自己是一名中国人。”

南侨机工精神源远流长

2009年11月8日，昆明，陈达娅带着《海南日报》记者前往南洋华侨机工抗日回国服务云南联谊会会长王亚六家，她向王老汇报了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战史料图片展在新加坡展出的情况。

“展出盛况空前，南洋当地居住的机工后代、学者、华侨等很多人来参观图片展，新加坡当地华文报纸也争相报道展出盛况。”听闻陈达娅的介绍，90岁的王亚六会长欣慰地笑了。

王亚六激动地说：“在新加坡重现南侨机工这段历史，有助于唤起中国和新加坡两国共同的回忆，促进两国友谊。”

陈达娅还告诉记者，她与南侨机工陈邦兴的儿子陈勇，也应新加坡国家档案馆的邀请，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作报告，讲述父辈光荣历史。“在新加坡作了2场报告，在马来西亚作了8场报告，每场报告3个小时，报告结束，听众还不愿意离开。这让我再次感受到南侨机工精神永恒的魅力。”

“机工永逝，精神长存。”王亚六会长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把南侨机工的精神永远传承下去。他兴致勃勃地拿出珍藏的“赤子功勋”纪念章给记者看。“我们当时回国不是为了发财，不是为了出名，一心赴国难。南侨机工对祖国的赤子之心，必将源远流长。”



◆云南腾冲县和顺镇滇缅抗战博物馆

第六卷 滇缅爱情



他们年轻英俊，他们赤胆忠心，他们举止有度，他们英勇机智，他们还能驾车、修车，这些从异域归来、与同胞并肩共战的南侨机工，吸引着滇西美丽的姑娘。战地爱情虽然没有玫瑰、钻石，却有战火中的温柔坚守。

南侨机工有着弥漫硝烟的岁月，也有着温柔甜美的人生另一面。

有一种温柔拂去战火硝烟

范南虹 梁 昆

至今仍健在的南侨机工屈指可数，他们都是近百岁的高龄老人。在重走滇缅路的采访中，望着老人们沧桑的容颜，我们总是羞于启齿，询问老人年轻时的爱情故事，似乎这些是与他们的英勇和他们的爱国无关的生命故事而已。

然而，当《海南日报》记者在罗开瑚老人昆明的家中看到他在老伴相片后面题写的“老伴：永恒的怀念，无限的眷恋”这句话时，我们才深深感受到：爱情，这个本来只关乎个人内心的情感，却在某些特定年代，是战火摧毁不掉的生命之花，是与祖国同命运的激情表达。

执子之手：他们相逢于危难

南侨机工归国时，适逢祖国危急存亡之际，他们慷慨赴国难，绝没想到会在硝烟弥漫的滇缅路上遭遇爱情，那是九死一生的战场，与

温柔的爱情不沾边。

但爱情如水，往往突如其来，无法阻挡。

2009年4月6日，今年96岁的翁家贵从云南保山前来海口参加纪念海南南侨机工回国抗日70周年大会，他依然清晰地记得与自己妻子罗春芳初相识的情形：“我1939年回国后，被编入西南运输公司十四大队补充中队，中队在保山市一小庙内办公，我们就驻扎在小庙旁的旅店里。那时她还很小，才16岁，扎着小辫，是个害羞的小姑娘。”

归国护照上，年轻的翁家贵英气勃发，平头，双目有神，嘴角刚

毅。“是她母亲托人给我说的媒。”

翁家贵说，岳母认为他年轻、有一技之长，而且性格温和，在战争年代把女儿许配给这样的人放心。在岳母的主张下，26岁的翁家贵和罗春芳订婚了。

“我常常出车，和她很少见面。在小庙驻扎不到半年，中队又迁到了保山市酒街。后来，战事越来越紧，日军奸淫掳掠、惨无人道，岳母一家担心会生变故，就叫我赶快结婚。那时，我妻子还在保山女子中学读书。”1940年，翁家贵和罗春芳完婚，而罗年仅17岁。

海南琼海人黎家明，1932年到马来亚，侨居新加坡。1939年报名回国，在西南运输公司训练所军训后，被派往仰光装配进口汽车，后



◆1946年，琼籍南侨机工黎家明一家三口的合影。

来调入昆明西南运输公司二十一大队直至抗战胜利。此时，他认识了后来的妻子周琼英。花季之龄的周琼英就读于昆明女子中学，周家在昆明小普吉有三间房屋，其中一间租给几名南侨机工住，他们当中就有英俊得让人心动的黎家明。

“言语不多、做事勤快的黎家明是周母首先相中的，她发现这群南侨机工待人礼貌、仪容潇洒，个个拥有技能，从不给她找半点儿麻烦。”南侨机工后代陈达娅在查阅机工档案时，黎家明一家三口的合影吸引了她。“黎家明浓眉大眼，妻子怀抱未满周岁的孩子，丈夫的手臂揽住了妻儿，揽住了整个的家。”

海南籍南侨机工蔡如秋也在保山遭遇了自己的爱情。当时，蔡如秋受朋友之托，要送一泰国华侨姑娘林淑华去腊戍书店当店员。为了躲避检查，蔡如秋在保山用油布将林淑华包起来，开车冲过检查站。后来，蔡如秋和林淑华接触多起来，慢慢产生了感情。

而琼海籍南侨机工李大勋的爱情，则来得更是单纯热烈。1941年，日军飞机经常轰炸昆明，市民躲警报如家常便饭。就在这个时候，经战友黎家明岳母的介绍，李大勋认识了年仅16岁的沈桂英。“我那时想，如果嫁给他，日军飞机来轰炸时，就可以坐着他的车子逃命了。”80多岁的沈桂英老人说完，爽朗地笑了。

南侨机工们相逢于危难，困苦中见真情。爱情的温柔，拂去了南侨机工内心的战火硝烟，让他们在无情的战争和此后的颠沛流离中，多了份温暖和感动。

死生契阔：他们经历九死一生

然而，战争总是让人生离死别。

翁家贵和罗春芳相爱后，彼此见面的机会很少，因为翁家贵要用更多的时间和热忱去报效他所热爱的祖国，他经常往返于滇缅路上，



◆翁家贵和罗春芳在战火中结缘

运送军需物资。1941年底，翁家贵向所在中队请了两天假，回到保山迎娶他美丽的新娘。

婚礼很简单，就是车队的几名战友，还有罗春芳的伴娘及亲友们，在一起喝了顿简单的喜酒。婚礼

举行时，日军正加紧轰炸滇缅路，想毁掉中国抗日战场唯一一条国际通道。罗春芳的伴娘范永华不幸被炸死了，罗春芳幸免于难。几天后，新婚夫妻和翁的战友一道聚在侨心咖啡店喝咖啡，第二天，咖啡店也被日军炸成废墟。惠通桥被炸后，南侨机工队被遣散，翁家贵失业了，他到处找工作，甚至到过贵州的毕节。“我到哪里，妻子便不离不弃地跟到哪里，无论多苦多危险，她都没有任何怨言。”翁家贵笑谈年轻时的爱情故事，依然对罗春芳疼惜有加，“我们的婚姻是钢铁婚姻，战火硝烟都摧不垮。”

蔡如秋和林淑华夫妻患难相守，也经历了许多生死考验。在南侨机工队被遣散后，蔡如秋连住处都没有了。他在自述中说：“后来，缅甸形势紧张，曼德勒也失陷。我和妻子到处逃难。后来，日军轰炸保山，我们在龙陵看到了27架飞机在天上狂轰滥炸。正好，我朋友有车可逃出龙陵，我让妻子先走，可妻子说什么也不肯，说两人死也死在一起。”

于是，蔡如秋和林淑华一起逃出龙陵，路上遇到车队，林淑华上去拦车，没想到却是日军的车队。日军看到蔡如秋手中拎着的袋子，急忙去抢，蔡丢掉袋子拉着妻子便跑，才幸免于难。后来，夫妻俩逃

到怒江边，乘竹排过江时，因水流湍急，林淑华掉入怒江，幸被人救起。“过江时，行李、衣服全丢了，我们身无分文，四处逃难，最后逃到泰国，依靠妻子家人相助，生活才有点儿起色。”历经生死劫难，蔡如秋和林淑华的感情更加深厚。

与子偕老：他们永远不分离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是令人向往的忠贞爱情！

如今，我们用“爱你一万年，爱你经得起考验”来高歌爱情宣言，而南侨机工们朴实的、没有任何宣言的爱情，却从容地走过了战火硝烟，走过了滚滚的时代大潮。他们在大时代中漂若浮萍，却固执、顽强地保护着自己的纯真与温柔，相依为命，白头到老，永不分离。

“爸爸妈妈从来没有吵过架，爸爸对妈妈特别好、特别关心。”67岁的翁美喜谈起父母的感情，自己都深受感动。如今80多岁的罗春芳听力衰退，平常与人交流要写出来，而已96岁高龄的翁家贵依然深情、细心地照料着自己的小妻子。“我对妻子的评价很高！她很节俭，很温柔，对家庭很负责任，孩子们都是她一手带大的。”翁美喜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从马来西亚回国的父亲爱喝咖啡，当年他们最浪漫的事就是父亲带着母亲到咖啡店去喝咖啡，母亲罗春芳也跟着父亲爱上了苦中有甜的咖啡，这味道像他们相濡以沫近60年的爱情。而且他们的婚姻不仅是翁老口中的“钢铁婚”，还是“钻石婚”，两人经历的风雨患难，在岁月无声的流逝中积淀下来，坚如磐石。

南侨机工陈昭藻和妻子年龄相差30岁，但是患难与共的感情却克服了年龄悬殊的差异。1949年，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陈昭藻和妻子凤英结婚。由于凤英幼年丧母，没接受过多少教育，陈昭藻便送

妻子到文化夜校去学习。他送给妻子当时还少见的派克金笔，引起了夜校不少学生对凤英的羡慕，以至年老时，凤英对孩子们讲起已故丈夫时，脸上还会有深情的微笑。

《海南日报》记者看到了陈昭藻女儿陈达娅珍藏的凤英的相片，那是一位烫了头、戴着手表、穿着入时的年轻女子，看上去柔顺善良。她陪着年长 30 岁的丈夫走过了“文革”十年，在丈夫含冤受屈的日子里，坚强独立地支撑着整个家庭。

“母亲一直陪着苍老的父亲。”回忆起父母的伉俪情深，陈达娅泣不成声。“我出生时，父亲 62 岁了。小时候，我一直嫌父亲苍老、驼背，很不能理解母亲对父亲的感情。”而陈达娅后来几次重走滇缅之路，在对南侨机工的寻访、解读中，才渐渐读懂了父母那无言的真爱。

“他们的爱情与祖国的命运、与时代的大潮紧紧捆绑在一起。”陈达娅感动地说。

王云锋 李雪莲： 南侨机工的倾城之恋

范南虹 梁 昆 王 仪

他和她还在襁褓中时，就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和她祖国遭遇外敌入侵时，天各一方；当她流落异国、迫于生计改嫁时，他在滇缅公路抢运抗战物资；当她被告知他战死的噩耗、万念俱灰时，他却奇迹般地载誉回乡……历尽劫难，两人终又破镜重圆。

王云锋，李雪莲，在数十年与祖国同命运、共患难的坚守中，谱写出一段南侨机工的传奇情缘。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迟一步，遇上了也只能轻轻地说一句：“你也在这里吗？”

这是著名作家张爱玲的一段经典名言，轻描淡写地诉说着那些旷世奇缘。

在采访琼籍南侨机工王云锋和他妻子李雪莲的故事时，《海南日报》记者的脑海中就不断浮现出张爱玲的这段话。

寻找南侨机工王云锋和他的妻子李雪莲，我们总是叹息“晚了一步”。王云锋 1989 年去世，留下遗孀李雪莲。今年（2009 年）3 月，《海南日报》社策划重走滇缅公路，寻找琼籍南侨机工抗日救亡的英雄壮举，当时李雪莲尚在人世，只因病重，不宜接受采访。无奈，报道组只好先行前往云南，期望寻访结束后，李雪莲能康复出院。不料，在云南的寻访途中，不幸的消息传来，李雪莲终因年老体衰，于 3 月 18 日病故，徒留两人的一段传奇，令后来者扼腕动容。

红线相牵的奇缘

2009 年 11 月 18 日上午，琼海市长坡镇王云锋养女孔美玉家。“我王爸一直当我是亲生女儿，特别疼爱我。”孔美玉说，在她的记忆中，父母感情一直很好，从来没吵过架闹过别扭。“王爸和妈妈的姻缘打小就订下了，母亲也一直对王爸用情至深，至死都惦记着王爸。”

王云锋、李雪莲，两人都出生于上个世纪初的琼海大户人家。两人出生不久，双方父母亲就拿着两人的生辰八字合媒，没想到竟出奇地相合。于是他们便在父母主张下订下了娃娃亲。

孔美玉说，王、李两家都在海口做生意，家庭颇为殷实。李雪莲从小受到良好教育，后来从琼台师范毕业。“母亲年轻时很漂亮，很有文化，字也写得好。”孔美玉说，王云锋、李雪莲成年后完婚，当时李家陪嫁相当丰厚，陪嫁丫环都有两个。两人虽是包办婚姻，但王云锋长相英俊，为人儒雅，处世妥帖老成，所以，夫妻间感情甚好，很快便生下了一双儿女。

远赴南洋寻夫

1936年，为了寻求家族更大的发展，王云锋远赴新加坡，留下李雪莲在家乡抚育孩子。

没想到，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1939年，海南岛沦陷。战乱中，李雪莲和远在新加坡的丈夫王云锋失去联系。她根本不知道，对祖国满怀深情的丈夫王云锋这时已经在爱国侨领陈嘉庚的号召下回国，并前往滇缅公路上开车，抢运抗战物资。

思夫心切的李雪莲，把大女儿留给王云锋母亲抚养，自己带着幼儿王诗琼，千里迢迢赶到新加坡，寻找王云锋。然而，却没有王云锋任何的消息。

李雪莲在新加坡托人查询，又登报寻找王云锋，还是找不到丈夫的踪迹。很快，带去的盘缠使用完了。不久，日军侵占新加坡，为了保住王家唯一的血脉，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李雪莲只好与一位琼海籍的新加坡华侨孔宪兴结合，孔美玉便是李雪莲和孔宪兴生的孩子。

“母亲是大户人家的小姐，而我生父是穷苦人家的孩子，在战乱这种特殊的条件下，生父才可能娶到我母亲。”孔美玉告诉我们，孔宪兴娶了李雪莲后，高兴得像拣了个稀世宝贝，对李雪莲及其儿子王诗琼爱护有加。

离散夫妻奇相逢

当李雪莲迫于战乱和生计改嫁时，王云锋正在滇缅公路上运输抗战物资。

《再会吧，南洋》书中记载：“1939年8月，王云锋参加第九批



◆原国防部长迟浩田题词“铁血滇緬”

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编入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公司第九大队，在滇緬公路上投身抗战运输。1942年5月惠通桥被炸断，滇緬公路中断，加上太平洋战争爆发、南

洋沦陷，王云锋生活无助，便应征到印度参加抢运援华军火，最后转入中国驻印军炮兵团，在印度兰姆加整训，后参加缅甸反击日寇战争。抗战胜利后，脱离国民党部队参加解放军。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2年受伤回到祖国养伤，同年复员回到海南琼海家乡。”

王云锋坎坷的命运与祖国紧紧相连，他曾多次九死一生。在滇緬公路上运输时，为了躲避日军的轰炸，晚上行车都不开灯。有一次，王云锋刚把车子开过桥去，桥就被日军炸断了，身后的车辆相继翻入河中，运输队也以为他死了，将他登记到了死亡名册中。

1951年前后，一位从抗美援朝战场上回来的老乡向王云锋母亲报了死讯，说王云锋在朝鲜战场战死了，而且是死在他的怀中。悲伤欲绝的王母在村子旁边给王云锋立了坟，还按照当地风俗为他招魂认祖归宗。

而在新加坡的李雪莲改嫁后，和孔宪兴先后生下了三个儿子。1951年，李雪莲得知新中国成立，海南岛也解放了，思乡心切的她，不顾身怀有孕，带着三个儿子返回了家乡。

李雪莲对王云锋一直用情至深，回家后常常回到王家去拜祭王云锋，常到王云锋的坟前哭诉相思之情。

李雪莲没想到，命运和她开了一个玩笑。1952年，在嘉积中学

读书的大女儿在迎接凯旋的志愿军时，发现名单上有父亲王云锋的名字。这下，王云锋、李雪莲夫妻相见，抱头痛哭，然而，李雪莲已是孔宪兴的妻子。

是留在海南还是重返新加坡？是与王云锋破镜重圆？还是回到孔宪兴身边？李雪莲陷入两难：一边是感情深厚的结发丈夫，一边是四个孩子的父亲。出于对王云锋为国家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的敬仰，她做出留在国内的决定。之后，通过琼海法院，李雪莲往新加坡寄去一封与孔宪兴解除婚姻的通知书。

“生父接到离婚通知书后，每天茶饭不思，躺在床上只喝一点水。”孔美玉说，“母亲的离开对生父打击巨大，后来判给了他三个亲生儿子，都在王爸身边长大，孔爸很少过问。”

至死不减对祖国的热爱

“王爸很少说话，但总是处处教导我们要好好做人，要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孔美玉告诉我们，“文革”期间，王云锋是革命军人免遭厄运，母亲因为是地主出身，天天被拉去批斗、游街，父亲在家里因心痛妻子而落泪，但他从没有在儿女面前有过埋怨，他始终坚信党和国家，教育几个孩子要争取进步，加入共产党。

在孔美玉的记忆中，养父王云锋高大帅气，性格温和，无论是自己亲生的孩子还是李雪莲与孔宪兴生的孩子，他都一样对待。“我小时一直当王爸就是我的亲生父亲，他常把我抱在膝盖上，教我识字，教我做人。”

“王爸对祖国、对解放军有很深厚的感情，这种爱没有因为他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有丝毫衰减。”孔美玉说。她告诉我们，王云锋最爱唱歌曲《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力量……”他唱得慷

慨激昂、铿锵有力。

王云锋 1989 年去世，享年 73 岁。在王云锋去世前几天，他每天都望着家门口对孔美玉说：“美玉呀，指导员带着部队来门口接我了，我要走了。”孔美玉为我们讲到此处，一行热泪潸然而下。

然而，让王云锋至死遗憾的是，“文革”中他被“留党察看”，此后他一再申请恢复党籍，终未能如愿。

“母亲对父亲感情很深，父亲死后，她常怀念他。在她最后的日子里，只要一看见有小虫子飞进她房间，就会喃喃自语：‘老头子，我知道你想我，你来看我了，我也很想你，我很快也会去看你的，我们很快就会在一起了。’”孔美玉说，父母虽几经离散，但最终还是相濡以沫走完一生。

第七卷 矢志不渝

他少小离家，闯荡南洋求学；他为报效祖国，抛弃新加坡优越的工作回到滇缅路上；他在被下放的日子里，还利用技术为乡亲搭建“简易电话交换平台”。他，就是琼籍南侨机工龚勋，一个矢志不渝热爱着自己国家和民族的人。

南侨机工龚勋： 一生爱国 临终哼唱《告别南洋》

范南虹

“再会吧，南洋！你海波绿，海云长，你是我的第二故乡……”
1970年，在琼籍南侨机工龚勋即将离世的那段日子，每天深夜他都轻轻哼唱着这首革命歌曲。龚勋的儿子龚建明听着父亲的歌声，泪水一次次无声地打湿了衣襟。

“父亲这一生颠沛流离，坎坷曲折。他矢志不渝地热爱着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在国家存亡危急的关头，总是勇敢地站出来。父亲是我的楷模和骄傲。”2009年1月初，龚建明从湖北十堰给《海南日报》记者打来电话，讲述他父亲琼籍南侨机工龚勋的故事。讲述中，龚建明几度哽咽难语。

“我在湖北看到《海南日报》两次对南侨机工做专题报道，介绍了南侨机工这个群体爱国爱乡、勇于奉献的英雄壮举，终于忍不住也想把父亲龚勋介绍给家乡的亲人重新认识。”龚建明说，虽然他父亲已去世近40年，但他父亲为国家、为民族抛弃海外优越工作，回到

滇缅路上勇敢地投身抗日救亡的英雄事迹，还是值得提倡和宣扬的。

小小负笈 求学新加坡

龚勋，1918年12月出生，祖籍琼海市博鳌镇沙美村。

龚勋可说是生于革命世家，他幼年受两位干革命长辈的影响颇深：其一是他的叔叔龚太春。龚太春受孙中山的爱国革命精神激励，早年投身革命，是广州黄埔军校的六期生，在武汉会战之南昌战役中，牺牲于秀水战场，新中国成立后，1987年被国家追认为革命烈士。还有一位叔叔龚太楷对龚勋的影响也很大，他不仅是龚勋的长辈，还是龚勋的小学老师。龚太楷时常向小龚勋灌输爱国爱乡的理念、信仰。龚太楷后来侨居马来西亚，并在马来西亚历任各校华文教师，颇受当地社会尊重，还曾获得马来西亚森美兰州 PDL 勋衔。1939年，日本占领海南后，龚太楷还在南洋受琼联委托，前往广州湾为抗日筹款。

龚勋父亲早亡，因而家境较为贫寒。他从小发奋学习，在乐会县立中学的会考中，考取全县第一名，但仍无法继续完成学业。后来，少年龚勋被迫跟随胞姐和姐夫到新加坡。在新加坡，龚勋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新加坡皇家机械学校，学习机械电工专业。在胞姐、姐



◆云南昆明滇缅公路纪念雕塑

夫的帮助下，龚勋半工半读，于 1938 年完成学业，并在新加坡找到了一个适合自己专业的工作岗位，收入颇丰。

爱国青年 回国抗日救亡

“我所认识的父亲，一直是个血气方刚的人。”电话中，龚建明说，父亲龚勋性格急躁，脾气执拗，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有很深的感情。所以，当日本的铁蹄无情地在中华大地上践踏时，年轻的龚勋愤怒不已，时时攥紧拳头，恨不得将敌人马上赶出去。

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龚勋，顾不上新加坡英当局的禁令，积极投身到新加坡华人、华侨的抗日洪流中。他先是与友人一起，自组了“华侨青年乐群社”，积极地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后来又参加了“华侨抗战后援会”，参与各种声援国内抗日的爱国活动。

“那时候，父亲才刚满 20 岁，胸腔里澎湃着爱国热情。”龚建明说，他从龚家家书中看到，龚太楷曾写信给奶奶——龚勋母亲描述龚勋当时的爱国热情：“他年之革命高潮上到头发，下到趾甲了。”

龚勋的行为后来惹怒了新加坡当局，当局下令逮捕龚勋，他被迫逃到马来西亚，藏身在叔叔龚太楷家。

1939 年，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



◆云南腾冲县和顺滇缅抗战博物馆展出的滇缅路华侨机工使用的工具

在南洋招募华侨机工，龚勋的一腔报国热情终于有了归处。他立即报名并通过了考核。当年3月，龚勋跟随第三批南侨机工回国。在新加坡为人洗衣的龚勋姐姐甚是支持他的爱国之举，还拿出全部的5元钱积蓄交给龚勋，希望他能为国多杀敌人，早日凯旋。但这一别，竟是永别！

经过20多天的奔波，龚勋终于回到了国内，抵达昆明，首先在潘家湾集训。集训后，有机电专业知识的龚勋，被分配到保山汽车保养厂工作。

迎难而上 抢修抗日运输车辆

“我从小就很喜欢听父亲的故事，常常缠着他讲。”不仅是父亲的口述，在父亲龚勋去世后，龚建明还到处查找父亲过去的资料、档案，所以他对父亲龚勋过去的经历非常了解。

“父亲分配到保山汽车保养厂后不久，就调到了其下属的永平驻修所工作，那里有10余名工人，其中有4名南侨机工。”龚建明告诉记者，当时条件艰苦，滇缅路上行驶的车辆多是国际捐赠，道奇、雪佛兰、福特、欧姆等，什么牌子的汽车都有。这可苦了龚勋这群流血牺牲都不怕的机修工人，没有说明书，没有维修资料，不同的车辆零部件不同，结构也有所区别，而当时的滇缅路简易、坎坷，车辆经常损坏，要在短时间内抢修好一辆根本不熟悉的车，其困难可想而知。

“父亲非常好学，他从新加坡回国时，带了几本汽车维修方面的书籍，还到处想方设法收集参考资料。”龚建明说，龚勋常常告诉他，“战争很残酷，不会等你慢慢学。”现在，龚建明手上仍珍藏着父亲当时随身携带的几本工具书，如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华盛顿战争局编印的有关越野卡车的书。战争年代，配件紧缺，加上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工业相当落后，龚勋他们为了修好一部车，除了要拆除损坏

零件外，还要自己制造出基本接近原备件的零件进行替换。时间一长，几乎任何车辆，龚勋只要看看外表，就能判断出不同部位配件的性能，并迅速制造出基本接近的配件。

“1942年，为阻截日军，惠通桥被炸断，滇缅公路也被迫中断。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随之解散。但抗战尚未胜利，父亲一直不愿复员回新加坡。”龚建明告诉记者，龚勋想凭自己一身过硬的机修技术为抗日救亡出力。所以，在建立家庭之后，龚勋还是先后在中印缅联勤总部下属的曲靖昆明等汽车保养厂工作，负责车辆的维修与保养，服务战时运输，直至抗战胜利。

救亡青年 永平站上遭遇爱情

从龚建明提供的龚勋相片看上去，年轻的龚勋身着军装，系着领带，头发整齐地向后梳，浓眉大眼、鼻梁挺正，紧抿的双唇不失坚毅之气。这样的相貌和气质，在那个年代的云南偏僻的乡镇，是多么出色！

所以，当龚勋被分配到永平驻修所后不久，他就遭遇了战争年代最为温柔的情感——一位白族小姑娘对他的仰慕与爱。

“母亲赵有清家，就住在永平驻修所旁边。父亲勤奋好学，又有技术，很快就赢得了母亲的好感。”龚建明说，母亲当时才18岁，在她眼里，父亲是一个爱国、勇敢、有技术、有本事的年轻人。赵有清主动接近龚勋，为他洗衣服，为他唱白族民歌。白族小姑娘的温柔热情，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显得更加弥足珍贵，两个年轻人很快就走到了一起。

“1939年底，父亲和母亲相识，1940年，他们就结婚了，1942年初就生了我大姐。”龚建明说，他的父母相识于患难，此后数十年一直相濡以沫。尽管龚勋脾气急躁，却从未与妻子有过争执。后来，

在“文革”期间，龚勋被强加以各种不公正的对待，被打成“特务”，赵有清都没有丝毫怨言，而是以一位白族女子的坚韧，独立支撑起有着7个子女的大家庭。

南侨机工在滇缅路上的工作极为艰辛，危机四伏，他们昼夜抢运抗战物资，沿途几百公里都没有客栈休息。陈嘉庚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描述过南侨机工的这种工作状况：“所经各站，设备极其简陋，并不敷用，所遇各华侨机工等多为面无血色，带病含泪，目不忍睹。”而每每南侨机工因车辆损坏到永平站维修时，龚勋很想让他们在等修车之时休息一下，便与妻子商量，拿出了两个人所有的积蓄——大约60光洋在永平驻修所旁边开设了“永平司机客栈”，热饭、热水、热菜，招待南侨机工。从此，丈夫为抗战修车，妻子为南侨机工服务，夫妻俩恩爱有加，共同为抗战出力，小小的永平司机客栈也为过往的南侨机工带来了战争年代中少有的轻松与欢乐。

一生爱国 临终哼唱《告别南洋》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转而打起了内战，龚勋看在眼里，非常反感，他想方设法脱离了国民党部队加入了解放军，跟随部队参加了解放战争。他先后转战江苏、江西、福建等地，后来又到了朝鲜战场，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工兵21团做工程师，为部队修建野战机场、战时道路、桥梁等。

然而，十年动乱期间黑白颠倒，龚勋却因其华侨的身份和曾在滇缅路上服务抗战的经历，被扣上了“伪官吏”“伪军官”的帽子，被下放到吉林的双阳农村种地。即使在这种环境下，龚勋仍不忘用自己掌握的技术，为当地老百姓做事，他建立了“设备简易电话交换台”“乡间电话广播网”，还有小型水电站等，很受当地农民的欢迎。

1970年，龚勋在多次清查、审查、批斗中，终于病倒了。“父亲

临终前一段时间，经常在深夜轻轻哼唱他过去熟悉的革命歌曲，像《告别南洋》，还有‘故乡、故乡，我要回去我的故乡’这类歌。”

同年8月26日，龚勋在远离故乡海南数千里的吉林长春辞世，时年不过52岁。“父亲留给我们子女的，是南侨机工为民族、为国家，随时都肯牺牲、都肯奉献的精神。”已经是十堰市政协委员的龚建民说，父亲龚勋及其他南侨机工，永远是矗立在他面前的一座巍峨的高山，让他仰止，也催促他为国家为民族去奉献。

南侨机工吴开进： 被沈醉派往越缅边境的特工

范南虹 叶 军 许环峰

一位世纪老人，岁月迢遥，曾经的荣辱得失、辛苦遭逢，已成云淡风轻的往事。如今回忆起来，只是生命的历练和对祖国坚定不移的忠诚。南侨机工吴开进，从新加坡来到滇缅路上，随后成为黄埔军校学员，被沈醉派往越南、泰国一带搜集日军情报，后又起义投身中国人民解放军。如今，97岁的他只是文昌乡村一位平凡老者。

文昌市头苑镇坑尾村，偏僻少人至。97岁的南侨机工吴开进，就住在这个小村子里。2009年3月4日上午，在头苑镇偶遇头苑中学退休教师郑心新，由他带路，《海南日报》记者才找到吴开进的家。

开后门成为南侨机工

吴老的听力和视力衰退得厉害，采访起来很困难。我把要提的问题，用初号宋体字打印在白纸上，他才能慢慢辨认出来。他的声音洪亮，中气很足，记忆力也很好。两个多小时采访，他一点儿也不显疲态。

1913年，吴开进出生于坑尾村一个贫穷农家。吴老回忆，他有三个兄弟，父亲早逝，母亲含辛茹苦带大兄弟三人。后来，两位哥哥到新加坡去闯荡谋生。他是小儿子，留下来照顾母亲和两个嫂子。

“那时候，家里太穷，当地还常闹匪患，我跟村里拳师学过功夫，粗通拳脚。”吴老说。家里没钱供他读书，十多岁他才跟随族里一位堂叔上小学。兵荒马乱的时代，少年吴开进辗转多所学校求学。“就在堂叔结婚的第九天，有劫匪来他家抢东西，我大声呼救，劫匪朝我开了两枪，打在身边两株树上。”恼羞成怒的劫匪扬言要找机会除掉他，吴开进只好前往新加坡投奔两位哥哥避难。那年他23岁。

在新加坡，兄弟三人挤在一间铁皮屋里生活，高大老实的吴开进找到一家电镀厂学电镀。他拼命打工赚钱，晚上还学文化，希望有朝一日存够盘缠，回到母亲身边来。但是，噩耗接踵而来，不但家乡匪患没有消失，日本人又侵占了琼州。吴开进收到家乡来信，说日本人强迫村里青壮年去修工事，筑堡垒，修机场。“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不愿意做亡国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所以我想回国抗日。”97岁的吴老话语依旧掷地有声。

1939年2月8日，爱国侨领陈嘉庚代国民政府招募南侨机工，号召华侨中的年轻司机和技工回国服务，与祖国同胞并肩抗战。不会开车也不会修车的吴开进心急如焚，找两位哥哥商量，终于在一家汽车修理厂找到一位老乡，为吴老出具了一份机修学徒的证明书，他终于

如愿以偿回到了祖国的抗日战场上。

“我是 1939 年 7 月 17 日第八批回国的机工，当时几百人从新加坡坐着一艘破旧油轮到越南河内。”吴老回忆。到昆明后他被分配到西南运输站职工队，负责管理汽车零配件，直接和司机交往不多，现在他只记得车队长吴朝进。他经常听到有司机在滇缅公路上被日本飞机炸死炸伤的消息，对日军的痛恨与日俱增。

与沈醉的师生之谊

沈醉，原国民党陆军中将、军统少将，曾任国民政府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与吴开进有过一段师生之谊。

回国半年多，黄埔军校招生。吴开进希望学得一身军事本领，杀敌报国。1940 年，吴开进考入黄埔军校 17 期合川分校特训班，沈醉便是他的教官。

“他个子很高，看上去很斯文。由于一只眼睛视力受损，他戴的眼镜有一个特制的镜片。”吴老记忆中的沈醉，儒雅、有爱国心，而且非常有本领。“他功夫很好，十多个人近身不得，教我们擒拿术；他枪法也很准，弹不虚发。他对日本人很痛恨。汪精卫亲日，他多次策划暗杀汪精卫的方案。派人去越南刺杀汪精卫时，我还负责外围情报工作。”

吴老回忆，在黄埔军校学习时，戴笠和郑介民每周末都要到学校训话。“后来，我知道郑介民是海南老乡，曾经去找过他。”吴老说。郑介民告诉他，年轻人要好好干，不要来提什么要求。

沈醉对学员要求相当严厉，教擒拿术时，面对面、手把手，一个一个学员地教。“他告诉我们，做特工的，万事小心，要有随机应变的能力，要善于观察周围的事物，否则稍有不慎就会掉脑袋。”吴老

也从沈醉处学得一身好功夫。

吴开进记得，合川分校一共录取了 38 名南侨机工。“我被编入二十总队三大队，欧阳兴任大队长。”他一口气说出了好几个名字：“文昌同学有李其香、钟积杰、冯月亭、黎良艺、刘宏辉、潘柏良、龙列文和孙民。”合川分校被日本飞机炸毁时，火烧了三天三夜，学校只好迁入山洞，后来又搬到宜宾。他在步兵特别训练科接受了一年半的训练之后，又被派去重庆参加军统训练。

“沈醉是国民党军统局总务处长，后来又任保密局云南站站长。他任站长之后，1942 年，他派我到缅甸军机处当副官，负责交通联络等工作。”吴开进说，从那时起，他就在越南、泰国、缅甸一带的深山密林活动，搜集日军情报，并想法将其传回国内。

“文革”后，吴老曾给沈醉女儿去过几封信。1980 年，吴老的问题得到平反，他听说沈醉在全国政协文史委工作，便试着给沈醉写了封信，没想到他收到了沈醉的亲笔回信，沈醉还记得他这个学生。沈醉在信中高兴地表示：“多年不见，没想到还能取得联系。”并告诉了吴老他当时的状况：“我是 1949 年在云南起义，现在全国政协任文史会委员（十二级待遇）。最近到香港探亲返家后，因气候相差太大，身体不适。”对吴老历史问题得到解决，沈醉也很高兴，在信里说：“你的问题得到落实，说明党的英明和实事求是，使人万分钦敬。相信不久一定会得到妥善安排。”沈醉还在信中表明他不走回头路的决心。至今，吴老还珍藏着这封信。

循着老虎足迹前行 搜集日军情报

分配到缅甸情报处后，吴开进经常出没在越南、老挝、缅甸、暹罗和我国交界的山区，有时和国内少数民族同胞在一起，有时和东南亚人在一起，生活很辛苦。

为了避开敌人的眼线，他不得不住在山洞或树林里，过着风餐露宿的原始生活。“我还记得当时的联络手势，见面时用右手拍拍胸脯，再把右手食指弯成‘七’字。”吴老说，用这种方法，在经过自己人的关卡时，就会畅通无阻；遇到敌人时，不了解这个手势，便一眼识破。

开始，吴老给自己的部队和后勤人员提供交通联络情报。日本人占领东南亚之后，他还负责监视日本人的动态。这是极危险的情报工作，不知道有多少同事被日军抓捕，严刑拷打、砍手断脚以至极刑处死。有时他与国内失去联系，甚至断了给养，只好依靠当地老百姓的支持。

“我要把情报从越南送回国内，一般都随身带着红糠条，渴了、饿了，就用泉水冲来喝，解渴充饥。”由于长期在密林生活，他练就了一身丛林生活的本领。“那时，越南、缅甸、泰国一带山林里，老虎很多。”吴开进说，进山时，当地山民做向导，往往跟着老虎的足迹小心前行。“日本人不敢走老虎走的山路，我们这样走可以避开日军。”碰到老虎时，他们只好敲锣或者燃起篝火，把老虎吓走。直到1949年，吴老才返回四川编入川鄂陕边区警卫旅当连长，而这期间，南侨机工复员回侨居国，还在越南丛林里与日军周旋的吴老错过了复员机会。

搜集和传送日军情报，在很大程度上要仰仗当地村民，吴开进学会了越南语、老挝语和缅甸语。1980年，居住在文昌华侨农场的老挝难民，因语言不通与坑尾村民发生冲突，吴老挺身而出，用老挝语帮他们解除了误会，与村民重归于好。

机工补贴 至今未领分文

1949年10月，吴开进在四川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起义，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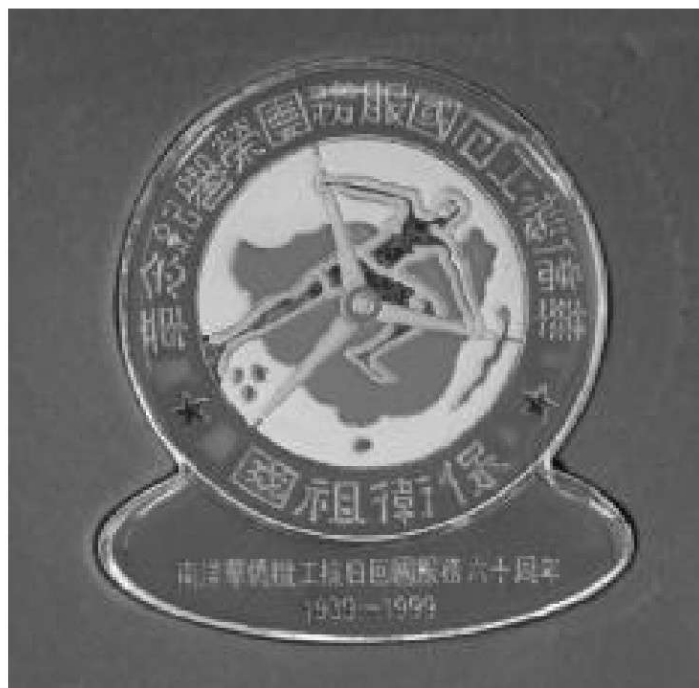
入解放军第 18 师，而同年底，他的教官沈醉也在云南起义。1950 年，海南解放，家人来信说，土匪已被消灭，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家乡马上就要进行土地改革，叫吴老赶快回家参加建设新中国。吴开进立即向部队申请复原，他满腔热血地带着一张起义证明书回到坑尾村。

然而，令吴老没有想到的是，由于他南侨机工、军统特务等身份，无论是在土改中，还是在“文革”期间，他都受到冲击，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直到 1980 年，文昌县人民法院宣判：“恢复吴开进的公民权利，按起义人员对待。”吴老的历史问题才得以平反。

去年，陈嘉庚的长孙陈立人看望了吴开进，并送给他“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荣誉纪念章”。记者的两次采访，老人都慎重地把这枚纪念章佩在胸前。

然而，由于吴老所居住的地方比较偏远，加上他年纪大了，与外界联系也很少，过去，没有任何部门了解吴老南侨机工的身份。因此，从 1992 年由国务院侨办发放的南侨机工生活补贴，吴老至今未领取分文。谈起这些，吴老很坦然，他没觉得自己有什么损失。他说：“无论何时何地，祖国利益第一。我回国抗日不是为了自己享福，我不后悔。”

2009 年初，吴老及其家人在有关知情人的帮助下，从云南省档案馆查找到了吴老南侨机工的身份证明，现居琼海的南侨机工吴惠民也证明吴开进是南侨机工。



◆仿制南侨机工驾车服务团荣誉纪念章

由于年事已高，身体渐渐衰退，加上前不久跌倒摔折一条腿，吴老一直卧病在床，依靠女儿和女婿照顾他的生活。老人的子女说，父亲一生为祖国、为民族大义付出，不计个人得失，年近百岁，希望政府有关部门能积极帮助吴老恢复其南侨机工的身份，补发国家发放的机工补贴，让老人颐养天年。

第八卷 采访感言

故事难以详尽，历史不能遗忘，不可磨灭，需要我们永世铭记在心。我们深深感到，缅怀海南华侨机工的光辉业绩，弘扬华侨机工的人文精神，使之成为后人发展前行的内动力，实为一种当务之急。

行走·缅怀·感恩

伍立杨

(一)

采访组飞到昆明后，几经辗转，在当地司机引导下，经反复打听，才在今昆明市西客运站内找到滇缅公路零公里纪念碑。

我们从此即改乘汽车，以此零公里为起点，准备沿滇缅公路长途旅行，寻访当年华侨机工的精神遗存。

(二)

我们在极边重镇腾冲的走访观感中，无论从老人的回忆，还是市民的素养言谈，均深切感受到一点，即华侨机工所受教育生涯，使他们比较注重游戏规则，凡事讲究效率，因此和当时国内某些公务员的官僚作风形成冲突。

而他们所发扬的吃苦耐劳、团结互助精神，则于世道风气引起很大的震动。当华侨大量进入昆明后，当地的富家子弟作风悄然为之一

变。平时讲究绫罗绸缎的，看到富有的华侨青年都是如此简朴地生活，意识到国家所面临的灭亡的危险，自己还摆什么阔气呢？于是太太小姐都收起夸富的派头，穿起蓝布衫走进学堂，山地中原先闭塞斗富的狭隘风气在潜移默化中改变面目了。

(三)

采访组的女记者在翻越高黎贡山后，一度呕吐不止，当地有关人士坚持要送往医院，但她们坚拒了。大家都很担心，不料到了第二天，她们却又强撑精神准时出现在采访现场。李幸璜先生每天背着十多公斤重的设备包，工作时间在十小时以上。为了拍摄怒江大峡谷和新、旧惠通桥，攀援在险峻的峭壁上，连爬带走两个多小时，满头是汗，浑身挂满荆棘茅草……

在昆明采访健在的 91 岁机工老人，两位女记者忍不住潸然泪下，旁边案上的纸巾被她们用去半盒。而高龄如许的老人却谈笑风生，谈至当年战场驰驱，他顿生豪情；谈及浩劫年月所遭受的冤屈和不公正待遇，旁人听来唏嘘、叹息不止，他老人家却一笑了之；谈及他的家乡海南定安，老人似陷入深远的回想之中。

2009 年 2 月末，《海南日报》采访组开始访滇缅路上的南侨机工的旅程。从海南故乡健在的两位年过九旬的南侨老机工吴惠民、谢章农，到云南的机工后代陈达娅，老机工罗开瑚、翁家贵……惠通桥边的良久伫立，国殇墓园里的哀痛悼念，一次次的寻访，一次次的讲述，一次次地让记者感动泪流。

故事难以详尽，历史不能遗忘，不可磨灭，需要我们永世铭记在心。我们深深感到，缅怀海南华侨机工的光辉业绩，建立纪念碑来弘扬华侨机工的人文精神，使之成为后人发展前行的内动力，实为一种当务之急。



◆ 《海南日报》采访组成员伍立杨、梁昆、范南虹、李幸璜在滇缅公路惠通桥合影。

(四)

在云南滇缅路沿线，当听到海南人对华侨机工的感情，并得知《海南日报》派出采访小组寻访，人们无不为之动容，老年人，还有文史工作者，以及南侨机工的第二代、第三代，顿时又陷入深情的回忆之中，思绪延伸至当年的峥嵘岁月。

《再会吧，南洋》一书的两位作者，都是南侨机工的后代，陈勇原在海南长大，后调到北京工作；陈达娅女士因父亲抗战胜利后留居昆明工作，云南、海南，在她心中一样重千斤。她本人是医生，弟弟是警界有名的神探，姐弟俩均从南侨机工父辈那里传承了良好的家风美德。

采访得到云南有关方面的支持，每到一地，都无偿换派汽车进行交接，并有专人为之前导。在云南本土长大的新闻界同行——云南电视台资深记者赵汉斌，得知我们寻访海南南侨抗战机工的精神遗踪，

特意从会议上抽身到机场相送。他谈起华侨机工头头是道，无所不知，令《再会吧，南洋》的作者惊讶不已，当下视为知己。我们的飞机起飞了，但是，“海南”“华侨”“机工”“抗战”等关键词，却留在了云南，留在了海南籍的云南人心中……

(五)

在云南有时不免发生时空错乱的感觉，走昆楚高速，西向而行，但见高速路牌赫然写着：“昆明至海口，30 公里……”原来这“海口”是昆明郊区的一个地名。车行不远，又见“官塘温泉”的出口标志，同样很容易让人想到琼海的同名去处。这些完全相同的地名，让人想到云南多处有关华侨机工的精神、物质标志，有屹立西山山麓的南侨机工抗战纪念碑，有滇池畔庞大伟岸的机工雕塑群组，有保山、昆明、腾冲……各地抗战纪念馆中机工专室，让人的思绪油然回到奋勇抗争的英雄年代。如果海南也建立南侨机工的纪念碑、博物馆，则可与彩云之南大地上的精神血脉相会通融合。毕竟 800 多名海南籍优秀儿女，凭着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凭着钢铁般的意志，孜孜矻矻，穿越战火硝烟，尽显男儿英雄本色，用血肉铸起救亡运动的长城。健儿不应被历史遗忘，历史不可磨灭。缅怀海南南侨机工的光辉业绩，建立纪念碑来弘扬南侨机工的人文精神，使之成为后人发展前行的内动力，实为一种当务之急。

用心灵丈量尘封的历史

范南虹

2009年3月2日至3月9日，我与同事伍立杨、梁昆、李幸璜一起，有幸重走了滇缅公路的部分路段，用脚、用心灵丈量那段被尘封的历史，透过如今和平宁静的岁月，看到了民族存亡关头的烽烟，和那些万里归国赴戎机、与同胞并肩救亡图存的爱国华侨。3193名从南洋回国的机工，近三分之二为国捐躯，他们年轻的笑容永远镌刻在民族救亡的丰碑上，光荣而壮美。

三月云南，处处铺染着春色，天空很蓝，阳光温暖，鲜花怒放。田野上，满是金黄的油菜花。昆



◆滇缅公路南侨机工纪念雕塑碑

明街头，矗立着纪念滇缅公路的浮雕群，浮雕群中有“南洋华侨机工队”，几名年轻的机工抬着受伤的战友，还有的机工正在为汽车加油，浮雕上方是由南侨机工驾驶的运输抗日物资的车队，络绎向前。他们深情注视着如今繁华和平的昆明，这座用他们的生命和鲜血捍卫过的城市。

昆明西山公园，还有一座南侨机工纪念碑。碑座正面刻着“赤子功勋”四个大字，碑身正面最上方是“南侨机工回国荣誉纪念章”，中间写着“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一行字，字体遒劲有力。纪念碑由云南省人民政府拨 15 万元专款而立，还有社会各界、华侨以及南侨机工后代捐款。

纪念碑四周松柏掩映、翠竹青青。

“惟有牺牲多壮志！”滇缅战场的胜利，南侨机工功不可没。云南腾冲和顺乡建有滇缅抗战博物馆，保存着南侨机工在抗战年代使用的工具。在国难当头的年代，南侨机工凭借它们，源源不断向抗战前线输送弹药和武器，维系当时中国抗日主战场的“血脉”。

南侨机工的贡献远不止于此。今日云南，生活与发展中，随处可见南侨机工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因为这曾是南洋华侨生活、战斗的地方，这块土地浸染着华侨的热血和爱国赤诚，对东南亚各国华侨产生了巨大的号召力。如今，华侨在回云南祭奠先辈的同时，也带回大量侨资，他们在云南上项目、办工厂、捐资助学，成为云



◆南侨机工驾车服务团荣誉纪念章

南发展的一支重要推动力量。华侨带来东南亚各国文化，互相碰撞，为腾冲积淀下深厚的文化底蕴。所以，我们看到的腾冲，虽是边陲小城，却整洁有序，道路、建筑物、城市绿化、公共设施等，规划错落有致，既有现代感，又不失腾冲个性。

首次滇缅公路之旅，给了我前所未有的震撼与感动。回到海南已有时日，南侨机工那“为了抗日救亡不怕任何危险”“回国就抱定了必死的信念”等激昂不悔的言辞，仍在耳畔激荡。

英魂与故土遥遥相望

梁 昆

2009年3月3日，刚刚为海南筹建南侨机工纪念碑而赴东南亚奔忙筹款的机工后代陈勇回到了海南岛。听说我们记者组3月9日即将返回海南，在北京有许多工作要务需要处理的陈勇依然留在海口等待我们，“我一定要等着家乡的媒体记者回来，我要见见他们，说说南侨机工感人的故事。”

当陈勇面对《海南日报》记者时，讲述了他曾在云南畹町参观畹町山上的“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抗战纪念碑”时，遇到的一位南侨机工的后代叶晓东的故事，让我们感动。叶晓东的父亲陈团圆是第二批归国的南侨机工，1944年被日军活埋于芒市，同时牺牲的还有三名南侨机工。退休后的叶晓东，没有在家享受天伦之乐，而是怀着对父亲和南侨机工的特殊感情，义务承担起兼管这座纪念碑的工作。他风雨无阻，每天早起骑摩托车爬上畹町山的半山腰，再步行几十级台阶，打扫整个纪念碑区。他说，作为一名抗战华侨的第二代，他有责任永远守护这座纪念碑，纪念这些在滇缅路上为中国抗战献出生命的南洋华侨，让他们的壮举光昭日月，让后人牢记历史。

看着寻访路上机工老人们可敬的沧桑面容，你不能不竖起大拇指，心生敬佩！在炮火纷飞的滇西抗战的艰难岁月里，他们英勇顽强地穿梭在这条滇缅抗战血线上抢运战时物资，他们笑称每天在“道奇旅馆”（道奇车）中过夜。战争结束后他们也曾一度颠沛流离，在“文革”中历经坎坷崎岖的命运，但是对当年放弃了咖啡、牛奶加面包的南洋优越生活和待遇，毅然回国支持抗战的经历，没有一位机工说后悔。在年过九旬的老机工身上，唯有达观的人生态度，人生风雨尽付“沧海一声笑”。

400 多名南侨机工长眠在异乡的滇缅公路上。照片上，他们那么年轻，那么富有朝气，那么勇敢地走上了舍小家顾大家的救国道路！

就是这样一群可敬可爱的海南华侨，被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赞许：“海南地方不大嘛，但参加的人数多，说明海南华侨是最关心祖国，是最爱国的。”他们的英烈事迹，吸引着后人在滇缅路上频频寻访的脚步。

清明时节，在南侨机工归国抗日 70 周年之际，心香一瓣，纪念长眠于滇缅路上的机工战士；为了祖国和故乡的安宁，他们永远地留在了异乡的土地上，与故土遥遥相望！



◆陈寿全(左)和李敏在滇缅边境

第九卷 文选



时间的年轮刻上了无数的记忆，有的清晰，有的模糊。南侨机工的历史往事，随时光已离去半个多世纪，但昨天并未远去，因为那是不能忘却的历史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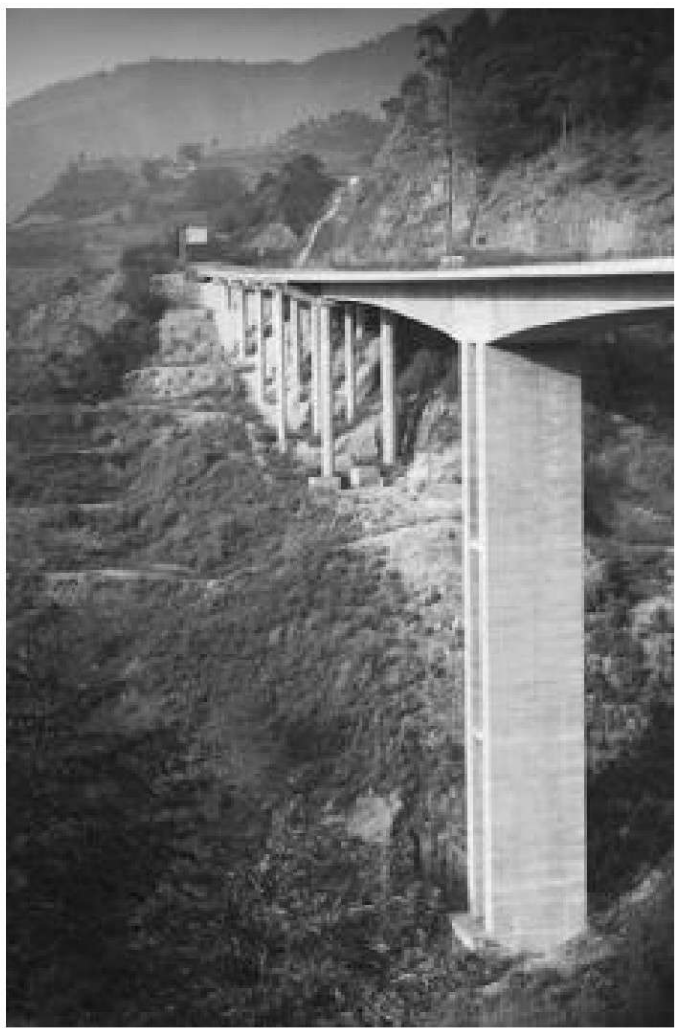
桥

陈达娅

人生所走之路、所过之桥或许无数。在我不惑之年，回首人生历程，蓦然发现，我生命所源之父辈所走过的人生之路，竟然与“桥”密不可分。

2009年9月3日，北京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办了“南洋华侨机工抗战史料展”。我应邀前往的同时，把我保存了多年的父亲当年在新加坡的华侨登记证及他在滇缅公路上使用过的水壶捐为馆藏。展出过后，我走出纪念馆，漫步于宛平城街道上。

路上稀少的行人显得城中寂



◆ 云南宝大公路黑龙桥，当年滇缅公路的险峻依然可见。

静。但，城墙上仍留有的弹痕见证了宛平城当年曾经遭受的重创。再往前我出宛平城门，豁然呈现眼前的就是横跨永定河之卢沟桥。

历史的进程也即历史的必然性。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南侨机工随即回国。若干年后，我寻访父辈——南侨机工。谈到卢沟桥事变，南洋华侨如何反应？他们告知：听广播、看报纸，时刻关注国内局势，尤其是二十九军奋起抵抗侵略者、英勇还击日军之壮举给他们留下深刻记忆。南洋华侨的爱国热情即以行动实践之。1939年起分9批回国的南侨机工，奔赴滇缅公路积极投身抗战。这其中，就有我的父亲陈昭藻。

仅历时9个月就抢修而成的滇缅公路，其咽喉惠通桥是日军轰炸的主要目标。惠通桥位于龙陵县城东，紧依怒江两岸悬崖修筑，用钢索悬吊而成。最早由爱国侨领梁金山捐资修建，1938年改建后抢修通车，是滇缅公路上所有车辆必经之桥。桥长114米、宽5.6米，桥下水深200多米，湍急的江水川流不息。来犯日军企图扼断这咽喉，先后派出敌机无数疯狂轰炸惠通桥。

有档案记载的几份电文：

函电（1）

时间：民国三十年二月二十二日（发）

地点：腊猛

特急！密：本日十二时二十分惠通桥上空发现敌侦察机二架盘旋数次后旋即离去。于十四时二十分来敌轰炸机二十七架，投弹三次，于十五时二十分东返，损失情形待查明再报。

函电（2）

时间：民国三十年二月二十二日（发）

地点：腊猛

特急！密：本日轰炸结果，敌投弹约六十七枚，正桥上游钢索于两岸锚锭处着二弹断正索三根，现可靠仅二根；下游锚锭前钢索被坏，每

处大约可靠处总约二三根，桥身下沉约一公尺，吊杆索上疑断五根，下游浮筒钢索已断。现抢修浮筒约明日午后可通车，正桥拟于浮筒通车后加挂钢索。

函电（3）

时间：民国三十年二月二十八日（发）

地点：腊猛

特急！密：本日十三时敌轰炸机二十六架在惠通桥上空分批投弹四次，详情候勘察后再报。

函电（4）

时间：民国三十年三月一日（收）

地点：腊猛

特急！密：本日敌机二十五架分三批向惠通桥四次投弹，桥面板被炸毁数处，渡口亦炸坏头，正抢修中。

由函电可见，仅在1941年2月下旬的一周时间内，日军就对惠通桥派出轰炸机78架次，分批投弹上百枚，妄想中断滇缅公路之运输。

1942年5月5日，为抵抗日军进一步来犯，中国守桥军队及时炸毁惠通桥，阻截日寇于怒江西岸。桥被炸，两岸的人群、车子拥挤不堪，分别堵到老鲁田段、腊猛路段。由于部分日军身着难民服装较早混迹于难民中，在桥两岸的制高点，突然响起敌人的机枪扫射声，桥两岸死伤无数，中国士兵、南侨机工、难民……在之后的一份西南运输公司撤回昆“遮放员工伤亡调查表”中，有死伤人员89名，均为惠通桥边失踪或下落不明。与我父亲同为第二批回国的南侨机工韩利丰，驾车刚到桥边，惠通桥被炸，掉于江中，靠体力游水过江。

在我的记忆中，韩利丰是常来家坐的几个叔之一。他瘦长的身子，总是穿一套整洁的西服系领带，少许的白发剪一短平头，显得很精神。他每次来看我父亲，都骑着一辆轻便自行车，才一进我家四合院大门就

听得到他的呼声“伯爹藻”。他说话声响音洪，且带手语。那时我听不懂他与父亲海南的乡音，在一旁看着他们的比画，我窃窃私笑。韩利丰的妻子李瑞萱性格开朗且活泼，偶尔会写点小诗与其夫对吟。她只要一见到我父亲，就大声地用昆明方言“老伯的”问候，然后就问寒问暖地唠家常。自1991年起，与南侨机工韩利丰牵手多年的李瑞萱，生活中她又多了一位与之相伴的“大姐”周亚妹。

这位“大姐”周亚妹是在南洋守望了丈夫韩利丰50多年的发妻。

1942年5月，惠通桥被炸，滇缅公路运输中断。惊险渡过怒江的韩利丰几经辗转到达云南下关。不久后他听到从南洋传来消息：

马来亚沦陷，妻子周亚妹生死不明。悲伤之时的韩利丰，经人介绍，李瑞萱出现在他的生活中。那时还是学生的李瑞萱，自小崇拜英雄，认识从南洋回来抗日的南侨机工韩利丰，她由衷欢喜。虽是战争年代的艰苦环境，她仍凭一双巧手与韩利丰办了个体面的婚礼。1946年10月，机工复员。韩利丰高热卧病在床，已是两个孩子母亲的李瑞萱寸步不离地守候在丈夫身旁。这一守，就把她整个的家园守在了云南。

在与丈夫生活数十年的日子里，李瑞萱从他不时叹息中知道，当年侨居马来亚柔佛的韩利丰曾有一发妻，并生育一个女儿。当韩利丰在

南洋报名参加南侨机工回国，离别妻子和周岁的孩子时，妻子是泪如雨下地舍不得他走，机工韩利丰还是毅然回国了。

李瑞萱知道丈夫的心结后，还没想好如何去做，“文革”就开始了。韩利丰当时工作在云南省一家国有煤矿车队，李瑞萱在矿幼儿园



◆1946年，韩利丰一家。

任院长。韩利丰被扣上了“海外特务、里通外国、反军乱军”的帽子。每天早晨他到车队工作，晚上到会堂接受“革命群众”批斗。他跪在煤渣上，胸前、臂上戴着写有他罪名的胸章和臂章，头顶上方挂着“打倒技术权威韩利丰”的横幅。而李瑞萱每晚在家静候丈夫的归来。反复一段时间后，韩利丰熬不住了。他对妻子说，若有万一，让她带好孩子好好活下去。在当晚的批斗会上，有人提出：韩利丰那么顽固不认罪，连他老婆带来一起斗。话语刚落，李瑞萱出现了。“不用你们去带，我来了。”她说完在“革命群众”的注视下，走上台并肩与丈夫跪在一起。受批斗完毕，回家后她对丈夫说：“你要挺住。我们不是坏人，没做过坏事，凭什么好人怕这些坏人。万一你有不测，我就是三拜四跪地也要到北京去见毛主席评个理。”韩利丰在她的鼓励下，不怕挨批斗了。在他被打聋了一只耳朵、听力损坏的情况下，每周末，他都把写有他罪名的胸章、臂章洗得干干净净，戴上去挺身出门。单位决定不再让他继续留在车队，要他到矿上的坑木厂报到。去的当天，仅在那里不到半天，单位就派人把他召回车队，因技术上的问题只有他能处理。车队里的其他人“文攻武卫”地去闹革命，惟他坚守在岗位上保养好每一辆车，捡起地上的每一颗螺丝，摆放好每一样工具。那段时间，矿上几乎每一个生病需要去治疗的病人，全是由他驾车送出。

1973年，韩利丰所在单位终于结束了对他的审查，并给他办理了退休手续，夫妇俩一起回昆明，与其小女儿韩雁冰共同生活。

李瑞萱把丈夫的身心逐渐调理好后，没忘记丈夫对南洋的牵挂。她于1980年写信到海南周亚妹所在乡村打听其家中情形。在得知周家仍有人在，且有一个侄子是“海岛八烈士之一”后，她坐不住了。1981年，李瑞萱打点行装，催促丈夫与她一起带着两个孩子回到丈夫阔别多年的家乡——海南文昌地灵村。她看着丈夫“少小离家老得归”的欣喜，悄悄提醒他：到发妻周亚妹的老宅看看。与韩利丰同为1910年出生的周亚妹，同是海南文昌人。自小两家父母为他们订婚。9岁时韩利丰离开家

乡到马来亚，周亚妹不忘记她的“夫”在南洋，成年后寻“夫”到南洋完婚。婚后，她成了在南洋的“留守新娘”。怀着深深的愧疚，韩利丰与妻子李瑞萱来到了发妻周亚妹的故乡。此行，得知周亚妹在世，仍旧是在南洋的“留守新娘”。

回家后，李瑞萱即刻写信到新加坡。在寄出的每一封信中，李瑞萱字里行间的真诚流露，让周亚妹明白了所有的一切皆因战争而成。1991年，又是在李瑞萱的催促下，韩利丰带着小女儿一起到新加坡接他的“留守新娘”周亚妹回家团圆。在新加坡机场，南侨机工韩利丰与发妻周亚妹一见面即紧紧相拥，失声痛哭，涕泣难止。数十年的离别、数十年的守望、数十年的牵挂，随泪水纷纷而落，其家人亦悲喜交加。一周后，韩利丰带着周亚妹再次告别他的第二故乡——南洋、再次向他留在新加坡的女儿挥手离别，回到云南昆明。

昆明机场，迎接他们的李瑞萱看到周亚妹在自己女儿的搀扶下慢步而来，就快步迎了上去，紧紧地握住周的双手。四目相对、泪眼无语。许久，李瑞萱泣声说出：“您辛苦了，受委屈了！随我们回家吧。”回到家，李瑞萱对她的几个孩子叮嘱：“不许对‘大妈’无礼。孝敬‘大妈’要如同我一样。”

在往后的日子里，李瑞萱“行”到那里，她都紧牵着周亚妹“随”到那里。每年7月7日，韩利丰与他的两个妻子及家人都要到位于昆明西山的“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谒拜。生活中，李瑞萱对周亚妹细心、体贴，甚至于言语，她都用半生不熟的海南话与周亚妹交流。面对旁人，她坦言：“我对不起她，这么些年我‘霸占’了人家的丈夫，可我不知道啊！”。李瑞萱认为她和周亚妹虽然之前生活在不同地区，言语不同，可她们一见如故，相处很好，因她们心中彼此有一“心桥”，一连线即通，那就是她们都理解、都懂得，其丈夫是南侨机工，“为国家、舍小家、有责任，这样的男人怎能不爱呢”。而韩利丰不时地还会对周亚妹感慨：“若不是‘七七’卢沟桥事变，当年我已经在马来亚购置有橡胶

园，辛勤耕耘，会让你生活得好的。”

1997年，南侨机工韩利丰在昆明逝世。当其骨灰在墓穴下葬的那一刻，两个妻子在痛哭之时，几乎是同时说出：永远要与他在一起。

她们的丈夫走了，两人相依为命。李瑞萱想方设法地让周亚妹快乐。她唱歌，周打节拍；她写诗，周朗读；她吹起一个个五颜六色的气球，让周一个个地欢颜追逐——两人在儿孙的照顾下，过得其乐融融。

在一个寒冬，周亚妹病倒了，李瑞萱对她从饮食到起居照顾得更更是无微不至，特别是夜间，李瑞萱要起身多次照顾她。曾是南洋“留守新娘”的周亚妹，与作为南侨机工而离别她数十年的丈夫团聚后在昆明安度晚年。她与丈夫后来的妻子李瑞萱相处、生活十年后，于2001年随夫而去。李瑞萱遵照其生前心愿，将她的骨灰与夫君葬在一起。送走了丈夫、再送走了“大姐”，李瑞萱亦是心随而去。晚年的她，孤独但不寂寞，她总在回忆，忘不了她与丈夫的初次相见，忘不了她与丈夫颠沛相随的日子，忘不了她对周亚妹的所“欠”，忘不了……一点一滴。回忆中，她提笔写下《利丰归国回忆》。

记得那年我再去滇缅公路回来后见到她，我告之：“韩姨，我再次去了滇缅公路，并走完全程，一直到了缅甸腊戍。”她兴奋地问道：“那你父亲与韩叔他们当年到过的地点看到了？”我点头。“有桥吗？”我告之：“有。”她高兴极了。我告诉她：“滇缅路国内段有成果桥、惠通桥；出畹町的有九谷大桥，缅甸境内105码处有一座铁桥，再往前快到腊戍时还有一座桥。”她让我把“桥”的照片改天带去给她一看。我有点不解地问：“为何只看桥？”她闭目一会儿，抬头就说：“因为有桥，才连接通了滇缅公路；有了滇缅公路通车，你父亲和你韩叔他们才会辗转回国到云南，我才有机会认识你韩叔；还有……”她停顿下来，似乎神秘地眨了眨双眼，随后大声地说出：“有了滇缅公路的运输，中国的抗战得以坚持，并取得最终胜利！”

我答应她，改天送“桥”的照片给她看。待我准备去看她时，打几

个电话无人接听。忙于工作，我把此事搁置了。待我再次想到要去看她时，得知，她去世了。我对韩姨留下了遗憾！

我称之为韩姨的李瑞萱与她深爱的丈夫韩利丰、挚爱的“大姐”周亚妹同葬一个墓穴。

昆明近郊的金陵公墓里，有一块特别的墓碑，上书“1939年回国机工 父韩利丰 母李瑞萱 大妈周亚妹之墓”。

她们生前的心愿：永远与他在一起！如愿了！

昨天并未远去

陈达娅

时间的年轮刻上了无数的记忆，有的清晰，有的模糊。南侨机工的历史往事，随时光已离去半个多世纪，但昨天并未远去，因为，那是不能忘却的历史记忆。

2009年的10月20日，“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战史料图片展”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展出。我作为南侨机工之后裔，应新加坡国家档案馆之邀，前往参加展览。期间，有一媒体记者在看完展出图片后找到我：“你对有南侨机工这样英雄的父亲是如何想的？”闻此言，我怔了一下并沉默许久。“父亲作为南侨机工是英雄！”我这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此语出自一位海外华人，心中欣喜自不堪言。

观展的华人络绎不绝，我与另两名南侨机工后裔——中国北京的陈勇和新加坡大华食品董事经理白毅柏先生，不断得到人们投来的热情、友好、敬慕的目光，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是英雄的后代。出席展览的新加坡丹戎巴葛集选区议员马炎庆先生在开展时说：“这是一段值得人们共同珍惜的宝贵记忆，南侨机工永远是海外华侨华人所敬佩的！”



◆陈达娅在新加坡“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战史料图片展”上

新加坡大华食品董事经理白毅柏先生，其祖父就是南侨机工 80 先锋之一、任领队的白清泉。白毅柏先生在谈起他的祖父时，无不流露出深深的崇敬之情。他请我们到大华食品参观后动情地说道：“公司今天的成功全是我祖父的汗水与智慧。祖父认为他的这一生就做了两件事：一是回中国打日本人，再就是复员回南洋创办了新加坡大华食品。”新加坡大华食品的会议室中所存照片是白清泉、南侨机工、大华食品的历史回放与浓缩。

一个民族的历史映照出一个民族的灵魂！

在新加坡四柱纪念碑上有一段文字：“1942 年 2 月 15 日至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军占领新加坡，我平民无辜被杀者其数不可胜计，越二十余年始得收殮遗骨重葬于此并立碑永誌悲痛。”

我静默于纪念碑前，思绪穿越时空。若不是发生 1937 年的日寇侵华战争，就没有 1939 年回国服务的南侨机工，此时此刻，我就不是以这样的身份来到这纪念碑前回首历史。不知这碑座下数以万计的遗骨中，是否葬有我的伯父？据说，伯父就是在新加坡被日占领时期遭劫殒命。

1942年2月，新加坡沦陷，日军实施“大检证”。因海南人参加筹赈祖国和抗击日军的很多，只要查出是海南人，必杀无疑。在那个非常时期，大家都相互告知：“出门不要讲海南话。”伯父就是在那个时候难逃一命！因父亲离别新加坡，参加“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回到祖国投身滇缅公路的“血线”运输。

仰首凝望这高耸入云的纪念碑，冥思中似乎听闻碑座之下无辜被杀者当年遭难时之痛苦呻吟。“立碑永誌悲痛”，是为了不能忘却的记忆！

史海钩忆！2009年的10月22日至11月2日，以“南侨机工往事追忆”为主题的巡讲，由南侨机工后裔、来自中国北京的陈勇和我，在马来西亚槟城孙中山协会会长林秋雅女士的陪同下，开启了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社寻访。

怡和轩

位于新加坡武吉巴梳路四十三号的“怡和轩俱乐部”，1939年是“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大会”的总会址。当年分九批回国的南侨机工从马来亚等各地报名后都要到这里集中整队，聆听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的讲话。如今，在原址上重新落成的“怡和轩”依旧完全保持了它原来独有的建筑风貌，“怡和轩”三个字，仍会使人产生不尽的遐想。

2009年10月23日下午，怡和轩主席林清如先生携理事、会员早已在俱乐部等待我们的到来。落座后，主席先生及几位理事争先恐后地谈起怡和轩与南侨机工之历史往事，尤其是报人欧如柏女士，她对南侨机工之人或事所知甚多；我拿出此行特别记得带着、写有父亲（陈昭藻）签名的，于1939年3月10日新加坡签发的侨民出入境证，交与主席林清如先生。他看后惊讶地说出：“这证件上所写地址——新加坡武吉巴梳路四十三号，就是怡和轩俱乐部呀。”父亲这本70年



◆陈达娅在新加坡怡和轩

前的签证见证了怡和轩是组织南侨机工回国的总会所。之前，我一直不理解为何父亲为第二批回国的机工，于1939年3月13日从新加坡启程，3月10日办了签证，效期两年。此时，我明白了，南侨机工是由南侨总会组织的，代表海外华侨回国支援祖国抗战，并准备完成任务后复员重返南洋。正如怡和轩名誉主席陈共存先生所谈：怡和轩曾是全南洋华人支援中国抗战的总司令部。南侨机工是南洋华侨以人力支援中国抗战的重大贡献！

马六甲海南会馆

马六甲州，是马来西亚著名的文化古城。由于马六甲经历了不同时期的殖民地社会，留下了许多形态各异的历史文化。当地华人对中国一些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留，使人惊叹！在离马六甲河不远处，一条醒目的横幅“维护世遗、传承文化”，几个繁体中文字足见马六甲华人对传统文化的延续。

2009年10月24日的《南洋商报》登有一消息：“甲海南会馆今日举办《南侨抗日机工史讲座》，欢迎社会各界人士前来聆听，了解华侨机工对中国抗战的贡献。”其会馆主席林明镜先生和会馆负责宣传的几位会员不辞辛劳地为讲座忙做准备。能容纳百多人的会馆大厅在开讲之即，已落座无数。听众中呈现的是几代人的面孔，其中不乏学生，可见海外华侨华人对中国抗战史的关注并非仅是过去。由南侨机工后裔讲述父辈抗日史在新马这是首次。我们把多年来收集、整理到的大量图文并茂的南侨机工历史资料和自身对父辈的认识、感受，情见乎词地讲述给每一位倾听者。时经两个半小时的讲座，南侨机工回国抗日史留给马六甲华人对历史的回眸与思考。

霹雳州感闻

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接受《南洋商报》《星州日报》等新闻媒介采访时，遇到老报人吴志超先生。80多岁的吴老当年在新加坡念中学，至今他仍清晰地记得1939年的春节除夕。“从1939年的2月7日，马来亚各华文报登出要招募一批驾驶大罗里的机工回国，仅11天的时间就有80先锋队在新加坡起程。他们全是海外土生土长的华侨子弟。2月18日，大除夕的新加坡路上行人稀少，在二马路中华总商会前，已有数千人齐集在一起，乐队奏着雄壮的爱国乐曲，爆竹声此起彼伏，口号声是相互呼应……在一片欢呼声中，穿着深蓝色陆军装的机工出现，机工们出来啦！在掌声、军乐声、鞭炮声、口号声中，机工们站在大罗里上，挥手向亲人和欢送队伍告别。”70年前送别机工的场面镌刻在吴老的记忆中，在以后的日子里，吴志超先生有了一种“除夕情结”。每年春节除夕，他都真诚地遥祝“机工老壮士福体安康”。

在霹雳州怡保，《星州日报》早已发布的消息：“当年要不是南

洋华侨机工冒死坚守岗位，确保抗日的物资顺利运送给作战军士，我们今天看到的将是不一样的中国抗日史。如果你要了解南洋华侨机工可歌可泣的故事，请于10月25日前往霹雳海南会馆聆听机工后裔的讲座。”

前来听讲的人不少，且衣着统一。听完讲座，一位年轻华人情不自禁地走上讲台，饱含热泪地说：“70年前就发生在我们这里的华人先辈之光荣、感人的历史之前我们一点儿不知。华人先辈的精神我们应感到自豪！”当地一名文史工作者刘道南先生长时间地站在我们身后。听众陆续散去，他走近我们告知：“这里还有健在的机工。”惊喜之余，我们决定第二天一早就去拜访那位名叫黄铁魂的南侨机工。

在刘道南先生的带领下，驱车半小时，我们来到居住在怡保合丰的黄铁魂先生家。黄铁魂祖籍广东大蒲，出生于马来亚怡保，原名黄乐垣，21岁时改名为黄铁魂报名参加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为第7批。他所记一份“漂流纪事”清楚地记录了他身为南侨机工的整个人

生历程。摘录：



◆陈达娅拜访机工黄铁魂

1939年6月16日离开太平乘火车到槟城再到新加坡乘船起程；7月3日到安南西贡乘火车经河口老街进入云南昆明；7月23日乘卡车离开昆明往贵阳塘家山，编入“陆军輜

重兵汽车三团三营八连”为上等驾驶兵……

我在查阅、整理大量南侨机工档案史料中得知，从昆明训练所分别被派往贵阳和湖南，编入汽车三团三营的驾驶兵几乎全是华侨兵，但之后多数没了下落。没想到，眼前的南侨机工黄铁魂就曾是汽车三团三营驾驶兵。我心中掠过一阵惊喜，急切地向黄老询问：“到贵阳塘家山有多少人？”黄老缓缓讲述：“我们有 200 多人到达贵阳，回昆明后仅剩百多人。但最惨烈的在湖南长沙，伤亡更多；最难忘的是日本飞机轰炸，我的腿被炸伤了；敌机轰炸也没办法，只要炸不死，他炸他的、我走我的……”他在谈笑中讲述着受伤情形，尤其记得受伤后使用云南白药“真是好”。谈到现今他收住了脸上的笑容，摇头叹息：“遗憾的是我的这些孩子不愿听，不懂过去。如果中国政府能发个纪念章就好。”南侨机工黄铁魂多年来好好保存着一份他离开马来亚回国时其亲朋赠言：“民族战士——乐垣，记着：世界上最快乐、最光荣的，是为自己的国家流血！”

我把随身带去的一枚仿制当年南侨机工回国时南侨总会所发的纪念章给黄铁魂机工戴上，他开心地笑了。

曾是霹雳州府的太平埠，是一古老的小镇，几乎未改往昔之容貌。当年太平南侨筹赈分会的会所旧貌新颜，成了一家“北京酒店”。小镇上人们的生活看上去怡然自得，诱人的太平湖其静谧犹如一幅赏心悦目之风景画！近之，恐惊她；远之，神欲往。我不禁暗想，当年那么些舍得离开这里的南侨机工，其心中的憧憬肯定要比这里怡人的景物要美得多。

在海南会馆的讲座座无虚席。第二天，当地华文学校一位老先生携其夫人热心地带我们去找他们所知的机工家人。他们有所感触地说：“之前还不知道机工是英雄。我们也要做点儿社会工作，要付出。”

几经来回，我们终于找到 1946 年从昆明复员回到马来亚太平的海南文昌籍南侨机工叶守富家人。南侨机工叶守富的遗孀李自新已是两鬓斑白的老妇人，说一口流利的当地话语。当她知道我来自云南昆明时，激动得用生硬的昆明方言道出，想念家乡云南和记忆中昆明的西山龙门……我在异国他乡听到虽是陌生的乡音，欣喜之余产生一些惆怅！

离开太平，那对热心的华人夫妇一直相送。临别时，其夫人提出：“给个拥抱吧！认识你们很荣幸，你们唤起了我们对昨天的记忆。”我真诚地张开双臂紧紧与之相拥，彼此心中互应：昨天并未远去！

槟 城



◆ 檳城机工纪念碑

由马来西亚槟州华人大会堂等多家华社联合举办的“南侨机工往事汇报会”，前来听讲的华人在座位满座后还在过道上站了不少。槟城华人对南侨机工是较为熟知的。早在 1951 年 10 月他们就在此建成“槟榔屿华侨抗战纪念碑”，碑文中就有华侨机工记载。所以，在槟城的“南侨机工往事汇报会”盛况空前。当主讲人陈勇讲到槟城华侨早期对中国革命的支持时，听众掌声不断。马来西亚槟州华人大会堂的前身是平章公馆，百年前，孙中山先

生在此发表演说，动员海外华侨支援中国的革命；没想到，百年后我们在此讲述父辈是如何支援中国的抗战。“华侨乃革命之母”。中国之革命从推翻千年封建帝制、建立共和起，最早的革命就始于南洋。孙中山先生把海外华侨对中华民族的贡献做了中肯的评价。

南侨机工之后裔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南侨机工往事”巡讲，先后讲有八场次，另有两场交流会。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听众、不同的话音，不论是讲述还是交流，整个行程，我们都深深地感觉到海外华人对华人华侨史有着强烈的追溯和认同。无论是老一辈的华人还是年轻一代，都认为中国的贫弱富强与他们息息相关。在谈到今天中国的强大，他们真情流露：“作为华人我们感到自豪！”

在新加坡的讲座遇到一年过八旬的老先生，他当年工作在新加坡的“达开尔”像馆，几乎给回国的每一名南侨机工都拍照留影。他情绪激动地说道：“当年看着一个个风华正茂的机工为祖国而归的精神就感到是华人的荣耀；今天看到中国的强大，深感到我们作为华人的自豪。”

在离新加坡之即，我再次来到父亲当年侨居地住址，俗称“海南二马路”的新加坡小坡大马路424号“天和堂药店”。药店正常经营。我进入店中慢慢环视四周，最终停步于介绍这药店以往过去的文字前。一位先生来到我面前，礼貌地询问“有何需求”，我微笑告知“就想闻一闻这里的气味”。他以迷惑的眼光看着我。稍后，我字句清晰地告知他，我是这里当年陈姓股东的后人。这位先生忽地一下情绪激动地说道：“早些年你们干吗去了？我从祖辈那里传承下来就一直在这里经营。”我看了看药店里的中药斗柜，转身乃微笑告之：“你易上火，需调理。”他愣了片刻说：“看你这样子，是调理得很好？”我充满自信地告知他：“我从中国云南来，在那里有我的事业、有属于我的一片蓝天；到这里，是想身临其境地感受片刻我的父亲当年曾留有的气息，足矣！”他不解地说：“如此久远，能感受到？”我十分

肯定地告诉他：“能！因为昨天并未远去。”

这位是如今店主人的先生以似懂非懂的眼光目送我转身而去。

历史是由昨天构成，随着时光的流逝，今天将成为明天的历史。作为南侨机工之后裔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巡讲父辈之历史往事，所走过之地、所接触到的华人，所听到、看到的，切身感受到了他们没忘记昨天，没忘记历史，没忘记中华民族为争取独立与自由的斗争中侨居海外的华侨华人所做出的积极贡献。南侨机工回国抗战史，他们至今仍是记忆犹新，昨天并未远去！

马来西亚寻访记

陈 勇

马来西亚由马来亚和沙捞越、沙巴组成，与南中国海隔海相望约 600 公里。“马来亚”一词源于南印度泰米尔语：“Malayalam”，意为“山”。1957 年 8 月 31 日，马来亚联合邦正式独立。1963 年 7 月 5 日，英国、马来亚联合邦、新加坡、沙捞越和沙巴在伦敦达成成立马来西亚联邦协定。1963 年 9 月 16 日，马来西亚联邦正式宣告成立。新加坡于 1965 年 8 月正式宣布退出马来西亚联邦，成为独立国家。

历史上，马来西亚华人的祖祖辈辈，在一个截然不同的时空背景下饱受苦难，吟唱悲怆，淌下眼泪。在各个历史时期，华侨华人为了祖国的富强，出钱出力，竭尽其赤子之心。他们爱国爱乡的热忱与感人事迹，史不尽言。他们和其他马来西亚先驱者一道开垦拓荒，不但为马来西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且对自己的祖国和家乡贡献巨大。

抗战时期，国民党中央社有一评述：“各地捐款最多者为马来半岛，人数少而捐款多者为英国、菲律宾及南非三地侨胞。”马来西亚华侨华人不但在经济上提供了大量的支援，还在 1939 年积极响应爱

国侨领陈嘉庚的号召回国参与抗战。3193 名南洋华侨机工（其中海南籍机工 800 多人），在国难当头之际分九批奔赴祖国西南，奋战在 1146 公里崎岖、艰险、难行的滇缅公路上，出生入死、夜以继日地抢运军需，输送国际援华物资。据《中华民国统计提要》记载，华侨机工在滇缅公路三年抢运的军需物资共 452 000 吨，有力地支援了祖国抗战。为此，1800 余机工（其中海南籍机工 400 多人）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1938 年 3 月 18 日，毛泽东同志在《南国日报》题词：“马来亚的侨胞用一切力量援助祖国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而斗争。”

当年，陈嘉庚先生说过：“海南地方不大嘛，但参加的人数多，这说明海南华侨是对祖国最关心的，是最爱国的，是最革命的。”这就是当年海南籍 800 多名南侨机工用生命换来的最高荣誉和评价。南洋华侨机工在滇缅公路这条“生命线”上抢运军火的抗战壮举感动了国人。《新华日报》1941 年 1 月 27 日报道：“几乎每个人回国来参加抗战的经过，都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史实。”

2009 年，正是南侨机工回国抗战七十周年，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做为一名侨眷，海南籍南侨机工的第二代，几年来我怀着一种特殊的情感，去探求父辈们忘我的爱国精神，收集当年华人在南洋的艰苦创业历程和走过的历史轨迹。2009 年 2 月 10 日，过完中国元宵节，便收拾行装和拍摄器材，从北京启程南下马来西亚，进行了 20 天寻访。

槟城——华侨华人的第二故乡

第一站我来到了马来西亚第二大城市槟城（Penang）。槟城位于马来半岛西北海岸，兰卡威以南 112 公里，是马来西亚西北部一个风光明媚的小岛，因盛产槟榔而得名，又称槟榔屿，是马来西亚的一个州，全名叫“槟榔屿州”，素来被誉为“印度洋上的绿宝石”“东方

花园”。这里的人口中 59%为华人，其余是印度和马来土著。华族一般会讲英语、马来语、普通话、闽南话和广东话，其中华人以普通话、闽南话流行，初到此地的中国人，往往把他乡当自己的第二家园。

马来西亚武术总会副会长、原槟城海南会馆主席林秋雅女士和青年组负责人吴子奇先生接待我的来访。林秋雅女士告诉我，如今到槟城的观光者，不只是为了观赏百年宗祠庙宇和名胜古迹、热带动植物和美丽的海滩，还要参观中国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当年革命的遗址。2009 年 2 月 11 日，在林秋雅女士和吴子奇先生陪同下，我们来到了槟城打铜仔街 120 号（120, ARMENIAN STREET, PENANG）。这里就是辛亥革命前一年，孙中山把革命活动基地迁至槟榔屿，并在此召开“庇能会议”策划第二次广州起义的地方。作为孙中山在马来西亚槟城基地，同盟会南洋总机关部和《光华日报》诞生地，打铜仔街 120 号“裕荣庄”为辛亥革命史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走进“裕荣庄”，这是一间二层木瓦楼式店铺，是建于 19 世纪初的南洋式建筑，中间开方型天井，室内还保留许多民国时期中国及欧美家具用品。胡锦涛主席曾于 2002 年 4 月到过这里参观访问，当时负责给胡主席讲解的吴美润小姐此次专门接待了我们。



◆打铜仔街 120 号“裕荣庄”

吴美润小姐用流利的普通话介绍说，这里曾是马来人和苏门答腊人集中区。19 世纪中叶，华族侨胞开始兴建当时很潮流的店屋。“裕荣庄”业主已由当年谢氏宗亲的授托人谢裕生先生转为如今的邱思妮女士。这座故居仍然保存着极具历史艺术的雕塑木帘和优美绝伦天窗的原貌。

槟城是孙中山在中国境外策划革命活动的重要基地，这里与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有着不可磨灭的关系。1910 年 11 月，孙中山先生在打铜仔街 120 号召开了庇能会议（“庇能”是 Penang 的音译），动员槟榔屿华侨同胞给予革命事业资助，继续支持革命起义。槟城同胞纷纷慷慨解囊，筹集了高达 8000 元的经费。当时，实力雄厚的槟城三杰——吴世荣、黄金庆和陈新政大力支持，其中以吴世荣贡献最大，他曾担任南洋同盟会主席，倾家荡产为革命。槟城华人的义举为当时整个革命事业打下基础，使孙中山得以继续在海外筹集经费，进行革命起义。庇能会议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孙中山先生在庇能会议之后回到广州，策划了广州起义，当时他招募了不少槟城热血华侨回中国起义，当中 4 名华侨成为烈士，其英名在黄花岗永垂不朽。广州起义虽然不成功，但烈士们用鲜血为武昌起义奠定了成功的基础，促成了武昌起义的成功，终于把腐败的清朝廷推翻。从此，全球华人剪下了长长的辫子。

孙中山在槟城的事迹还包括倡议设立槟城阅书报社和《光华日报》。目前，槟城阅书报社坐落在中路（Jalan Macalister）65 号，现已发展为“槟城孙中山纪念馆”。1910 年创刊的《光华日报》则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民营华文日报，1992 年迁至现社址槟城三条路（Lebuh Presgrave）19 号。2010 年是《光华日报》创刊 100 周年。

2009 年 2 月 12 日下午，我们一行来到报社。《光华日报》社副总编辑林福荣、新闻编辑主任黄思来、执行编辑吴凤美等接待了我们的来访。当得知我是南侨机工的后代，来报社查寻父辈当年在南洋生

活的历史资料时，他们特别提供了全部有关南侨机工的抗战历史资料给我查阅，并特许我用相机拍照。光华日报社对南侨机工这段历史的重视和对其后代的尊敬，让我很受感动。从抗战到今天的报纸，《光华日报》已将南侨机工这段历史整理装订成册。一幅幅发黄的照片，一页页竖排着的繁体字，一批批名单、一组组数字，把我们带回到了70年前“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南洋华侨奔赴祖国抗日的年代，也展现了当年华侨为支援抗日捐款捐物的感人画面。史料中，一张照片同时记录下了1939年2月日军登陆海口，侵略者脚踏过钟楼时的真实影像。

林秋雅女士还告诉我，在槟城有一家有140多年历史的华人社团——琼州会馆（现海南会馆），不论是辛亥革命前，还是抗日时期，会馆都组织华侨捐款捐物等各种活动，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对中国革命和家乡的建设提供不少帮助。

南侨机工——马来亚的骄傲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着疯狂的侵略。在中国军民浴血奋战的时候，海外华人也积极行动起来，支援中国抗战。1939年，中国沿海口岸都被日军占领，只有越南和滇缅公路还能通行，但司机和修理技工奇缺。当时的国民政府致电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希望代为招募华侨机工回国，以救燃眉之急。陈嘉庚先生立即发出了《南侨总会第6号通告》发出号召，专门征召年轻、健康、爱国、会开车的人到中国的大西南去。从1939年2月到9月，来自马来亚、泰国、菲律宾等南洋各地，共有3193名南洋机工分成九批抵达昆明，他们受训几个月后，就驾驶卡车往返于崎岖而危险的滇缅公路上。这3000多名机工当中，就有不少是当时马来亚埠海南会馆组织回国的。抗战中，他们当中的一部分长眠在祖国西南土地上。

林秋雅女士告诉我，马来西亚的槟榔屿，国内熟悉的人可能不是很多，但在马来西亚近现代史上，槟榔屿和中国的渊源还是很深的。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先生曾经来过这里，并得到了当地华人的大力支持；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末，为中国抗战做出巨大贡献的南侨机工，一部分侨胞就是从这里乘船北上到安南，转入中国昆明。1945年，战争的阴霾终于散去，和平重新降临到这个世界。槟榔屿的华人及当地政府和民众，也在战后陆续建立起纪念碑，缅怀那些为和平、为正义而牺牲的华人勇士。

2009年2月24日，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我来到了同槟城相邻的古城太平市（TAIPING）。太平市相当于中国的县级市，三面环山，面朝大海，曾经是马来亚霹雳州的州府。从1840年起发现锡矿后，各路商家、劳工和华侨纷纷踏上这块土地。太平是马来西亚第一个拥有火车的城市。太平湖滨公园建于1880年，是马来西亚最古老和最美丽的公园。百年的大树，如同一把把张开的大伞，竖立在路边的两旁，烈日下阴凉舒适。



◆20世纪20年代的马来亚太平

20 世纪 20 年代马来亚太平

随着锡矿开采业的结束和州府迁至哈保，如今的太平人口显得稀少，成为一个老人养老的地方。由于特殊的地形，太平是马来西亚的出名“雨城”，三天两头都会下雨，这里的人们依然保留着“赌雨”习俗。

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霹雳州主席马寅图先生，陪同我在太平“寻根”。马先生今年六十出头，为人热情交际甚广。其父是广东潮汕人，他出生在太平、长在太平，是地道的“老太平”。

我告诉马先生：“家父陈邦兴 1912 年出生于海南省文昌东路坑尾村，13 岁那年跟随四叔母来到马来亚太平埠。在太平济文、合美咖啡茶店打过工，居住在太平猪排连 40 号（40 TUPAL），不久又到怡保的合力和美国福特汽车修理行学电工、学车，之后在怡保汽车站开商车。这一段经历，为父亲后来回国抗日打下了基础。1939 年 7 月，27 岁的父亲在侨领陈嘉庚先生的号召下，放弃在马来亚成婚的决定，参加第八批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回到了昆明，投入了滇缅公路抢运抗战军火。14 年的南洋生活，父亲在太平、怡保度过了他的少年和青年时代，不但解决了温饱，而且还学到了汽车技术。这里，可以说是父亲的‘第二故乡’。”

当晚，马先生邀请我参加太平华人与太平政府官员每年一度的联谊活动。在会场停车场，与马来西亚霹雳州苏丹拉律马当酋长拿督温亚默相遇时，酋长认出了我，我俩相互拥抱。这是我们第二次见面。酋长感谢我在《再会吧南洋》一书中对太平的评价和介绍，也希望我作为太平华侨的后代常回来看看或居住。晚宴上，酋长在发表演讲时，用英语大声感谢华人长期来为马来西亚太平的经济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中马友谊源远流长。席间，我对酋长说：“感谢酋长和您的祖

先，当年为我父亲及南侨机工提供一个生存空间，才能回国帮助自己的民族抗战。”举杯过后，酋长夫人拿起麦克风，一首邓丽君的《甜蜜蜜》优美歌声，凝集了中马两国人民的友谊，漂过太平十八丁港口，长留在我们华人的心中。晚会后马先生才告诉我，这次宴会也同时庆祝酋长官升一级，华人送匾作纪念。难怪晚会快结束时，几个年青人抬着一块大匾走进会场。

太平的老华侨、华人知道我是中国海南籍太平机工的后代，虽然不相认识，但都非常热情地邀请我到家里做客，充满浓厚的乡情。第二天太平海南会馆原主席、60多岁的陈家三，陪同我看望了日新咖啡茶室80岁的老板陈丕春和北霹雳茶商公会总务75岁的王书锦。他们告诉我，1936年开始到2000年，合美咖啡茶餐室还在经营。后来，出售后拆迁建成新的四层商业大楼。合美当时是太平有名的餐馆，海南人开的咖啡馆，不但有许多海南人在那儿打工，机工回国前也经常集中到合美喝咖啡。到了抗战时期，不少的合美员工学会开车就回到祖国抗日了，南侨机工谢川周就是合美的其中一员。太平的华侨青年一下少了许多，合美的生意也清淡了。合美这家具有历史意义的咖啡馆没有保留下来，实在是一种遗憾。

云南省档案馆资料表明，在1946年南侨机工登记册中，从太平回国的华侨机工就有上百人。据健在的太平机工罗开瑚老人回忆，第八批华侨机工当中海南籍的机工就有40多人。当年，这些热血青年是在马来亚南侨总会霹雳华侨筹赈太平分会报名参加了回国服务团。太平分会地址：太平依里斯律2号。2009年2月25日下午我和马寅图先生找到了这栋房子。这是一栋西洋式二层别墅，建于1929年，如今成为“北京酒店 PEKING HOTEL”了。这栋旧楼依然保留得这么完好，真是要感谢房东和当地政府了。当然，近几十年来，太平的经济发展缓慢，倒是保住了文物古迹。我拍完照片就走进楼里。我问到总台的一位华人，这楼会不会拆迁，他回答，“我不知道，这要问房

东”。我把这楼的重要历史价值告诉了这位华人，请他转告房东，但愿以后我们重返此地，还能看到“北京酒店 PEKING HOTEL”，留住南侨机工回国抗战遗址。

离开“北京酒店 PEKING HOTEL”，马寅图先生带我参观太平火车站，这间车站修建了 100 多年，至今还在使用。车站外观相当破旧，几乎看不到现代化的设备，在中国国内几乎是看不到这么破的车站。车站内也没有几个工作人员，但整个车站还是很干净，卫生管理较好。百年火车站见证了太平这座古城在矿业、商贸方面曾经有过的辉煌历史。据马先生说，明年马来西亚政府决定将从吉隆坡到太平的铁路进行双轨改造，旧车站将拆迁。我急忙跨进车站内，拍下几组照片，记录下父亲和南侨机工当年从这里乘车到新加坡，再转搭“丰祥轮”回国抗战的历史轨迹。

马寅图先生一路上谈起太平、怡保的历史。他还告诉我，太平清代的老华人中，有一位名人叫郑景贵。公元 1884 年，时值中法安南之战，会馆总理人郑景贵拿出巨资资助中国抗击侵略者。为表彰他的贡献，当时的清朝政府特封他钦加兵备道衔，诰封二品资政大夫。2009 年 2 月 26 日下午，我们参观了太平闹市区内郑景贵的故居。



◆百年太平火车站，机工回国抗战的地点。

马先生还专程带我参观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于马来亚檳城、太平、怡保和吉隆坡一带从事革命活动，在太平居住的一栋有百年历史的别墅，如今别墅是一家有 72 年历史的安东咖啡粉厂的办公室。

怡保（Ipoh）是马来西亚第三大城市，霹雳州首府，因当地盛产一种名叫“怡保”的有毒植物而得名。19 世纪末，怡保随采锡业兴起，一直是马来西亚锡矿开采中心，有“锡都”之称。

怡保位于霹雳州中部，距吉隆坡 200 多公里，分为旧城、新城两部分。旧城内建筑古老，街道狭窄，新城则全是现代化建筑。怡保的城市规划既不破坏历史建筑，又有新空间适合发展需要，是历史与现代和谐并存的城市。

经过一个小时又十分的车程，我和马寅图先生来到怡保。马先生还特地请来一位年近六十、精通怡保人文地理的苏堆发先生陪同我。怡保的广东人很多，处处都能听到华人在讲广东话。我将来怡保的目的告诉苏先生。2005 年 10 月，为了写作《再会吧南洋》，我到过怡保寻访父亲当年学车的“合力”和“福特”汽车修理行，结果没有找到“合力”。虽找到“福特”厂址，但没有找到老板的家人，我希望这次能找到。

苏先生一听福特修理行，就直接带着我坐上他的小排量小车直奔怡保郊外。20 分钟后，我们来到许剑摩多及运输有限公司（HOOI CHEW MOTORS&HAULAGE SDN.BHD.），这是有百年历史的美国福特汽车修理行。厂区不大，而停放在厂区内的许多老福特小车，就不难让人看出这是一家老牌汽车修理厂。我们直接走进厂区后排的一栋平房办公室，一位小姐出来接待我们，苏先生用广东话告诉小姐我们的来意。小姐转身回到办公室里。过了一会儿，一位 70 多岁模样、打扮干净利索、很精神的老太太走出来，她把我们请进她的办公室，小姐随即端上几杯怡保白咖啡让我们品尝。道明来意后，老太太介绍了她的身份——她就是福特汽车修理行老板的女儿，今年 76 岁，看

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老太太告诉我们，她坚持游泳几十年，所以才保持今天的好体质。老人的普通话讲得也很流利，她将父亲经营福特汽车修理行的几十年前往事一一向我道来。

福特汽车修理行是她父亲创办的私人企业，近百年来一直保留着“许剑摩多及运输有限公司”这一公司名称，同时也作为美国福特汽车修理厂。老一代的怡保人都会知道这个厂址。她 1933 年出生，1939 年厂里的年青华侨机工回国参加抗日服务了，剩下一些老工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就停业了。等到日本投降，她父亲又开始打理开业。

我告诉老人，我从父亲的回忆录中得知，父亲从 1928 年开始在这里学汽车修理、学开车，到抗战时才回到中国。老人听了，很高兴地从抽屉中拿出了他父亲许剑的一张相片送给我。这是珍贵的历史照片，我不肯拿，只用照相机作了翻拍。带回中国后，我会挂在父亲遗像旁，让他与久别的“福特”老板再一次“团聚”。

老人还告诉我，日本投降后，她父亲很想念这批机工，但一直没有见到他们回到厂里来，可能是被日本鬼子杀害了。我紧接着说，“1946 年回到南洋的机工只有 400 多人，1800 多人牺牲在滇缅公路上了，活下来的一部分失散在祖国西南地区，更少一部分参加内战，最后到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我父亲命大，一直打了 15 年战争，从一个华侨青年变成了职业军人，最后从朝鲜战场下来时伤痕累累。成家时，他已年近半百。要不是这场侵略战争，我父亲在南洋出生的孩子年龄与您相差不多，战争改变了父亲的命运啊”。

临别时，我再次感谢老太太，对他父亲当年收留我父亲这一批华侨青年，培养成为有技术的机工，为中国的抗战输出了技术人才。“福特修理厂对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胜利也同样作出了贡献。这是您一家的光荣！”

20 多天的南下行走，我所接触到的华人当中，几乎都知道南侨



◆雪兰莪华侨机工纪念碑

机工抗战的故事，而且我深感马来西亚人民和华人对南侨机工有一种特殊的感情。1946 年开始他们陆续在马来西亚半岛的檳城、雪兰莪、吉隆坡建立了抗日华侨机工纪念碑，让后人永远怀念为捍卫民族尊严、领土完整而奋不顾身的华侨青年！

华侨华人的心，与祖国人民永远相连。在纪念南侨机工回国抗战 70 周年的光辉时刻，愿牺牲在滇缅公路上的 1800 多名机工永远安息！

重走滇缅路

后 记

两次对南侨机工的长途寻访，自始至终得到了《海南日报》总编辑、学者钟业昌先生的精切指示和殷殷关注。到达云南后，云南省教育厅、新华社云南分社伸出友谊的援手。海南日报副总编辑、诗人吴清雄先生深谋远虑，指示在南海网推出南侨机工报道专辑，取得和读者互动的良好效应。海南青年企业家林明栋先生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大力支持。青年文化人李海波先生，一直孜孜不倦地追踪机工报道，提出不少可行的建议。海南大学教授林尤奋先生，内引外联，孜孜不倦，将优秀南侨子弟陈勇、陈达娅介绍给我们，在他们的帮助下，重走滇缅路的策划顺利贯穿采访之全程，在此一并致谢。

首次报道刊出后，在海内外华侨界反响强烈。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副会长、原海南省省长刘剑锋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建设国际旅游岛要挖掘海南本土文化，做强文化旅游。刘剑锋说，海南日报在挖掘海南历史、文化方面做得不错，如2009年4月6日《海南周刊》刊发的《重走滇缅路》，讲述了海南南侨机工悲壮、英勇的故事，让读者深切地感受到南侨机工永恒深厚的爱国情愫。

故事难以详尽，历史不能遗忘，不可磨灭，需要我们永世铭记在心。

滇缅公路零公里处，其实是当年南侨机工运输抗日物资的终点站。

滇缅公路由此出发，南侨机工的爱国精神和行动却从南洋就出发了！

铁血滇缅，抗战精神永不磨灭。